



子卿先生

許傑著

上海開明書店印行

梅生
十三、一、一九三十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2705B

子卿先生

許

傑著



1928

開明書店

030445

420移交

目 錄

末路	一
隣居	三一
改嫁	七五
紀念碑的奠禮	九九
出嫁的前夜	一二
子卿先生	一四五
到家	一七五

末 路

一個深秋的傍晚，夕陽剛在西山頂上灑着餘暉，染得楓溪兩旁的楓葉每個都沉醉得透明時，而暗影便照在街頭屋角搖晃了。

那時在楓溪的夾岸的楓林中，隱隱約約的移動過一塊灰白色的布幔；——布幔是包圍着一把竹椅，竹椅上躺着一個皮黃骨瘦的文人；——那是一頂轎子。因為是深秋，因為是遲遲的薄暮，所以楓林中便瀰漫着許多迷人的黑紗；——要是在楓林外的石橋頭上看來，那便只有一塊灰白色的轎幔在隱約的移動了。

轎裏躺着的那位消瘦的文人，是楓溪村上有名的雲卿先生。

雲卿因為轎子在陰森的樹林中移過，蕭疎的陰影已灑遍了轎幔，便覺得黑暗已侵蝕到他的四週；一種旅途的疲倦與「日暮家鄉遙」的哀感，充滿了胸中。他擡起頭來，舉

起左邊的轎幔，往外面一看，覺得外面是一陣襲人的西風。

「到那裏了呀？」他話還沒有說完，便有一股從臍下滾上來的悶氣，衝開他的喉頭，張開他的大口，虎虎然飛出；同時，似乎鼻孔一酸，眼下一閃，不知不覺的流下幾點鼻水與酸淚。

「就要到了，此地已是前溪。」轎夫在外面正當他開大口時回答，所以他沒有聽見。他把張開的大口收了下來，心中覺得有一些十分需要的渴求。這一些情形，在雲卿自己的心中，是很明白的。他曉得前一次喫藥丸，是在今天的中飯時候，而現在又是時候了。他伸手去摸他身邊藏着的幾顆藥丸；他順手在袋裏一顆顆數着。他把藥丸放在口裏，似乎還沒有忘記了剛才的疑問。

「天很暗了呢！快到了罷！」他的聲音似乎比沒有喫藥丸時興奮一些。

「就到了，就到楓溪橋了！」他覺得轎夫的聲音是在喘息着的，且與他們加速度的步伐相合調。

雲卿把第一粒藥丸放在口中嚼了幾下，又在口腔的四週，盡量的搜集一些唾液，把牠送下。他又把第二粒放入口內……但他把第三粒放入口內時，袋裏已經沒有了。

雲卿先生這一次是從省城回來的。他是今年三月時，在家裏和他的夫人破了面才出門去，一直到現在才回來。

他想起他出門時的情形，心裏便有些慌張。剛才希望早些到了家的心腸，頓時便冷一了半。

「到家後，便怎樣可以開口，說我的轎錢還沒有着落呢？」這是第一個問題。「我身邊帶來的藥丸已經吞完了，今夜將怎樣過得去這從內心發出來的煎熬呢？」這是第二個問題。「我將怎樣的對待她，對待子女，對待親屬呢……我以後的生活呢……我的債務呢……我對於妻兒們的責任呢……」許多接二連三的問題，便如聯珠一般的旋上他的心頭。他實在覺得自己的能力太薄弱了，實在是無可如何。

「啊！人生的窮途末路啊！」他自己輕輕的嘆着，胸中覺得有無限的淒涼。

「我不歸來便怎樣呢？我餓總不會餓死罷！——就是餓死，也是天數呀！——只是怪討厭的，就是我近來有了嗜好，——其實，我那裏是嗜好呢，這是藥用品嚙！我是並沒有把牠當成嗜好過，這是無可如何的救命的聖藥，我在日本留學時，何嘗不痛斥中國的鴉片中毒呢？我在當教育局長，當小學校長時，又何嘗不痛論吸鴉片之爲害呢？但是，我現在是沒有法子！——我不是幾次想戒了嗎？那簡直要我的命！——我病了，難道不可以喫藥嗎？這實在是聖藥！這實在是活人的聖藥！」

他覺得另外的什麼東西都可以不成問題，只是這一點嗜好，是始終不能有一個圓滿的解決。在現在，他是連戒煙的心思也沒有了；他覺得要他戒煙，不如要他自殺來得直截。

「啊！落拓，落拓病了連藥都不得喫！」在他現在的心中，似乎世界上除了鴉片，便什麼東西都可以不要了。

他的轎子已經擡出了樹林，四野愈加慘淡而黯黑。

楓溪溪畔的蘆葦叢中，已經隱現出幾星漁火；楓溪鎮奎星閣上的天燈，也隱隱的好像在很遠的遠處昇了起來。西風偶然在蘆葦或是在楓林中掠過時，啾然的孤雁，便合着蕭蕭的落葉飛起。

雲卿先生胸中的哀感，便如此時秋風吹過四野後的淒涼。

「我自然是一個病人。」他發覺着，若是自己是扶病歸來，便可以推託了許多罪孽。「我病在省城的會館裏，足足有兩個多月；我實在是消瘦得太不像樣子了，——我有多少時候沒有喫飯。——」

「病了有什麼法子呢？我的夫人一定是不責怪我的。——而且我病在他鄉的會館裏，而且病得兩三個月。——她們不來看我，沒有把錢匯給我養病，沒有來接我回來。——我便可向她們發牢騷呢？——我是誰的丈夫，你們是一定不把我當做人了；幸虧我的朋友好，他們才借錢給我，送我還家，若是天下人都同你們一樣，我不是死在會館裏了嗎？」

他覺得自己的氣已經壯了不少。下面的說話，自然是他夫人向他賠罪，代他付轎錢，

燒點心，買酒，挑烏煙等事情了。

正在他遐想的時候，轎子的前面，似乎頓時高了起來；他的身體無意往後面仰去；接着前面的轎夫，便一步一步的高了起來；他知道是到了楓溪橋了。

走過楓溪橋便是楓溪村舍。

雲卿先生躺在轎中，靜聽橋下淙淙的水聲。他隱隱中覺得故鄉的柔和。

轎子擡入村中，他便偷偷的把轎幔舉起，向兩傍的村舍窺視。已是黃昏的時候了，村人們已經關着門，在室內閒談；燈光與談笑的聲音同時在門縫中溢出，一種柔和而純美的鄉村風味，在久別故鄉，顛頓於都會的會館中的雲卿先生看來，便如飲旅途的勞憊者以至上的香茗——那是不冷不熱用上等的山水泡的兩前龍井。

轎子已經停在雲卿先生自家的門口了。

雲卿先生是病在轎裏，轎夫砰砰的在門上敲着。雲卿夫人因為節省經濟，是早已把子女領入房內預備就寢了。她聽見敲門的聲音，便提着一盞「手照」來開門。

開了門之後，她微茫的看見門外的一團灰色的不知是什麼東西的大怪物；心裏喫了一驚。轉眼間，她才看得清楚是一頂轎子。她料想他們是敲錯了門，是長途的旅客在找錯了客店，便一手遮住了被西風逼得將要殘滅的燈火，想把門重新關上。

但是轎夫却喊她太太，說他們擡來的是雲卿先生。

雲卿夫人聽見說是她的丈夫雲卿先生回來了，秋風便把她手中的燈光吹滅了。在這瞬時的黑暗中，雲卿夫人的心頭，立刻泛起了許多酸甜苦辣的混合味。

「太太！老爺是病着呢！」

她聽見轎夫說雲卿是病着的，一切的仇恨的心情，酸苦的滋味，頓時便減少了一半。她一聲不響的走下石塔，輕輕的在轎幔外面叫了一聲，「蘭乃爸！」她聽見雲卿在轎內回答的聲音，便牽開轎幔，把身子俯在他的身上。

「蘭乃爸！你病了嗎？不要緊罷！」

「唔！不十分要緊。」雲卿還是很冷淡的，覺得很對不起他的夫人，又覺得非如此不

足以顯他爲夫的權威

那時，他的第二個兒子也跑出來，知道是爸爸來了，便把許多的兄弟姊妹都喊了出來。他們重新把燈盞點好。麗生（雲卿的次兒）在前面拿燈，雲卿夫人與她的長女蘭姑兩邊扶住雲卿，扶入家中，讓他倚在床上。

在慘淡的燈光中，她們發現雲卿臉色的枯黃與消瘦，不禁暗暗地喫了一驚。雲卿大人是把一切的從前相罵時的宿恨，完全忘却了。

蘭姑伴着她的弟弟們，把轎裏帶來的另碎東西搬入房中以後，她們便想把轎夫關在門外。

雲卿躺在床上，看着妻兒們的情形，心裏在自己懊悔，自己慚愧。「我幾個月沒有照顧他們的生活，他們還沒有餓死呢！我真佩服我的操持家政的賢妻，她一個女子，竟然能養活這一大羣兒女；而我，一個堂堂的男子，却連自己都不能養活；現在還希望她們給我付轎錢——」

「爸爸！轎夫說要轎錢呢！」他的良心正在自己責罰的時候，恰巧他的次子跑進來這樣說。他很想發一發雷霆，說他的兒子不懂事，但終於沒有那樣做。他好好的吩咐他的兒子，要他去問問母親看，可有沒有四元錢的轎錢。

他的夫人恰從外面進來，她是來和他商量轎錢的措置的。她家裏實在是沒有錢，現在又是夜裏，人家是入睡了，押當舖也早關了。這將奈何呢？

實在，雲卿在外面，還不曉得這幾個月，他的夫人在家中的措施呢？他家庭的經濟，——都是喫飯另用，毫無半個人生產的，真是窮困極了。外人真不曉得他們一家是在怎樣過日子。

賢良的雲卿夫人是含着眼泪了。但是雲卿先生還是冷冷的躺在床上以久病作護符。

雲卿雖則心中自己責罵自己，但在表面上還是在責罵她的夫人，說她這樣無用，難道不可以到鄰舍人家去借幾元來的嗎？

雲卿夫人與蘭姑們，正在預備着做一點上好的點心來預備「接風」，一面也可使他們一家大小藉此快樂一下的歡心，現在，却被雲卿先生的責罵，頓時打散了。這有什麼法子呢？在夜裏，在一時間拿出一筆大筆頭的整數，實在是太難了。

轎夫還是在外面大聲的催，已經押當一空的雲卿家中還有何法可想呢？雲卿夫人戰慄的看着雲卿漠然的情形，好像與他無關痛癢的樣子，心裏便是一酸，早就含在眼眶裏的眼淚，便滾了出來。她沒奈何，想到她一空如洗的箱裏的一隻戒指，那是他們定婚的禮物，她拿出鑰匙，開開箱來，又是一陣心傷。秋風已經蕭蕭然了，而兒女們的冬衣，却並沒有藏在箱內；從前滿望着雲卿在省城謀到一個好職司，而現在却毫無所期待了。「唉！」雲卿夫人拿着戒指，便忽忽的走出後門。她知道現在的押當店已經關了，但她總想用這西拿去向有錢的鄰人處暫時押幾塊錢來。

雲卿見他的夫人走了之後，便在沉悶的空氣中打了一個呵欠，開了一次大口。他自己曉得，對於一種聖藥的希求與渴念又回繞上他的鼻腔與喉頭了。

他的兒女們見他打了呵欠，也不期然而然的，受了他的傳染，張開大口舒氣。兒童們的呵欠是要睡的表徵罷！但他自己的呵欠呢，却別有目的的，接二連三的來了……同時，外面的轎夫的喊聲也接二連三的喊着。

在很久很久的期待以後，雲卿人敲了幾家的門，總算萬幸得很，說了多少好話，賣了多少面子，才借來她所要的如數的錢。她在回來的路上，隱隱的覺到門口放着的轎子，是一種可怕的惡物。

雲卿先生的年紀，是四十開外了。他現在雖然是窮極了，到了這步田地，但他從前的確是闊氣過幾時的，——便是此後，又有誰料定他不會發達呢？

他在光復以前，曾經到過日本。他到日本去的經費，是賣了家裏的田產去的。他想到日本修學幾時後，一考到官費，便不要再動到家裏的錢了。但是官費却考不到，而預算着帶去用一年的經費，却未到半年用完了。

這其間，他的夫人是何等的致力啲！她因為他已經把許多田產賣了，所以便不好再賣田產；她只好往她的母家的女伴，姊妹，兄嫂以及母親們處去挪借，她是費了多少心血啲！

雲卿在日本住了二年，用了二千多元錢，便只有剃了一個頭回來。

他從日本回來後，在家裏閒了一年，才夤緣着一個本縣的勸學所所長的位置；以後，又接辦了本縣的縣立小學。這兩個位置，在鄉人們的眼中看來，實在闊得了不得了；要是雲卿這一種到東洋去過的和尙頭，誰可以時常和知縣官同桌喫飯，挽手同行，並列的坐着在城隍廟看戲呢？幸虧他不善應酬，不喜歡交際，所以外人有許多要求他在知縣前面討一討情的訟案，都沒有包攬來；但鄉人們送給他的豚蹄白鯨等禮物，已經使他一家人盡量的都喫不完……

雲卿因為和知縣很有應酬，便把鴉片玩了起來。「那不過是玩玩而已，於道德上又無損的。」於是這一點傷生的病菌，便永久寄生在他的身上了。

知縣卸任的時候，雲卿便也辭了校長，跟他去到隣縣當一個教育科長。在那裏，做官的時間雖則很短，但已把玩鴉片煙的把戲，弄畢了業。

他回到故鄉後，臉上充滿了上等的老煙鬼的情形，言語行動，也滿是政客官僚的樣式。他從前辦過事的幾個位置，早已被新出山的青年拿去，低一等的職司，似乎又不屑靦顏去就；他便暫時住在家裏，以待機會之來。但是在家閒居，煙癮是不可不過的。

這幾年在家裏賦閒，他是不知怎樣把他的生活度過去的？他的家庭經濟，因為無人生產，因為在六七個人衣食開支以外，又要負擔一元錢一天的過癮費；——最初聽說是當他夫人的首飾，嫁裝，次之是值錢的衣服，再次是僅餘的田產，再次便是另碎的東西；——於是便一天枯窘一天，一年窮困一年了。

在這幾年的賦閒當中，他也曾經靠他夫人把款籌好，到過一次省會，到過一次上海；可是都很無意思的回來。他也曾被她夫人逼得受不了，（不，他自己也覺悟過來的。）發心的戒過幾次煙，但終於把身體弄損了，而毫無成效。

他的夫人雖然說他這種行爲是不得了，但一直還是忍受着，怨自己的家運不好，怨他丈夫的惡運未脫，只能付之在無可如何的嘆氣中。

可是，一直到今年的三月，他倆才破了面，相互的咒罵起來。——從前，誰不說他們夫婦間的幸福呢？但現在是很可惜了。——雲卿先生竟然發出大聲的罵，（他對他夫人，從沒有大聲呼叫過）罵她是一個不義的賤婦。「從前我有錢的時候，你待我客氣了；——我現在沒有錢，你便看，我不起！哼！這是婊子心性，這是婊子。啊！婊子！」但他的夫人却說他是一個無賴。「這一家的子女，是你的！難道要我養活嗎？我多少苦心給你設法到東洋讀書，滿望你是有用的，——羞也不羞，一個男子，一個堂堂的留學生，說連自己都不能養活。虧你自己還有面臉見人呢！」

雲卿先生覺得在家裏是不可再住了，當夜便在一朋友家裏過夜，第二天一早，便動身到省城去了。

在省城的會館裏，他住了沒有多少時候，便找到一個科員的職司。雲卿先生對於這

種差使，在從前或者是不屑爲的；但現在已覺得是萬幸了；——至少，每日的煙癮，總可以過得舒適一點。

但是不上一個月，那個知事又換了。雲卿先生又連連叫了幾聲「晦氣」；他回到省城的會館以後，煙癮便起了恐慌。

在會館中住着，房金雖然是不要的，但飯錢却不能不付。雲卿先生對於飯費的需索，似乎還可拖延，而日不容緩的煙癮，却無可籌措。

他是時常往他的老友家裏去過他的煙癮的，但他的老友住得很遠，他若是坐車去，車費便可以使他過了一次很寫意的癮；所以他每到窮得不得過的時候，便徒行了十幾里人煙稠密，車馬喧闐的街市，走上他老友的首。

他實在自己也覺得太窮酸氣了；另用是借得太多了，也難以開口；鴉片也不敢多抽。他朋友雖然待他很客氣，而在他心中看來，他與他的老友的中間，總是隔着一道鴻溝。他心中實在有說不出的悲哀。說是要戒了煙癮，又是如何困難。有一次，他是斷了三日

沒有措牙了，但虛弱了的殘軀，便連什麼也不能支撐，昏過了幾次；而且除了這一味惟一的聖藥以外，便什麼也不能見效。那時，會館中的人們，看他的性命便似乎是在俄頃了，但他一嘗到煙味，便清醒了許多。他實在不敢下決心，他想，若是要他戒煙，毋寧要他自殺，因為自殺是可以死得直截，比不得戒煙時是飽嘗了生與死之間的難堪異味，而終不能成功的麻煩而討厭。

他因為是揩油，而且是常去，所以每次便不敢吸多——他是何等的疲倦而憔悴！——他在會館裏已經是渴得不得了的時候才動身——迤邐的行了十幾里的長途，才得到一些聖藥。他只有吸到六分的適意，便要興辭回來。可憐他剛才由抽下去的幾口鴉片補足的疲倦的精神與殘軀，又那裏經得起這一次的長途勞頓呢？——他是只要一走到會館的門口，那只有喫得六分的煙勁便消散了——他是何等的可憐！

他漸漸的病了，本來已是一副枯黃消瘦的殘軀，更加枯黃消瘦了。在他的生活中，差不多鴉片便是他的生命，便是他的「救命王」，他是怎樣也不能消除的——可憐他是

病得不能走動了。

雲卿在會館中挨延他的病軀，足足有兩個多月。及到最近的幾日，才有兩三個友人，給他籌幾元旅費，代他購置了路上應用的煙泡，送他下了火輪。

他的朋友們真是苛刻！他們給他代辦的煙泡，恰恰過癮過到家裏，第一夜便起恐慌了。

雲卿到家後的第二天早晨，破了普通的「烏煙人」的成例，在很早的時候，便醒了轉來，他是已經餓了一夜的煙，所以今晨便無論如何也不能入睡了。他第一句吩咐他夫人的話，便是要她快點去買些鴉片來，他夫人是窘極了，實在沒有法子。

他是心氣愈加變得暴躁了——因為沒有鴉片過癮，時常白着眼睛向他夫人死釘；要是他夫人說了一句什麼，他便乘機謾罵起來。他在歸來後十幾天當中，已經有三四次的小爭辯，一次的放聲大咒罵了。事過以後，他夫人還只好聽他的說話，把鴉片設法了來，而自己在暗中飲泣。

他們在這種生活中過了多時，後來不知靠了誰的指示，他便超出這一層苦境。

他的謀生的方法，是販賣煙土；——這是一種坐賺無虧的生意，要是不失了事，便足有三四分利息；——什麼生意有這樣好呢？——他既然可以自己很豐富的過癮，又可以賺錢養家。——他們雖都曉得這是危險的違禁的買賣，但是誰管這些呢？——現在的社會上，無事不是詭計百出，昧着良心騙錢的；況且仍舊是用心血的買賣，又不是殺人放火，謀財害命的事情。這又有什麼要緊呢？

雲卿先生做這一樁買賣是很不用費力的，他只要坐一頂轎子到鄰縣去一躺，明日便可以坐着原轎子回來；——鴉片是那麽貴重的，一百元錢的貨品，是僅只有那麽小包，是什麼地方不可以放呢？——他只要在路沒有被看穿了漏洞，放了水源，只要能好好的帶到家裏；他的兩天的辛苦，便是除了一切的轎費與另用，還可以剩到二十多元大洋。他們的家庭裏的空氣，已經漸漸的和平了。他只要問十幾日去坐兩天的轎子，一切的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了；誰料到他坐了轎子還有出軌的事情呢？

是初冬的一個早上，距楓溪一百里路以外的某城的西門外面，探頭探腦的立着兩個便衣警察。太陽雖則已經往東山升起，但是在西門外城下站着的人們，却仍舊是感得發寒，週身豎起汗毛，極力縮着頭頸，咬緊牙關。

他們的行爲，一半是辦公，而一半却是爲私。

大概是有什麼人向他們通了一「水線」，說今天早晨，有一頂擡出西門的轎子裏，是裝着一大包的禁物，所以他們早就等在這裏，深恐這一隻大魚漏了網。

他們對私運禁物的商人，每每用這一種手段。他們預先是恫嚇他，引誘他，半兇半善的把禁品搜了出來；次之，便看對方的情色，他還說要捉他到警察所裏去；他若是說求求他，讓他拿他便算數，他便放你去了。於是他們便把這東西拿來，自己分贓，公然的做爲自己的私有財產。若是那個對方一定要同他到警察所去對證的話，他們便要偷了多少，而後再去報公。

這真是一種好買賣呢？

在無力的陽光，斜斜的，從城頭的疎草上曬到他們的頭上時，那座荒涼的城門中，便移動出一乘用白洋毯蓋着的轎子來。

那個光穿着棉馬褂而不穿長袍的人，看見城門中果然擡出一轎子的寶貝來，便輕輕的咳了一聲，眼睛向那上面穿灰布長衫，而下面露出鑲紅色直條的黃褲子的人一瞟，表示這個來的就是，須得當心行事。

某縣的西門，是依山臨水的；只要出了城門一步，便覺得荒涼滿目，四無人跡的窮荒。轎子已經在那兩個人的身邊擡過；——他倆已迤邐的跟隨着。

他倆約莫跟隨了半里的光景。轎子已經在一個山嘴旁轉了一個灣。溪水也在牠的前面匯成一個弧形，荒山的林木遮住牠的四週；那裏是一所打草的梁山泊。

「轎子停下來！」這却是那個不穿長衣的人的沙聲。他似乎是醒了夜，而且是終宵在呼喝，所以連喉聲都弄沙了。

轎夫是過慣了這種生活的，他們知道在這種地方，和這幾位朋友相強是沒有什麼便宜的，——而且他們也不曉得坐轎的先生是有沒有帶着什麼違禁的東西，所以便沒有得轎內先生的許可，停了下來。

轎內躺着的那位先生，還是很安閒的裹着棉被躺着。他想，大概是轎夫脫了草鞋紐，或是什麼事情吧！但是那個穿短衣的人，便大聲喝他，要他快些出來。

「這是什麼事呢？」轎內的人很安閒的答，但似乎是有些心急。

「快些出來喇！公事公辦！」仍舊是粗魯的沙聲。

「先生，很對不起呢？我們是公事公辦；——因為近來時常有人偷運私貨……」那穿長衣黃褲的人，特別的裝出和氣的情形，前身伸入轎中，與轎內的先生商量。

「私貨！」轎內的人，聽見說到偷運私貨，心裏便有些恐慌。「我，我又不帶私貨！」

「搜，搜，搜了再說！」沙聲的喉嚨，特別喊出兇武的神色。

「先生！對不起，我們是辦公的。只要看一看，沒有就好囉！——難為我們是在辦公

呢？」

「先生，你起來讓這兩位看一看罷，我們好上路。」一個轎夫也從中說項。

轎內的先生，沒奈何的走了出來，手裏拿着一包開了封的茶食，裏面是雞蛋糕和杏仁餅。

這一位先生，便是雲卿先生。他現在的氣色，已經有些轉了紅潮，不像他從前從省城歸來時那麼枯瘦。這或是因他近來的生活豐潤了些，不然，便是今日早晨動身喫飽了鴉片的效力了。

他此時的心裏，已有些恐慌了；但還想極力支持，極力鎮定；他想在沉靜的態度中逃過了他們的查察。

他左手拿着茶食盒，右手便把一塊雞蛋糕送到口裏。他忽然像是很不當心的，把一束整封的茶食，提出來放在地上；說恐怕他們把茶食盒子壓破了。他把牠放在地上的時候，實在是經過幾番躊躇；——他很想自己藏了，但又來不及，恐怕被他們察覺；他想把牠

做出不關心的樣子，但是所有的財寶都在這裏面——他雖則還是不關心的順手放在地上，但他臉上的情色，早已轉了幾遍，在告訴人家自己的漏洞了。

穿短衣的人先跨過了轎槓，立在兩根轎槓夾住的中間。他開始向他的轎內檢查。

「哼！有什麼東西呢？」雲卿把兩手圍在自己的胸前，做出很不屑很自大的神色說。他此時或者正在徼倖自己行事的高超。

「先生，只要沒有就好；——不過我們是公事，沒法！」他們兩人本來是商量好了一個做硬，一個做軟的手段。現在見雲卿這樣安然無事，反疑心放水線的捉弄他們。恐怕弄出無端的口嘴來，所以那穿黃警褲的人反是這樣笑欣欣的說。

那穿短衣的伏在轎幔以內，翻開他的墊被，撬開墊被下的轎斗的小蓋——轎斗裏放着許多另碎的東西——再打開鐵罐，解散布包——但終於沒有發現一些違禁的東西。

雲卿心神更加旺旺起來，很得意的立在旁邊發急。

「好了吧！不要把我的東西弄亂了好吧！——讓我趕路去吧！」

那個伏在轎內檢查的人，只是一聲不響；那立在旁邊的人，却笑着催他的夥伴：「好了，好了！」又回頭對着雲卿點頭，「對不起，對不起得很！」

那人一脚跨出轎槓的外面，當然是十分失望的。他向雲卿的臉上看看，他不相信這樣一位滿臉都是鴉片癮的人，是這樣清白的。

雲卿見那人的兩眼，釘在他臉上看得兇狠，好像自己心中的隱秘已經被他看穿似的，不禁便是一陣熱血，弄得滿臉通紅。

「好了吧！我們要趕路了！——轎夫來！」雲卿又急促的招呼轎夫。他順手把地下一提的茶食拿起，兩眼張遑的看着那兩個人。

那人的眼光似乎閃了一閃，轉眼間就注視到雲卿手中提着的東西。「茶食的質量，是不會這樣鄭重吧？他不會把真的茶食如此關心吧？」他想着，便兇狠的發出沙音的問：「你手裏的是……」

雲卿的臉頓時變了色，但猶能勉強鎮定說：「那是人家送給我的點心。」

「也得讓我們看看。」那人就伸過手來。

「茶食，又有什麼好看？」雲卿更慌張了，把牠藏到屁股後去。

他們見雲卿來得如此驚慌，便更加放肆。「茶食，便不可以看的嗎？」兩人一齊把他搶住。

雲卿有些發抖了，臉孔是青如鐵色。他看他們把那束着的小麻繩拉斷，好像便把他的生命拉斷一樣。

他沒有過去搶，他看他們把中間的二包的盒蓋撬開，啊！那個是他們所要查的東西，那便是禁物，是鴉片的生膏。

一種雜糅的悲哀，懺悔，羞恥，憤恨等分不清爽的情感在他的心頭匯轉——他是第一次失事，心頭如轆轤一般的搗的厲害，面孔如漲潮一般的，一剎時轉紅，一剎時變青。

那個穿短衣的，剛才裝成十分兇狠的人，現在轉成輕輕的淡笑。那個穿警褲的人，却

從和氣轉成兇狠。

「哼！公事公辦，我道你還是一個好人，去局裏去，賊證現在！」他伸手抓住雲卿的頸下的衣襟。

這時，那穿短衣的人，却來從中解勸，來做好人了！他沙聲的說：

「得啦！小張事情總可以說的——先放了吧！」

「你說，你怎麼說呢？老王！」於是小張放了手。

「請先生拿多少給我們喝酒，便好了！」他又勸着對雲卿說，「先生，橫豎你開消一點罷！」

雲卿如失魂似的，以為老王說的話還是真心，所以便在身邊摸洋錢。

「老王！這是公事呢，——我是不管的啊！」小張想回頭就走，「到局裏去，到局裏去好了！」

老王一手把小張拖住，「等一等不要緊吧！何必這樣急。」他用眼色示意雲卿，「小

意思開消一點嘞！」

雲卿摸着身邊僅有六塊大洋。他先拿出二塊來，交給老王。小張看是二塊錢，又回頭想走。老王把二塊錢交給小張，小張接來，便轟然的把牠擲在地上。

雲卿見情形有些不對，便在身邊再摸出二塊錢，他想，餘下的兩元錢，非把剩下了不可。「請兩位朋友原諒，我身邊實在沒有錢了。」

「你看小張呢！我實在是給你說項，——你竟拿出這一點，實在是太少看人啊！」他的沙音，實在有些破碎了。

「老王哥還是請你勸解勸解罷！」

「這一點我不能夠。」是截釘斬鐵的沙喉嘯說。

雲卿又把僅餘的兩塊錢摸了出來。

但是小張還不肯，要他同到局裏去；不然，也須得把他的衣裳脫下來；小張說駁了衣裳後，再打他幾下，送到看守所裏嘗滋味。老王却極力的勸說。

他兩做好做歹，總算把全數的烏煙拿了去，再不捉他的人；在他們，還說是老王的大面，說他大徼倖，幸喜是遇到他們這兩位善心的朋友，可以不要他去喫官司，坐牢監。

雲卿看他們走去，還頻頻的回頭罵他；一種得意而傲慢的情形，真使他看得難受。他只是「啊啣」「啊啣」的在兜圈子，抱着頭打麥磨旋。

兩個轎夫，自然是不敢響的。他們見警察走了之後，才問他要怎樣，還是擡轉城裏去喫官司，還是仍舊到家裏。

雲卿見那個如土匪竊賊的便衣警察去得遠了，也便沒有法子。

他坐在轎裏想着，此後是不能再做人了。這一次的經濟上的損失是在四百元錢以上，而名譽——不，且不說到名譽，經濟的重負，已經可以使他走頭無路了。

對家庭，對妻子，兒女，對社會，對自己良心，——他都覺得慚愧。他覺得人生的滋味，是已經嘗飽了，再不想遷延。他似乎是頓時覺悟似的，他的良心，要他走了出塵之路。

他在路上一一直是昏沉着，腦筋中反反復復的是一些混亂的思想，和不連接的影像。

因爲在失事的時候，擔擱了許多功夫，所以到傍晚的時分，還不能到家。在路上，他忽然想到，要轎夫先擡他到一個雇主的家裏——那裏，是與他有鴉片的交易的。

他騙他的雇主，說他這一次帶來的煙膏太好，要他那邊給幾兩拿去沖一沖，把牠屨雜一下。他在那裏便騙到幾兩生漿。

轎子放在他自己的門口的時候，已經是二更天了。但雲卿還沈沈的在轎裏睡着。他的夫人們在夢中被轎夫叫醒來後，便打着寒噤去接她丈夫；但他睡得如死去一樣，氣息十分低微，無論如何推蕩也弄他不醒。

雲卿是不知在什麼時，已經把所有的生漿都喫下去了！

他們驚慌了，才圍住了轎夫相問，轎夫把被劫的事說了，他的夫人便哭得非常可憐。以後，轎夫又告訴她，說雲卿的轎曾經在某處停過，不知有如何舉動，却不得而知。

這一夜，他們的家裏，如臨了大禍；大小的兒女們也是哭聲連天，他們在雲卿的狀態中看來，逆料雲卿是服了毒了。

他們趕快差人到雲卿在那邊停轎的地方去打聽，及到那人回來的時候，天已經放白了。於是他們才曉得雲卿是服了多量的鴉片的生漿。

啊！時間是這麼久長了，分量又是這麼多。這將怎麼救呢？在這時的各人的心中，都只有失望，都決定雲卿是必死了。

雲卿家裏的哭聲，已經震動全楓溪村上了。楓溪村外的楓林，林外的流水，也瀟瀟然嗚咽得不能成聲了！但是在這許多的悲調當中，雲卿却在那天的午後，陰風淒厲的哭聲中，醒了轉來。

原來他的煙癮很大，就是這許多的煙漿喫下，也只能使他陶醉了幾時。可憐他的夫人們却在他沉醉中認做死態了。

雲卿在迷糊中張開眼來，隱約中便看見兩個便衣警察，與兩個索轎錢的轎夫……

隣居

一

金龍嫂與小文嫂是同在一進屋的兩橫廂的隣居。

金龍嫂是三十開外了，而小文嫂却只有二十另點年紀。金龍是粗木匠，而小文却是一個文弱的南貨店的夥計。小文在店裏不常回家，小文嫂只有一個人喫飯，覺得很清爽，身上裝飾很俏趣，尤其是每日的頭總梳得精光。

他們門對門住，臥室對臥室住着，雖然不是仇人，却也不是親密的隣居。他們兩家是不十分相往還的。

一天的晚上，金龍在外面酒醉了回來。他老婆因為兒女多，日間忙碌得疲勞，早就睡

了；而小文嫂却還是孤燈熒熒，背窗獨坐，沒有就睡。他平素是看她在眼裏，已經多時了；却終於沒有動手過；這一次因為酒力的興奮，便伸手在她的窗上輕輕的一拍。

小文嫂是清清楚楚的聽他走進來，聽他在自己的門上敲門的，現在又這樣偷偷掩掩走到她的窗上輕輕拍，她早已明瞭他的底細了。

外面在接二連三的拍着，她只是戰兢兢的不敢回答。

醉人用舌頭把紙窗舐破，舌頭在窗格中搖滾，做出一種親暱的聲音，酒氣從他的舌面透出，散漫在她的四週，微微的引動她一些肉感。

「誰呀！」她想壯一壯自己的膽，但聲音還是帶顫的。

「是我呢！小寶貝，我的娘！你快開開門罷！」金龍已經被肉の色香薰醉得比酒還要醉了；他伏在窗外輕輕的說着，心頭的跳躍，差不多連窗壁都被他震得搖動起來。

「快些走去喇！等一些，你家裏的醒來聽到，恐怕難為情。——好人，你快點走去。」她的心還是顫抖的；但正因為顫抖，在他聽來，却更覺得柔情，更覺得引人，更覺得可愛了。

外面路上，有兩三個的複雜的脚步聲；因為是靜夜，所以很遠都能聽見。他們屏息着不敢響，只聽見外面的脚步聲，走到他們的門口，便停了下來。他們聽見外面一個人的聲音：

「你到家了，你進去。」

「請進來坐一息，再喝一杯茶吧。」她聽得清清楚楚的，那是她丈夫的聲音，他約定今夜在友人處喫了喜酒回家，要她遲一點睡等他的。她們連響都不敢響了。

「不喝茶，不客氣——你要怕嗎？我們等你進去後再走好嗎？」

「不，不，自己家裏，還怕什麼？」

「燈籠要給你照一照嗎？」

「不要，不要；自己家裏摸手熟——對不住，那末明天再會了。」

他們聽見小文的脚步聲走近來了。這將變成怎樣的一種把戲呢？他們倆隔着窗門都在着急了，好像他們已經共同犯過了罪似的。

「小文，小文」剛才說話的聲音，很着急而又帶滑稽的態度叫住小文，「你便這樣急的進去了嗎？你恐怕回來遲了，你夫人等得不耐煩嗎？你怕她罰你跪踏床嗎？——快來快來！我們把你送回家裏，你難道不送我們一程嗎？」

在這些滑稽態度的笑語聲中，她的過敏的神經，似乎聽見小文的顫動的語句，和忸怩的談到女人的怕羞態度。接着便聽見格格的笑聲，與錯雜的脚步聲，同時遠了。

小文嫂心頭如落了一塊重石，伸手在額上摸了一把，覺得額上都是汗絲。她神志清醒了許多，好像已經過了極危險的關要，重見到自己的親人，又好像經過了暴風雷雨，黑雲彌天的夏夜，重見風光明媚，花香鳥語的春晨一樣。她輕輕的說：

「你好去了罷！快走，快走！怕要弄出禍來呢。不要癡心了。」

他似乎還不肯捨得她似的，還是躊躇着。

「快去喇！等一等『他』要來呢！」

於是他走過中堂，走到自己家裏的門上敲門。門敲得幾乎便要跌下來了，裏面還沒

有人應。

金龍用手敲敲；敲酸了，又用腳來踢；腳踢踢，又翻身用背部來擠。「砰砰！開們哪！睡得如死屍一樣的！『砰砰！』」

他的小女兒已經被他敲醒了，在夢囈中哭了起來；他才聽見他老婆在床上轉側的聲息。

「睡死了呢！『砰砰！』快點開門！」

「唔誰呀！爹爹嗎？」朦朧的聲音。

「是我哪，還有誰呢！『砰砰！』快起來開門！」

外面又有腳步聲近來了，那就是小文。小文在很遠的地方聽見金龍打門的聲音，他想他一定也是剛才回來的。

「金龍哥！門敲不進嗎？」

金龍心裏想小文是已經曉得我剛才的舉動了。這明明是譏諷我，說我被他的老婆

拒絕，說我無理的可恥。他不敢明白的回答，只答了一聲「唔！」

小文在門上輕輕一拍，門就砰然開了。小文很快活的帶着酒意走了進去，門又很快的合上。

金龍還是立在門外等着，聽着他老婆起床，聽着她擦洋火……但他的腦中却在馳騁小文與他老婆的歡會的影象。

他想：小文一踏進門檻的時候，她一定把他的手牽住了；她們共同把門關上以後，便擁抱着一步一步的走進臥室。在臥室中她是怎樣的嬌艷，怎樣的柔情，他們相互的擁抱着，不住的親嘴，不住的在週身輕輕的摩擦。

他想到此處，好奇心便驅使着他，要他奔到他剛才立着的窗外偷窺。那裏，他剛才用舌頭舐破的紙窗還依舊開着，他向房內偷看；小文是背窗立着，而他的老婆却嬌羞的給他解衣扣。小文要扳住她的頸頸親嘴，而她却撒嬌的把頭轉向外面，說他的口裏都是酒氣……

砰然的他老婆已經把門開出來了，他羞答答走向自己的門外。他老婆見他從小文婦那邊走來，便有些疑心。他踏入門檻，伸手納入他老婆的手中，而她却把他的手撒開，匆匆的去關門。他想擁抱她，和她親一個甜蜜的嘴，而她却用力的把他推開，斥他不要『假酒三分醉』的做這些肉麻的把戲。

走入房裏以後，她一滾龍的又鑽入被窩中了，連正眼都不看他一眼，莫說撒嬌的媚態，莫說玉手的摩挲，莫說給他解衣扣……

他毅然的，輕輕的伏在她的被上，要捧住她的項頸親一個嘴；而她却用力的掙扎着，終於被她在嘴巴上扭了一把。

「老了呢！還要作俏！——你作死喇！——酒醉得濫臭的，鬚鬚如鞋刷一樣刺人！——」她自己也笑了起來。她的笑是緩頰的，她恐怕自己持之太過了，反要激起他的惱怒，所以罩上了笑容。

「玫瑰花是有刺的，不怕我的鞋刷般的短鬚，而能忍着痛和我親嘴，那才是我的寶

貝呢！

「你今夜灌了多少『黃湯』了？舌根已經梗住了，舌尖還在掉弄花樣。」

「親嘴罷！難道我們便算老了，只能讓他們年少夫婦可以快樂罷——啊！小文老婆真好呢！她坐着等她的丈夫，丈夫來了就給她擁抱進去；丈夫要睡了，她給他解鈕扣……

「你喜歡她嗎？哼！」

他覺得她的帶鼻音的笑聲，是深深的穿透了他的五臟六腑，他不能回答。

「你倘使喜歡她，你可以過去，——只要爬窗頭，不用爬牆頭。——那個東西一定很喜歡你。」

「什麼話，你說說便說到垃圾堆裏去，——人家的老婆，我可以要來的——」他囁嚅着辯駁，但心裏實在帶着一種隱飾的微笑。「我不過說她好罷了，我又沒有說喜歡她。」

「哼！你不用騙我，——我能夠捉鬼的，——你這個靠不住的東西，或者已經去過了

都說不定。」

酒的興奮，使他一半驚跳，一半喜躍的心，終於掩飾不過虛偽。

「當心！人家的名節呢！你不能輕易毀壞！」雖然他想用力鎮定，用力沉靜，但仍壓不住興奮的微笑。

「你們男人能顧到這些便好呢——我試問你：你從那裏曉得她坐着等她的丈夫，你從那裏看見他一進門她便給他擁抱——哼！你騙誰呢？她不是在等着你嗎？她不是在你解鈕扣嗎？」

他乘間便在她頰上親了一個嘴。因為他實在不能和他老婆辯曲直，只想如無事一般的把牠避開。

「我想你給我解鈕扣呢！嘿嘿！」他裝出幼兒癩慈母的情色。我要睡覺了，我要睡覺了，你給我解鈕扣。」

「我不要你同睡——唔！女兒看見笑煞呢——你去要那人給你解鈕扣，同那人去

睡去。」

二

第二天，金龍在中堂上遇見小文，他同他作一些普通的酬酢。金龍虛心得很，時時留意小文的言動與辭色。昨夜的酒意，今日是完全消散了。他很恐懼，小文們這樣恩愛的夫妻，她那能不把他昨夜所做的醜事對丈夫宣布了取樂呢？

今天，他看見小文的態度有點漠然，又有點凜然；心裏使有些驚跳。他在小文的語氣中，似乎發現小文在卑視他，說他是無恥的人，竟然來調戲他的老婆；他又覺小文似乎在自己得意：「幸虧我的老婆貞節，她不會被你這無賴所引動；而且她昨夜已經明明白白的對我宣布了，要我今日來體察你的態度。」小文好像這樣說了以後，便淡然的走了進去。

金龍在中堂回來後，他老婆便問他說：

「小文對你說什麼話，他是不是說你把他的老婆管來了？」——金龍嫂因爲昨夜的情形，更參以往日可疑的態度，便決定他是十分之七八已經和她有了纏絆；她並沒有想到事情便是昨夜起的，她更沒有想到他們若是已經有了事實，他也不會這樣輕易對她直說。她只相信他昨夜是酒醉了的，醉後的說話是無意間從心坎中流露出來的；——只有醉後的說話是不會套上說謊的面具，才是真正的真實。她是從這一點決定了他們是已經有了關係的。

從這一個決定出發，她便認定小文嬌是她的仇敵；——她們倆的態度與性格，本來是不十分相合的；她平素看見小文嬌天天把頭梳得光光的，心裏很有些不舒服，「又不到那裏去，坐在家裏也要梳得這樣光的頭作什麼？」她暗中便譏諷她有「婊子心性。」現在，竟然把她丈夫引誘去了。怎得不恨呢？

此外，她因爲恨小文嬌，又恨到她自己的丈夫，恨到小文嬌的丈夫。自己的丈夫畢竟是自己的丈夫，是自己的兒女的父親，還可以原諒；而小文嬌的丈夫，却是很可以發噓，很

可以咒詛的，他是連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住，而讓她偷男子的烏龜。「啊，小文便是生定有烏龜性的小烏龜！」金龍嫂心裏想着，極端的鄙夷小文。

「那個小烏龜，他還是謝你呢，還是同你喫醋？」

「這是什麼意思呢？說人家烏龜，你做見證嗎？——喫醋，他到沒有喫醋，你到在喫醋了。」他的否定喫醋，意思是想否定小文嫂和他有關係的；但這話說出之後，却在語意中確定他和她是有關係的，并且說小文並不喫醋，而她反是喫醋，更增加許多笑柄。

「我自然要喫醋的！人家把我的丈夫奪去，——我是有兒有女的喇！——我怎能不喫醋呢？」

「不要誣陷他人，將來有事實見明白的！」他說着，背起一籃工具，到人家做工去了。

金龍在工場中，拿起斧頭的時候，拉着鋸子的時候，耳朵裏似乎都聽見小文嫂的語音，——牠是那麼輕柔而親切的。

「她不知有沒有告訴小文了？論今早小文的冷淡而蔑視的態度，似乎是已經曉得我的舉動了；但想起她昨夜這樣同受甘苦的貼心的計劃，似乎同過了風波險惡以後的親切的樣子，却可以料定她是不會，而且不肯告訴的。」

「小文倘使知道了，我便是絕望；她倘使不肯告訴小文，這便有四五分成功——怪討厭的是我的女人，她曉得什麼呢，我還毫無影跡的時候，她倒給我宣傳——大概我昨夜酒後對她說了什麼可疑的話罷，以後無論如何在她的面前說話應該謹慎些。」

「她究竟對我是有意，還是無意呢？小文倘使不來；她來開門還是拒絕呢——難道呼叫起來嗎？」

金龍想着，想着，想自己發笑起來。「這真是第一遭了，有了三四個的兒女，年紀差不多到了四十，忽然還有這種心思，笑話，笑話，快點撇開罷！」

他手中磨得發光的斧頭，忽然在他的眼裏一閃，他似乎看見梳得如明鏡一般的小文嫂的頭髮，——他的斧頭下去時，却沒有對準墨路，——斧頭在木上斜跳起來，微微的

傷着他左手的姆指。鮮血頓時在刀口中溢出，他即時感到愛的迷惘的情境。

這一種小小的創傷，在粗木匠們的經歷中是不足為奇的。但他這一次却特別的覺得滿意。「我爲了思念她而流血，她倘使知道時，我是何等光榮呢。——至少，我將告訴她。」

那天回家的時候，他是已經在東家裏喫了晚飯來的。他走入公共的中門，眼光就傾斜到小文這邊的窗上。他還以爲和昨晚一樣的，她將背着燈光坐在窗下凝想。他將輕輕的告訴她一件事情，還要她表白兩句話。但她的窗上是黑的，毫無一絲燈光。他想昨夜那麼遲的時候，她還沒有睡。——今晚，莫不是生了病嗎？最好，不要爲了我而起相思病的。——如果，真的爲了我而生相思病，我便應該給她喫一服藥，一顆定心丸！

他自己家裏是有一盞黯淡的燈光搖晃着的，燈光的下面圍着一桌子的小人，正如餓鬼一樣，又好像施粥廠中的乞兒一樣，粥粥的聲音，遠遠的溢出屋外鑽入他的耳朵。

金龍嫂是抱着最小的兒子在自己的懷中喫乳，而右手却挪着一大碗的粥往口裏

灑。

他因爲家人還在喫飯，便放下工具，走出公用的中堂。那裏沒有燈，只有一絲淡到幾乎沒有的燈光從他家的竈間射來。他很留心小文嫂一邊的動靜，眼光在黑暗中竭力的探索。他似乎聽見小文嫂在室內呻吟的聲音，又躡手躡腳的摸到她的窗下。窗內黑暗得如同地窖，一點聲息也沒有。窗口中透出一些微茫的脂粉氣，那種不甚強烈的刺激，却使他在不可捉摸中沉迷陶醉起來。他悄悄的，呆呆的立着，心坎中蘊藏着的疑問，又浮泛上他的胸口，逼迫着他的喉頭。

忽然聽見他的大女兒在中堂上喊他，他便很快的跳上石級。在那裏，他又故意的斥他的女兒，「我又沒有逃去，眼睛不生，只是張着喉嚨亂喊——什麼事情哪？」

他女兒說要拿錢買洋油，因爲今晚母親還要做活，而燈盞上的油却跑回店裏轉去了。他隨着女兒，走入竈間，在工具籃裏摸出一個小錢包，又在錢包中取出幾個銅板給他女兒。

在解小錢包的時候，他的受傷的姆指，高高豎着，恰巧給他的女人瞧見。她問他今日怎的又傷了指頭，問他傷得損不損。他又疑心她是挖苦他。他猶豫着，沒有一種明白的態度答覆。

「那麼年紀的老木匠了，你的魂飛到那裏去了呢？還會把自己的手指當木料削的！」

「我的魂，我的魂在想你，被你這老蛤精迷住了！」

「不是老蛤精，是嫩蛤精罷！」

他不能再有回答。自己吸起旱煙來。青煙從煙管中吸入，蓬蓬勃勃的積滿在他的口腔中，喉下與胸膈；復在那裏蒸壓得往鼻孔與口腔中猛噴。他眼看着口中吐出來的青煙，徐徐的舒散，徐徐的消滅在黑暗中，心地覺得非常開展，腦筋也格外的清爽。

一種幽遠的遐思，在若有若無之間繚繞住他的腦際，正如幾乎淡到將要消散的青煙，籠罩住他的週身。

他奇怪小文嫂何以今夜睡得特別的早，而他的女人今夜却睡得特別的遲，恰恰與昨夜相反。

他今天一天沒有看見過小文嫂，心裏總是若有所失。他在心中擬好的問她的兩句話，早就想跳出口外了；但因為不是時候又縮了轉來。他計劃明日相見時第一步將做如何的手勢與情態，心中擬好的問題，將用怎樣的謹慎，怎樣的才能引得她歡心的態度表出。他又給她設想出回答的語句與態度……等等。

旱煙一筒一筒的吸下去，腦筋漸漸有些昏蒙了。他女人在一針針的給兒女們做鞋子，他却先鑽入被中就睡。

在睡夢中，他看見小文嫂打扮得頭光粉滑的，立在她向中堂的門口向他欣笑。四面一個人也沒有，他立在她的身邊問她：

「你沒有告訴他罷！」他夢中的話，竟然說出聲音來了。

「什麼事，告訴誰嚟！」金龍嫂還坐在燈下做活。

他在夢中聽見小文嫂回答說：「是的，我告訴他了。」他心中非常氣憤，似乎就要把小文嫂抓住打一頓出氣。他兩手癱瘓般的握緊拳頭，口中啞啞的說，「你騙我，你騙我！」似乎喘不過氣來的樣子。

金龍嫂看到好笑，「那麼年紀了的人，也會魔的，——夢見了什麼了？——新鮮些，醒了！——」一面使用力的推醒他。

張眼一看，見是他女人在問他夢見了什麼，而睡的是在自己家裏。他把被推開些，身上滿是一陣熱汗。他不願把夢境告訴他女人，便含糊說亂夢與人打架，喫力得很，他還要睡，不要同他纏繞。

三

金龍一覺醒來，窗上恰露白光。太陽還未上山，鳥聲叫得喧耳。他覺得時間還早，不妨再睡一忽。但神志已甚清醒，只能聽他的女人睚睚的酣睡。

他靜靜地躺在床上，聽對門開門的聲音，砰然的傳到他耳朵裏來。他料想她是起來了。「那麼早起來幹什麼呢？」他想着，他就悄悄的起來，並不驚動他的女人。

他走出臥室，又向外輕輕的把室門掩上。他先在向中堂的竈間門的門縫中窺視，對過的小文家的竈間門正是開着。他偷偷地把門開開，便看見她立在對門的門內，手托着面頰，倚在門扇上凝思，正像一個思春的嫠婦。

天空是排着魚鱗一般的白雲，中堂與道地是充滿着清人靈魂的晨光與清風。外面的公用的大門還是關着，似乎老天特別爲他們範圍成一所清淨而聖潔的場所，給他們晨會。

他用眼色向她示意，又用手搖搖，叫她不要作聲，便一步一步的走了過去。她的沉靜得如同朝晨的青天一樣的臉色，頓時轉變了幾次顏色。她好像有一種無可抗拒的命運，立時扼住了她的喉頭，叫她不要叫喊，只有聽着命運宰割。她的心頭不住地跳躍，見他一步一步的走近身來，便回頭退入自己的臥室。

他見她有抗拒的情氣，走到門檻的外面，呆了一呆。他心中交戰着一種心思：一種是對於異性的挑撥的嘗試，一種是失敗後的名譽和羞恥。但他終於決定了，決定再跟進她的臥室。他用搖手示她不要作聲，用「光是去問一問話，也沒有什麼」的解辯辭，來壯自己的膽。

他搖着手，走入她的臥室，她坐在靠壁的一條櫈上；櫈的那端，很馴善的蹲着一隻虎斑貓。

「這不是你來的地方，你快些去罷！我等一息喊起來，你是難為情的。」

他一聲不響，好像沒有聽見她的警告似的，只是注視櫈端蹲着的虎斑貓。他用兩手去捧那豐潤而可愛的動物，嘴裏說：「你真是喜人呢！」貓避開了他的手，撲陸的跳落櫈下，曲一曲弓背，伸一伸四肢，便咪嗚一聲去了。他回身坐上貓的座位——同她並肩坐着，——順手環過她的肩上，摟住她的粉頸。她要立起來，把他的手推開；但他却用力的摟住，使她掙扎不脫。

「做人要自己做的，那麼年紀了，——這算什麼呢？——我要喊起來。——」

「喊起來你我都沒有益處，——小寶貝，我喜歡你呢！」

她心頭不住的狂跳，每一個汗細管漲滿了血潮。她心裏進行着許多複雜的思想，但終於不能決定，只是沒有勇氣反抗，坐着不動。

「你還要做人嗎？——自己不識羞恥，害人家做什麼呢？」

他坐得靠近一些，左手拿到她的胸前摩撫她的胸口與乳房。他本來想來問一問她：他那天晚上在窗外說的說話，有沒有告訴小文；再問她對他有沒有意思。但現在却成了騎虎。

「快回去！不走怕你的大嫂起來看見難爲情。我和你說好，好人！」

「我有什麼難爲情呢？我可以說是你喊我來的；——我可以守祕密，要是你答應的話。」

他竭力的摟住她，好像懂事的小孩兒在母親前面要求喫乳般的撒嬌，一定要捧住。

她的頭頸親嘴，一定要她答應。他的左手還是不住的在她胸前上下的摩撫，她是陷入退維谷的兩難中；雖然異性的有意摩撫，是很能引起她的肉感，但她還是嚴詞的抗拒。

「我只有喊了呢！」她盡力的掙扎，但他却把她的嘴巴捫住了。他從機端下來，跪在她的膝下，倒頭插入她的懷中，他聞到她心跳的速度。

「嘿嘿唔——」他要裝成兒童的聲音口要求……

「砰」然一聲，對門的門已開出來了。他們屏息着，他跪在她的前面，輕輕的把頭擡起來靜聽。他們都聽得清清楚楚的：只聽見金龍嫂與她的大女兒在談話。

「媽，怎麼這一雙門是開着的呢？」

「那總是你爸爸開出去的。」

「爸爸這樣早到那裏去呢？」

「他恐怕到菜園裏看菜罷，這幾天沒有雨，園裏的菜都要燥終了——你爸爸日裏又沒有功夫，要到人家去做工。」

他們不曉金龍嫂是有心暗示他到菜園去，或是無意的猜度他是到菜園去。他在她的膝前立起，好像自己的惡事，已被他女人捉住，便毫無主意。她催着他：「快點到菜園裏去，等一息恐她們又到菜園裏找你。」她把自己這邊向外的後門開了，要他快點出去。他在門裏還把她的手拖住，送到嘴邊去親。口裏說：「晚上，晚上我是重來的，你等着我！」一跳出門口，三步兩腳的跑進菜園，幸虧還沒有人看見。

菜園是幾日沒有來了，地土堅硬得如同石塊；蔬菜是稀疏的立着，一株株都是萎靡，都是枯黃而憔悴。他曉得這是應該灌溉的時候了，但他來的是空手，沒有帶來水桶及木杓等東西。他想回到家裏去拿，又恐她們疑心，說出去有許多時候，究竟在什麼地方。他就這樣空手的走回去，又恐她們不信，說他沒有到過菜園。沒奈何，縮入菜畦上，來來往往的踏了許多脚印。又無選擇的拔了幾株青菜回家。

回來的門路，却使他爲難。公用的前門還沒有開，自家的後門也不能走，小文嫂那邊，更不用說了。他不走自己的後門，恐怕他女人疑心他沒有開後門，而却能走出菜園。他一

直到公用的大門外敲門，敲了幾時，才有他的大女來開門。他假裝的發了怒：「誰把大門關起來！天又大亮了，還怕賊嗎？我剛才走出去，門又關得那麼緊了，有什麼寶貝要飛出去嗎？」

他的怒罵的效力，僅能使他的女兒發寒；把她的眼睛罵得青釘釘，不知爸爸爲何來歷發惱。但是，却瞞不過他女人；在他女人的心中，反是因了他的無端的怒罵，而疑心到他的行徑。她聽見他在門口罵人，便走出去說：

「誰人飯喫了空不過，要來給你關門，討你的臭罵呢？你自己知趣些罷！這門我又沒有關過，女兒又沒有關過，你難道是飛牆頭出去的吗？」

「你見了鬼，我又不是賊，要飛牆頭出去——明明我走門上出的，誰又把牠關上了。」
金龍竟然在老婆前面發了大怒。

「我又沒有說你是賊，你倘使要做賊，你恐怕已經偷了什麼東西吧？」金龍嫂不敢忤他的鋒，只是輕輕的說。

金龍聽見他女人的冷語，怒火更加爆發，便如雷吼一般要打他的女人，他女人見丈夫今天清早，無緣無故的向她發怒，心裏實在委曲，怨天尤人的咒詛起來。

「誰去關門的是惡鬼衝撞着的，手是大麻瘋的……」

「你倆夫妻好好的，又何必爲了這一點小事放聲大叫呢？」一個女人立在他們後面勸解。他們回頭看時，原來是小文嬌。「你們請息怒，那門是我關的；我因爲今早起來，看見大門是開着的，還道是昨夜沒有關，所以便把牠關上，却不料是金龍大伯早起開出去了，好了，金龍嫂，且請息怒！這原是我的不是，我恐怕小雞跑出門外去呢……」

金龍是四肢軟化了，他差不多是全身都酥透在她的柔和的勸解聲中，他的怒氣是完全消除了。他的女人呢，她也因爲她「嫂嫂，嫂嫂」的叫得親切，一時也翻不轉面孔，雖然明知道這事情多少同她有些糾葛，但一時也只能收下了怒容，不能當面出她的醜。

當他們夫妻相辯的時候，大女與二女立在旁邊呆看，而初醒的小兒却被抱在他大姊的手裏哭泣。金龍嫂經過小文嬌和言勸解以後，便在女兒手中接過小兒來，豁開胸口，

撈出乳房，塞入小兒張開哭泣的口中裏。

小文嫂給他解了圍之後，看見金龍嫂這種似妬似恨的情形，心裏又有些懊悔自己做事太鹵莽，不能三思後行。但她以前決定出來自己引咎，給他們勸解的時候，却以為是千是萬是的，——一半是爲了金龍，一半也是爲了自己。可是現在却更糟糕了，她本來對他沒有什麼關係，沒有意思的，而他的老婆，却因爲她的辯護，便證實了她與他的關係了。她真悔不轉來，這真是自己套入罪孽之圈裏去，待埋怨誰呢！她給他們勸開之後，便想到這一步了；但已悔之晚矣！她是愈想愈悔。

金龍嫂捧着小兒喫乳，鼻孔裏不住的在打鼻銃，時常現出一種假裝着得意的皮笑。二女看見地上撒着幾株青菜，有幾株竟是踐踏得不成東西了，便俯身一株株去拾。這是金龍在菜園裏拔來做意名的；他想用這幾株菜做他撒謊的證人；却不料一時氣憤填胸，遷怒到大門之戳穿他撒謊的漏洞，遷怒到開門的人——更想痛痛快快的大罵一場，以發洩這心頭悶着的猛火，却不知不覺的把青菜撒在地上。

她從二女手中拾起的青菜中，又悟到他方才的詭計。她決定他是在小文老婆處有了事情了；她料定他是恐怕她疑心他起得這麼早到那裏去，所以拔幾株菜來做掩飾。她見到小文嬌來給他打圓通，更可以證明她的料想的確切。她是愈想愈恨，愈想愈恨。

他呢，他見女人已抱住小兒乳奶，怒氣似乎已漸漸減殺，而且日光已經照到了簷下，便背上了工具的籃去作工去。他第一是恨，恨他女人太挖苦他，太可惡；第二是悔，悔自己不該發這麼大的脾氣；第三却是喜，喜的是小文嫂竟然能夠出來爲他解圍；——這不是很有意思了嗎？她要是不愛他，或是心惡痛絕他，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出來解辯的。他決定了，她是愛他的了。

他拿起斧頭的時候，又看見拇指上昨天的傷痕。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心中若有所失。「我怎的不告訴她，我爲了思念她而劈傷了拇指呢！——啊！只要你愛我，我便是砍落了十個指頭，也不會心焦的；你要是不睬我，真使我痛心入骨，真比挖去我的心肝還要難過呢！——但是，現在也好了，她已經傾心於我，我也可以用不着這麼動聽的辭句了。」他

自己譬解了，又自己高興起來。

他的心潮起落着，直無寧靜的片刻。他的一顆心，正如被人們蹴來蹴去的皮球。他不知如何是好。

四

金龍趁着歇午作的時候，又跑回家裏。走入門口，看見他女人的冷淡的面色，又失望了一半。他量度到他女人已經曉得他的心懷，他是又恨又羞。他不敢向小文家偷看一眼，只能裝假若毫無心事的走入家中。

「現在回家有什麼事呢？忘不了什麼人嗎？」她冷淡的問。

他回來本是沒有目的的，不知怎樣回答是好，含糊了一忽，才說：「我忘了那支扁鑿。」

扁鑿是鈍得不可以用的，鑿鋒早已落了幾個缺，鐵鏽是花斑斑的上滿——那是早

已沒有用了。他含糊的拿了這支鑿，不敢對他女人說話，坐也不坐，便走出門去。

在大門以內，他一瞥眼看見小文嫂在窗內一閃，他的眼睛幾乎花去；要是不是他女兒在他的背後，他差不多便要呆住。

他拿着那支鈍鑿，走回工場，深恐他人看見發問，便偷偷的丟在籃裏。他仍舊在做工，可是他在木頭上面，在斧頭鋸子上面，時時看見小文嫂的嬌羞的招引，自己老婆的冷淡的冷笑，與小文的復仇的嫉視。他有時欣笑，有時震怒，直把工場中的工友弄得莫明其妙。晚餐時，照例是有少許的酒的，他的酒量本來不十分宏大，又加今晚是自己把酒壺篩酒，所以便喫得有點醺醺，脚下恰巧一點輕飄。他覺全身都很興奮，但他爲要免除他人的猜疑起見，竭力的自制。

在他們酒正喫得有味的時候，外面忽然下起雨來。雨是那麼霏微，下了許多時候，他們還沒有發覺。

他們喫好了晚餐，辭開東家出門時，才曉得是已經下了雨。酩酊的金龍，覺得這微微

的小雨灑在他每個細胞都在發爆的面頰上，精神分外舒適。地下的石路，早已下得溼了，附在石上的小雨，正如塗在石上的油一樣，那麼容易滑溜。本來已經酒醉得臨空了的金龍的兩腳，現在又加上這滑溜的石路，差不多便要滑跌。

細雨打在他發燒的面頰上，隱隱中喚起他一種不可捉摸的感覺。他心坎中似乎很祈求下雨似的好像這便是多年闊別的舊相識，一時遇到雖然記不起名姓來，但心中的映象的確是很深刻的刻着的。他漸漸的從下雨憶到菜畦的脚印，憶到枯黃的青菜，更憶到了小文嫂，以及今晚重去的約會。他的脚下實在有些輕飄而臨空，石面又是那麼光滑，他倘使不是提起精神，每一個脚趾都鈎住，——釘着下面石路，他幾乎要跌倒幾次。

許多工友們在路上各自分別去了。他拿着工籃，一步一滑的走回家來。他在自己的大門上看了一看，又偷偷的繞到小文嫂的後門；那裏便是他早晨逃生的一條門路。這小門的外面是荒園，荒園接着一片荒草中的累累的荒塚，荒塚的後面，便是深密的松林與榛檜，更遠便是幽僻的深山。他在晚上，平素是不敢去的；但今天却爲酒力的興奮，與對於

她的迷戀，便冒着霏霏的細雨，一步一滑的踉蹌到那邊。那扇門是關着的，用力的推推，好像裏面有泰山礙住，無論如何總推不動。他伏在門縫中往裏面窺，可是內外都是一樣的黑暗，什麼東西也看不到；——及到看得眼花時，才在眼前看到幾個紅綠的彩圈。他曉得在這下雨的黑夜，在這接着荒園古塚的小門外面，一定是沒有第二個人來走了的；使用力敲起門來。但是裏面毫無聲息。他不敢開口叫門，他只是用力的敲。他愈敲愈響，差不多可以使他自己家的妻女們聽見。

金龍嫂那時正坐在燈前做鞋，繼續她昨夜的工作，她女兒們坐在她的四圍閒談。忽然聽見對過小文嬸家的後門，在這樣雨天的黑夜，還有人敲門，真有些奇怪。

「那敲門的人也是呆子，何不到前門來敲呢？」金龍嫂說：

「黃昏的時候難道硬睡得死去了嗎？這樣敲門也要敲醒了。」她的大女兒說小文嬸貪睡，笑她像一根睡蟲。但是她的二女却曉得細底，她說她看見小文嬸到外婆家去了，——提着一個手巾包，把前門鎖了去的。

「所以，那個呆子在後門這樣敲，還會敲得應嗎？便是把門敲得跌下去，也要走出一個鬼來接應的。那人一定是酒醉的瘋子。」

真的：在小文嫂後門敲門的是一個酒醉瘋子，正如金龍嫂母女們所批評的一樣。但是金龍還沒有曉得小文嫂是已經轉娘家去了，更沒有曉得他敲門的聲音已經被他自己的妻女們聽見，並且她們在笑他是酒醉的瘋子或是自然的呆子。

外面的雨，漸漸的下得大起來。他敲門已經敲得疲倦了，酒力也漸漸的退了，荒塚中時常有一陣蕭蕭的斜風夾着細雨撲來，使他心裏發寒，不禁打了幾個冷噤。

他想走回家去。忽然想起工具籃那支鈍鑿。那是搗門的最好的工具，他一時想到，便想利用牠完成這一件天大公事。

斜風細雨，寒澈了他的骨髓，荒園外的荒草中，時常有一種可怕的聲音傳來，使他毛骨悚然。他心中的慾火，敵不過斜風細雨的澆淋。

他想到村上酒店中再喫幾碗酒來，一面可禦寒，一面還可以壯膽。在風雨瀟瀟中，他

拿着一枝鈍鑿，沒有雨笠，也沒有簑衣，出着頭，在雨下淋到酒店。酒店中有許多人坐着講神怪的傳說故事，講那裏的妖精現形，那裏的僵屍喫人。那裏有許多小孩兒，都擠在大人們的膝前，不敢向黑暗處看，更不敢獨自一人回去。金龍進去的時候，他們正講一個木匠遇鬼的故事。那故事是說一個膽子很大的木匠，有一次在細雨濛濛的黑夜中行過一處很險的地方。他因為恃自己的膽大，又因為有幾分酒意，便獨自歸家。在那裏，他遇見一個女子，白布棉衫，不帶雨傘，他便有些疑心。恰巧那時他手中的燈籠熄了，那女子便把他迷入荒塚的中央。但他還說自己膽大，那女子便變成了披頭散髮，牙孔流血的鬼臉給他看。他呀的一聲嚇得倒去。幸虧他身邊帶着斧頭，斧頭碰到地上的石塊，轟然一聲，鬼才見到鐵器跑開了。那人以後回到家裏，第二天便生大病，沒有幾日便死了。

金龍坐在酒櫃上，一邊拿着杯喝酒，一邊靜聽他們講的木匠遇鬼的故事。本來是十分膽大的金龍，現在聽他們說着，雖然不同小孩兒一樣的怕懼，但週身也會經起了一次肌粟。金龍酒喝得很快，喝了半斤，又要半斤。金龍在喝第二個半斤的時候，他們又講起

一節鬼故事來。

那故事是說蒼岩山下的倒死鬼的。蒼岩山就是從小文嫂後門口通去的那座深山。他們說那個倒死鬼的頭是裂開幾叉的，滿面都是血跡，非常之難看。他出來的時候，總也是在風雨瀟瀟的黑夜。他來的時候，四山的林木，四野的荒草都要蕭然的搖撼起來的。他的一陣怪風吹來，時常使你發噤，時常使你呆了昏去。那個地方夜裏是無人去的。

金龍從杯中喝入的酒的熱氣，還敵不住聽了倒死鬼出來時的寒噤，週身豎起汗毛管。一斤酒喝了之後，金龍的酒已經恰到好處了。但是在這時候走進一個朋友，他說他獨自在此地喫酒，便硬強要他再打一斤請他。他本來是不能自持的，現在更加上酒後的興奮。又很起勁的喝了一斤。他是醉得不能動彈了。

他拿起手邊放着的鈍鑿，付了酒錢，走出酒店。門外的細雨，好像有脚似的，跟着一陣的斜風，便撲得他滿頭滿腦的細雨。他噤了一回酒噤，眼睛一撒花，前面便有七孔流血，滿面血斑的怪像。他不敢再走小文嫂的後門那邊去，他走回他自己家中的公用的大門。在

大門以內，他又蹣手蹣腳的摸到小文嫂這邊門外。

雨更加下得大了，他的醉意也到了十二分。他立在小文嫂的窗外偷聽，窗內寂然無聲，反聽見他女人同他女兒的談話。

「雨格外大起來了呢，媽！我們菜園裏的菜，現在不會燻死了。」

「菜的雨是早就夠呢？」

「媽！這樣大的雨，爸爸不知在那裏呢！」

「不知他到那裏去，——今天中飯的時候，同落了魂一樣的跑到家裏拿一枝鏞了的鈍鑿。不知拿這枝鑿作什麼用？你爸爸近幾日是變了呢。」

金龍在小文嫂的窗外聽到她們母女談他的鈍鑿的時候，自己心坎的秘事，便好像被這一枝鑿，鑿得胸口洞明，被她們看得直穿似的。在急遽中，那枝鑿便從他的手中滑出，鏗然的跌在地下。

他想俯下身體把牠拾起，却不料石階太狹，窗壁阻住他的臀部，無意中似乎有人把

他的屁股一送，早已酒醉得頭重脚輕的他，便站立不定，從階上跌到階下。

粗重的肉的身體，觸到地面，造成一種碩笨的如土委地的聲音。接着便是一聲聲無力的嘶聲，在風雨瀟瀟中吼起。

金龍嫂母女們在房中驚了一嚇，還道斜風雨把門口那堵土牆吹到了。但細聽那唔唔的吼聲，又好像是生物的聲音。金龍嫂因為坐着做活，不情輕易走動，叫她的大女兒到外面去看看。大女兒因為外面太黑，又不敢去，但是外面雨下得更急，風吹得更大，而那種唔唔的吼聲，也吼得更強。她們想出去看看，心裏實在有些害怕；想不出去看，究竟那跌下來的是什麼東西，那一聲聲在嘶吼的是什麼東西，又不知道；——萬一一個人壓死在跌下來的泥牆之下呢？

金龍嫂爲要壯壯女兒的膽，不肯說怕。她要女兒拿燈同她一道到外面看一下，萬一忘了沒有關好的門也可以關好。

開出門來的時候，一陣冷風，差不多便要把油燈吹滅了。唔唔的吼聲也隨着陰風，格

外明瞭。她們走過公用的中堂，在中堂的前面的階下，她們瞥到一堆龐然的似人的東西。那唔唔的吼聲似乎是從他鼻孔中吼出的。大雨在他的週身淋下，狂風在他的身畔狂笑，他醉倒在雨水中實在不能自己振作。

她們從堂上看見他時，身上長了幾身汗毛。還是他的女兒先喊起來。

「是爸爸，媽，好像是爸爸呢！」

一陣大風吹來，燈光小得如豆，從這一點燈光中，她也看清楚是她丈夫了。第二陣的大風又來了，她們手中的燈火便失了效力。

因為是自己的親人，便不費思索的冒着雨踏下石階去扶他起來。大雨在她的頭上跳舞，她的腳連鞋浸在水泥中，用力的拖他，才把他扶起。起來的時候，他還道金龍嫂是小文嫂，含含糊糊的說些酒話。

金龍因爲在雨下睡了一忽，第二天便在床上睡了一天，第三天第四天口裏還是覺酸澀，覺得食物無味；身上各部也是十分廢弛，疲倦。第四天的下午，他才從家中躡出來，蹣跚到村後臨溪一邊的平野上。雖然是三秋的天氣，但隨風飛舞的柳林，也是嫵娜得怪可人的。他在柳蔭中徘徊，病後的倦體，舒適了一半；他忘記了這是秋天，這是小病之後，他只覺得暮春三月的溫和天氣洋溢在他的四週。

幾日睡在床上，精神恍惚的把小文嫂忘掉在不甚明瞭的陰影中的他，今日忽然陡的憶上心頭。

「小文嫂若是曉得我這幾日爲了她病的，她將不知怎樣掛念呢？想起那天早晨，爲了這一點小小的事體，她也能體貼我，代我向女人辯白；現在我病了她不知怎樣繫念呢？——或者我在昏嚶中她來望過我的病也說不定呢？——她對我是何等的多情！我須得怎樣酬謝她。——我想：她一定是不愛小文的，小文是全像孩兒脾氣，又不能時常在，家，年青的她，一個人在家裏，那裏能夠過得慣這種孤獨的生活呢？她真是好人，倘在別人，

跟着這種丈夫，早就偷男子了。唉！她的愛我是應當的，小文當然及不上我，又近，又便——

他立在水邊，倚在楊柳榦上看水下靜穆的柳枝錯雜點綴着他的週身的水影，呆呆的在想。忽然自己想到會心的所在，不由得笑花從心坎中怒放。柳林外面的路上，似乎有沙沙的脚步聲。他從錯雜的楊柳枝榦織成的隙縫中望去，似乎是珊珊地行着兩個倩女。和風拂着楊柳，輕透柳蔭的疏疏的日影，在她們的面上，衣上移動，愈顯得斌媚不凡。那女子的頭梳得很油滑，日影可以在她頭上閃光，她穿的是一身藍綢的夾襖，在柳蔭下被日光映成許多不同的顏色，伴她的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衣服雖則不漂亮，但也甚合身而清潔。

金龍從柳蔭中仔細端詳時，那女人原來就是小文老婆。她到外婆家去了四五日了，今日才回來的；她不曉金龍爲了她而喫酒，更不曉得他喫醉了酒睡在她窗前的雨下等她來扶。

他的心中料定她是和他很有情愴的，現在又是幾日不見，便在柳蔭中輕輕的喊她。

她回頭看看四面都沒有人，心裏有些恐懼。他輕輕閃出到她的面前，假裝的欣笑，漾在他眉尖與嘴角。

「多日不見了！是我呢！」他說着；她是不知去向了。「我不知要怎樣的謝你好呢，你那天給我辯解。」她只是無可如何的婉轉的回答。「你昏了呢，這是什麼地方，你不應該在路上對我說這種話。」但他還是說下去，「我那天晚上在你後門敲門，你爲什麼不應呢？——我爲了你酒醉得要死。——你告訴我，你將在幾時開着後門等我？——今晚上嗎？——」

遠處有人走來了，他又隱入樹林中去。她見他走了，便如出了重險。

他在林中尋味她剛才對他說的話，「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那麼我須得有一個適當的地方和她說話。——她一定樂從我的。你看她對我多少和善！她只是因有第三個人所以沒有對我說愛我罷了！——啊！我將到那裏去尋一處說話的地方——」

他想起那枝鈍鑿；想起幽會的地點，還是她的房間，那裏雖則難免要祕密外洩，但畢

竟也是那裏最好。用鑿牆門也不見得高明，而且須在深夜，而且須在鬼火出沒的後門！——他想不如取靈便的方法，決定了，便回到家裏。

在焦心等待的心境中，好不容易等到太陽下山，等到暮煙四起，等到朦朧的晚景用灰色的面紗籠住大地。在那個時候，他走出中堂，在中堂若有意若無意的徘徊。他看看四面沒有人了，便在灰色的陰影中一溜烟隱入小文嫂的門後。門後的光線是更暗了，但他還恐被人家看見，又偷偷的隱入櫥後。那是一個很大的櫥子，一邊靠着牆壁，一邊連着一口缸；他用力的夾入壁縫中，差不多要把櫥子推倒。他立着，胸板貼着櫥後板，而背部却緊緊的貼在後面的牆壁上。他把頭頸伸長，把脚尖點起，才能把頭擱在櫥上。他自己看看，直如刑法中的立籠，覺得十分好笑。

室內已經點上燈火了，晚餐的香味在他的鼻腔煽動，引他的腹中的餓蟲。他聽見她一人在喫飯，想出去時，又不敢出去，終於只能推想她喫飯的滋味，口內不住的流出口涎來。他偷偷的把滿口的口涎嚥下，暫時消除他那在等食物消化的飢渴。

他聽見他女兒在高聲的喊他去喫飯。在喊聲之後，并聽着她們詫異的驚疑。「天黑了時還在這裏的呢！那麼快的，又不知到那裏去了！」——便是不在家喫飯也該說一聲。」等了一些，小文嫂的飯已經喫了，且在收拾碗鏟了，他又聽見他女兒的叫喊。他的肚皮實在餓得打滾，但想起隱在此地的功程，又不情願廢於一個轉念。他想便是羊羔美酒，也須得犧牲了，成全這一件大事。

他如挺板一般的立着，數着自己心跳的次數；他希望時間快點過去，他禱祝她早點把門關好就寢。他屏息靜默，一點也不敢轉側，不敢動彈，他只是數着自己的心跳。不知是爲了疲倦，或是飢餓，他竟然在心跳中朦朧地睡去了。

當他醒來的時候，四週是漆黑如墨，空氣靜寂得他同墓壙。他偷偷擡起頭來，稍稍能夠聽到她睚眦的酣睡聲。他不知是什麼時候，趕緊從壁弄中鑽出，伸一伸四肢，便如受了幾年酷刑，一旦重復自由。心地和平了許多，精神也比較充足。他一點一點的摸出去，到處都輕輕的用腳尖試探，用手掌按捫。

那簡直是賊的行爲，他的心跳得厲害，脚尖着地的聲音，盡量想減他輕來，但在靜夜中總不能沒有聲息。偶然一個不當心，他的手碰着一件東西，那東西便轟然的響起來。這正如在野戰中頓時被敵人發現放了一響快鎗——而子彈恰巧從他的耳邊掠過那麼使他心跳，使他感到前途的沒有希望。他屏息了多時聽聽沒有另外的聲音，除了她的酣睡聲以外，心思又放寬了。

她房間的門是虛掩着的，他曉得她是開着待他的。他輕輕的推開房門，走入房裏。房裏斜映着一小方的月色；月色迷濛，房中的空氣十分雍和而寧靜。

天空中還航行着灰色的雨雲，房中的月光忽明忽暗。他借着月光走到她的床前，她還是睡得十分甜美而和平。他的心跳躍得厲害，月光忽然又黑暗了。他伸手攬開帳門，不提防銅的帳鉤竟鏗然的一聲。他停了一會，又伸手去摸，恰巧摸到一隻手——終於手與手在空中握住了。

他輕輕的告訴說：「是我！」而床裏的人，却一拍坐起，喊「誰呀！誰呀！」

那是小文的聲音，而小文嫂也在他的裏邊被喊醒了，驚異的問：「什麼？什麼？」小文見她若無知一般的問，以爲是她的情人，她是假裝着如此的，回頭便給她一個耳光。

他趕緊從房中跑出，却不料在腳樓上絆了一交。推翻了許多東西。小文用力的喊起賊來。喊得對門金龍嫂們也從夢中驚醒了。

小文已經追出來了，小文嫂也起床了；金龍從腳樓絆倒之後，便三步兩腳的跳出門外。門外便是他們公用的中堂，外面公用的門已經上了鎖。他雖然路道熟識，但一時總不能用隱身的法子逃出門外。

堂前的月色，忽然從雲縫中鑽出，照得到處洞明。金龍被他們喊作賊了，心手只是發抖，覺得大潮已捲到他的腳後，無處逃遁。小文嫂在房裏照出燈來，金龍嫂見呼得凶狠，也急忙的點出燈火，喊「賊在那裏！賊在那裏！」

金龍在四面叫賊聲中，終於無可逃遁，被他們捉住了。當他們把他捉住的時候，他才從新奮起精神來說「是我呢！」於是他們都呆住了。

改 嫁

新死了丈夫的啓清嫂，抱着她的惟一的女兒，坐在一間房裏哺乳。那間房子很幽暗，在從前，她是覺得很緊湊，很熱鬧的，現在却覺得很空虛，很冷漠了。她本來是不大修飾的，便是從前她丈夫在世的時候，也是亂髮蓬蓬，衣襟不整，托言有了孩子喫乳，便沒有功夫裝束的；何況現在又是新孀呢？

她把她膝上躺着的女兒換了一個方向，要她吸盡了一隻乳房的乳汁，再來吸着另一隻的乳汁。

她的女兒是瘦削得不像人樣了。面色是金黃的，頭上生着一頭的癩瘡；癩瘡的膿漿結成的許多瘡痂，點綴在她的毛毳毳的黃毛中間，正像荒草叢茸中龍盤虎蹲的岩石。她的頭部細小得竟像一個棠梨，但她的眼睛却靈活得如一隻老鼠。她雖則剛滿了週歲，但

她却很聰明，所以她母親很愛她。

啓清嫂把遼曠的室內看了一眼，覺得有一個可怕的暗影永遠在她的眼簾中搖晃。她雖然在人前不肯說起寂寞，說起孤悽，說起這可怕的暗影，但在獨處的時候，心裏總是惘然。她每在無可奈何的命運與悲哀之下，便只有想法請她自己的心肝女兒來慰藉她了。她把自己的乳頭從她女兒的口中抽出，兩手推動她的女兒，問：「小小奶（讀若懦）爸爸在那裏呢？」她的乖覺的小寶貝，便骨碌着她靈活的老鼠眼睛，向她母親的面上投射一些安慰的眼光。一手無意的向外一指，意思是說她的父親是在天上。

「爸爸在天上上嗎？」

「上——上，」她的女兒不成聲的回答。

在從前，她父親病着的時候，她們問她「爸爸呢？」她總是用手平指的，於是她們便問她在「床床裏嗎？」她也是回答一聲不成聲的「床——床。」

「寶貝真聰明，爸爸在上上。」她把胸前的衣襟隨便一理，便把女兒抱在懷裏，自己

立了起來。

她今年還只有十九歲，但已做了三年的人妻，與第二次的人母，而現在又是孤孀了。她是十六歲嫁給啓清的，那時啓清已有三十四歲了。啓清的前妻是癆病死了的，身體虛弱而又時常出入床第的他，大概也有些傳染吧！啓清在日是時常呼腰酸，喊背痛的；但他還很殷勤的給她做事。在去年小奶生產的時候，他已經瘦削得很難看，臉孔也幾乎黃得可以搾黃水了；但他還是爲她跑進跑出，翻湯倒水，捧桶捧鐸的。她要他不要這樣「用力」，恐怕做成病了，將來又要倒床；但他却偏偏硬頭頸說：「不要緊！」誰知他便在那時病了，一直晴晴雨雨，總沒有復元的氣象。便是在病得厲害的時候，他還是爲她抱小奶。

她每想起她的丈夫來，便如自己的心肝被他人挖去；他雖則已留給她這一塊心肝寶貝肉，但這一塊太小的小寶貝，總不能填滿這一個絕大的空虛。她雖然在人前，還是裝強，說死了丈夫不要緊；但她總覺丈夫死了，實在是一個絕大的傷痕，便是她在十四歲那年，自己的兄弟死時，也沒有如此創裂心痛。

在無論何時，她常感到一種有話無處說的痛苦。就是這一點，她便覺得非常難耐。她在平時，無論看到什麼，或是想起什麼時，若是他當時沒有在旁，她便無意中有一種心情，說要告他知道。大概這一種思想之途徑，已經走順了的；在現在她明知他是死了。但總是時時想起他。這一種心情的傾向，便是她想硬強，也是壓抑不住的。

家裏的情形，在她的眼中看來，簡直是討厭。姑娘總是婆婆親生的骨肉，她們總可以黏貼攏來；而她却是外人了。

在幾日以前，婆婆曾對她商量過；——說是商量，實在就是暗示，或是「勸嫁」來得確切。婆婆問她怎樣處置，說她年紀還是這麼輕，又沒有一男半子，現在懷中雖然有一個女兒，但女兒還是這麼幼小，就是費盡心機把她養得大了，將來還不是張姓人物，還是嫁給別家的東西。她說她手中捧着的小東西若是個男孩子呢，那末張姓的香火，還可以不絕；便是做娘的，在年青時守了寡，把他養成人，——現在苦了幾年之後，將來兒子大了，還可以過老，還可以享幾年的兒孫福；——總算還有一點希望。只是現在——

「大嫂，你自己總很明白，你還年輕，——這是我短命的啓清害了你的（她的乾癟的眼眶裏竟然淌下淚來了）我年紀這麼老了，我能說什麼話，——實在我也沒有法子，你是個聰明人，你請自己想想看，——你以後享福的日子正長，我們再不能耽誤你，——你想還是——你自己心裏怎樣？」

那時她只含着眼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她心裏這樣想着，「啓清死了只有這麼幾日，她們就不認我是張姓人了嗎？——論你們這種良心，我無論如何，也不給你守寡，你又沒有幾百萬的家當，我難道在這裏餓死嗎？我當然是要走的。——只是死鬼啓清啊！（她的心裏也酸得厲害，眼淚便如湧泉了。）我到有些忘記不了你。」她平素總想裝硬心腸，但終於流出眼淚來。

「本來，」婆婆又接下去說，「啓清還是熱燙燙的，他的口氣還是剛才跌下去，我不能說這話：——可憐我這樣老的年紀！我不知前世作下多少罪孽，要我這麼老的人來送兒子的終，——現在還要看着全家分散，——大概我的日子也不長久了。」

「你要我送你的終嗎？」她心裏想，滿面流着眼淚，只是說不出口，「這也不難；只是你還有你自己親生的女兒，你恐怕不喜歡我吧？我再服侍你幾年，等你歸山後再嫁人也不算遲，只是我有些怕着姑娘呢！她現在是好福命，有丈夫，有兒女！」她的心腸畢竟還是軟弱得很的。

「天地老爺，一定是弄錯了的，把我掉換了去，不是很好了嗎？」婆婆含着眼淚說。後是一聲長嘆：「唉！」

「我也這樣想呢？」她想：「天地神明一定是無眼的。」於是她也用不同的情調，沉入長嘆聲中。「唉！」

她們沉默在眼淚與悲嘆中很久很久之後，婆婆才立起來說：

「大嫂，你再仔細思量思量看，萬事總得隨大嫂的心願。」

「婆婆說得好，我是小輩，總得由婆婆作主。」她也立了起來。

那天晚上，她又空床上哭了一夜，她左思右想，除了一走，別無善策。她預先怨自己

的命苦，以後又從自己怨到丈夫，怨到家裏的父母。最後，又怨來怨去，終於怨到自己。她想起她認識的幾個婦女的歷史來：譬如荷花塘的王表姑到了頭髮梅花白了嫁人，還不得雙雙到老，崔家橋的小川乃娘，連嫁了五個丈夫，還是守獨空房，自己掙錢養活。她覺得這許多人的惡命，都匯集在他的身上。來日茫茫，不知將要如何結局，她愈想愈覺得前途的可怕。

她又想起婆婆對她的態度，似乎有點各異。而且她昨日對她的情形，又有些轉變了。從前的口氣，從前，啓清新死了的時候，她是說得何等的至誠，何等的誠懇！說從此以後，她倆將相依爲命的了。但是現在又轉了機，難道她真的怕耽誤了她的青春罷！或者別有緣故呢？

第二天的下午，她果然在鄰舍女人的口中，聽到一些風聲。在村上的空氣，她似乎聽到一些謠傳。那是關於她的轉嫁的事，這一種謠傳，究竟是誰播造，她可不得而知，但對於昨天她婆婆對她說的一番說話，却不能說沒有關係。那謠言的意思，似乎說她自己

很不安穩，很想改嫁。最初她的婆婆還不肯放她走，以後經過她姑娘的勸告，才決定了。

謠言雖是如此，但據鄰舍女人報告她的說話，實在的主使，乃是她的姑娘。她姑娘說她從前待她不好，現在她的親兄弟死了，她便不是她的嫂嫂，她便沒有權力再主持她兄弟的家政，來驕傲她，說她現在便是外人。

她細細推尋，她與姑娘實在無多少惡感。姑娘回家的時候，她還是對她客客氣氣的，只是當她是客。難道以客禮待她，便得罪了她嗎？大概是爲了婆婆藏着的一粒真珠罷！她想起來，這一粒真珠很大，非常之有寶光，有精彩，非常之可愛。姑娘是很瞰想這一粒真珠的；但她却在暗中教唆她的丈夫，教他叫母親不要把这粒傳家寶貝送給姊妹。大概她姑娘便爲了這粒真珠恨她，所以現在便想報復她罷！

但她回來後，也不露聲色。在家裏，也是照常的操作。

她爲因她的女兒發了一頭的癩瘡，似乎便沒有空閒的功夫可以騰出來料理家事。她女兒又不喜歡他人接手，在家庭的空氣中，似乎時常充滿了一種憎厭的，相排斥的情

調。

她女兒頭上的癩瘡，許多人都說是「胎裏毒」。她想起「胎裏毒」的病原來，覺得實在也有些因果，心頭便燃燒起羞慚與熱忱之火。她現在是每每注視着她女兒的頭上遐想。她覺得這滿頭黃膿，滿頭瘡痂的女兒，在他人看來雖則十分討厭，而在她自己看來，却似乎反刻着許多痕跡，讓她深深的咀嚼着過去幾段生活中之甜美滋味。

她那天在自己的房中給女兒喫了兩袋乳汁以後，便想抱她出去到鄰舍人家去閒談一回，散散心悶。

當她走出她的房門時，她便瞧見了她婆婆和一個男人在輕輕的說話，情形似乎是在商酌着一件緊要而且祕密的事體。她這幾日是有了戒心了的，便一大半確定了，不是媒人，定是「相親」來的男子。她剛想避開時，心裏又起了一個轉念，「我且仔細的看一看那男子究竟是什麼人罷！」他便偷偷的隱入門後。

「我和你一句話說完。」這是她婆婆的聲音。「依命分，我的啓清新死了，我那裏要

她就轉嫁呢？只是我們家裏又不是有錢人家，她遲早是要走的。不瞞你說，啓清的醫藥和喪事的費用，虧空下來的，正索得很凶。我不是把她——」下面的聲音轉輕了，她立在門後聽不清楚。

「話是不錯的，我不曉得她自己情願不情願呢？」這是很熟的聲音，但她並沒有想到是她自己的父親。

「所以我要請老親家來商量呢——便是她不願，也只有請你勸勸她。」

「啊！婆婆把我的父親也叫來了。」她隱在門後想：「且看他們怎樣商量呢？」

「我想要她先回轉到我家裏住幾日，我將吩咐她母親細細的體貼她——她們母女，總能夠說得來些！」

「我總要她自己情願才好，——最好請親家姆體貼體貼她看，要到鄉下或是城裏，要怎樣的男子與人家才對——」

「這些那裏管得到呢？天下又不曾把城裏城外要討老婆的人都排在那邊讓我們

去揀選的——橫直是她的命，是天數。」

「我現在已經四處托人出去物色了呢？——昨日有人來說，說東門外有個人，年紀也同我啓清不相上下，家裏只有一位老母，從沒有娶過妻；人家到是很好的，只是不能出錢——」

她懷中的女兒，因為站在那邊太久，便唔啞起來。她恐怕她們發覺她在門後偷聽，故意放大了聲音，鄭重着脚步，說是剛從房裏走出來的。

她走出門口，她父親便看見她了。

她裝出驚詫的情色，好像奇怪她父親什麼時候來的，怎麼她都不知道。「啊！爸爸！」她又回頭推動着她滿頭癩瘡的女兒，「小奶，外公呢？」她把女兒向外抱着，向着她的父親，好像教她的女兒這樣問，「外公幾時來的，外公？」

她父親看見這滿頭癩瘡的外甥女，心裏似乎不能引起什麼親暱的快感。但她的如老鼠一般的眼睛，却水滑滑的釘住她外公手中的烟酒（乾絲烟）盒。外公被她釘得奇

怪起來了，便說「這小奶到很伶俐，兩隻眼睛像老鼠精呢！」

「很聰明呢！」她想在她父親面前顯一顯自己女兒的聰明，裝做平常一樣的問題：

「小奶，小寶貝爸爸呢？」

她女兒機械的沒有動。

「爸爸呢！爸爸在上，告訴你外公啲！」她婆婆也注意到小孫女的身上來。

外公用自己手中的烟酒盒送到甥女的眼前搖晃，帶着笑臉問她：「爸爸呢，你爸爸呢？對外公說說看！」

她見這生人的面目有些可怕，而且聲音一步一步的逼近來，於是把流動的眼光凝住，把兩嘴角的筋肉扯下——扯成一個半圓形——連眼也扯得閉了，才「呱」的哭了起來。

「啊！陌生，陌生！外公陌生！」她把女兒抱在肩上，用手輕輕的在她背上拍着，身體在不住的搖擺。

「小寶貝，小心肝啊……嗷！乖乖不要哭啊……嗷！」慈母的心腸，便在慈母的聲音中流露出來。

看看女兒的哭聲漸漸低下去了。「爸爸幾時來的？」她抽空間她的父親。「母親弟弟都健嗎？」

「你母親要你到家裏去住幾天呢！」

「是母親喊我去的阿？」她開着口，好久沒有閉下來，等她父親的回答。

她父親有些愣住了。「你母親說恐怕你在這裏心裏難過，」她婆婆急急的給他解圍。「要你連小奶帶去，去玩幾日，解解悶。」

「我不去，我在此心裏並不難過。我有我的小奶伴，他死了也沒有什麼。」她雖然勉強的做出硬心腸的女子的聲口來，但一說到他新死了的自己的丈夫——往日的恩愛，臥床的慘狀，死後的淒涼，便一概匯上心頭——心裏總不免有些悵惘，從心底裏湧起的一陣酸意，便在眼眶裏鑽動。但她還不肯露一絲軟弱的聲色在婆婆與父親面前，因為

現在的他們，對於她的中間也沒有一種親切的感情維繫着。她覺得自己是太孤獨了，甚至於自己的親生的父親，也是同她隔離着遠遠的；——她實在是太孤獨，太寂寞難堪了！想到這裏，她早在眼眶鑽動的酸淚，便跳了出來。

她曉得自己的眼淚忍不住要跳出來了，便順勢的向她女兒一親。「我有我的小寶貝呢。小寶貝！」

剛才收了淚痕的她的小女兒，還道她的母親和她開玩笑，在她的胸頭格支，她便「阿哈哈」的笑起來。

這真使她的心頭覺得異樣的難耐呢！她勉強的說「啊笑了，笑了！哈哈！」在這一種笑聲中，她盡力的把自己心頭的哀火埋葬了。

「你把小奶給我，你去燒點心去。」婆婆對她說。「外公還沒有喫過一杯茶呢！」

「小奶要娘娘（祖母）抱抱，媽去燒茶茶給外公喫。」她把女兒送到婆婆的身邊。婆婆伸手去抱時，乖覺的女兒，又回頭抓住她母親的衣裳。

「沒有人喜歡抱你呢，你這小癩頭，還要作偈。」

小奶終於被她的祖母接去。她伏在祖母懷中，似乎想哭，但又沒有哭出來。

她便匆匆的走入竈下去。

「倘使把這小東西也帶走，人家會不喜歡的呢！」外公輕輕的說，仍舊繼續談論着她的改嫁的事情。「誰歡喜要這樣累贅的東西呢，討老婆的人。」

「只好貼幾塊錢，等她帶大了幾年領還——現在又斷不了乳。」

「隨便的人，恐怕就不要了呢！許多人是喜歡小孩兒的。」

「真的沒有法子的時候，只有讓我老苦，小奶留在家裏給我。」

門外走入一位中年婦人，紅光滿面，含着不自然的慣於在人前獻慇懃的欣笑，向他們點頭。

她叫妙香姊，雖然她的兒子也很大了，但從沒有人稱她做「大姆」或「嬌嬌」的。她認識的人很多，真是路路通的人，人家叫她叫「天下蟻網」。她的身邊，時常有許多青年

男女的「八字」關於婚事上的事體，若是和她商量，沒有不使人滿意的。

她因爲東門外那一家有一些不合啓清乃娘的意，所以現在又來說起一家人家。她們見她進來，笑着請她坐。她開口就說：

「你說那家不好，我現在又給你找得一家很好的人家呢！」她用一種很能夠體會他人意旨的眼光在他們的身上週轉着，表明自己本領之高強。

「南鄉柳江岸，很有名的富戶，——田有一百多畝，一隻水牛，一個長年（傭工）無兄無弟，只有一個六十歲的老人，底下有兩個兒子，三個女兒——真是像一家人家。只是幾個月以前把他的「內當家」走了，家內無人經營，所以急急要找一個賢慧的人操家。他又是「二婚郎」，又不要娶你錢，只要「人」好。我想你的大嫂是最好也沒有了！」

「數目說過沒有呢？」婆婆只是注意到這一方面，無意的搖着身體，拍着懷中的孫女問。

「早啦！現在「人」還沒有看對，那裏便可以說數目呢？不過一定會出大價的。」

他說，只要「人」好，錢多幾個不要緊。」

「有五個小孩兒到討厭呢！」她父親到這一層，便有些沉吟起來了。「要做五個孩子的後母，到有些不容易的！」

「你說那個最大的女兒有幾歲了？」婆婆問。

「十七歲，下半年就要做新婦呢！」

啓清嫂捧着一個木盆，盆上放着兩碗米麵。她們見她走來，都把話頭縮住。

妙香姊的職業，啓清嫂是曉得的；她看見妙香姊坐在他們中間密談，心裏便喫一驚。雖然她早已明白她們是在議她的改嫁的事情的，但總覺得妙香姊的可怕。——好像她自己的命運，完全要被她所支配似的。

她盆裏放着的兩碗麵，本來是預算着一碗給父親，一碗給婆婆的。現在見妙香姊在座，便有些遲疑了。她婆婆看見如此態度，心裏早明白了七八分。便說：

「妙香姊請喫一點便點心。」她一面又用眼色暗示給她的媳婦，要她捧給妙香

姊。

啓清嫂把木盆放在桌上，原來兩碗米麵是不均齊的。她把滿點的一碗捧給她父親，那留下來的淺點的一碗，說是要給客人喫，似乎便有些難爲情。

「我不要喫，」妙香姊推辭着：「我剛喫了酒來呢！」她指着自已紅暈而有醉意的臉，「看我的臉！——我是不要喫了。」她似乎有什麼觸動了她的心機，她的慣常的如藏在舌下的說話，便滔滔汨汨，牽籐帶葉的來了。「吳家青萍兄真客氣呢！今天在路上碰到他，便叫我到家裏去坐；他夫人也好，當即就泡一碗糖霜茶出來，青萍兄自己去拿酒，他說酒是自己做的，要我多喫些。我說，『我不會喫酒的，』他笑着說，『不會喫酒，不能做媒！——俗語說，『做媒不成，喫酒千瓶，』做媒便是貪口酒，別的還有什麼呢？』他一定要我喫酒，——他真是好人，他說他要我給他的兒子留心着一個聰聰明明的媳婦——」

「你喫啲！不好喫也喫一點啲！」婆婆催着她。

小奶本來在她祖母懷中，是覺得非常不舒服的；現在見到她的母親來，便倒掛過去，

要她母親抱。

妙香姊把一口麵送到嘴邊了，還講着她的「媒經。」在她的語意以外，似乎是暗示她們待她欠客氣，欠優禮似的。

小奶見着他們喫東西，如老鼠一般的眼睛，便釘住不肯轉睛。

「婆婆，你自己到竈下去拿罷！」她覺得婆婆沒得喫是很難為情的。小奶看着他們喫麵。她母親從小奶的身上，想到妙香姊的可惡。她想，若是妙香姊不來，這一碗麵是婆婆喫的；而婆婆呢，却能夠一口一口的喂給小奶喫。

小奶看見人家沒有給她喫，似乎便要哭出來。

妙香姊說：「滿標緞的女兒，爲什麼要生癩頭瘡呢？這是『胎裏毒』吧？——將來不要弄癩頭了，我給她找個好子丈（丈夫）來——」

啓清嫂聽到「胎裏毒」這一個名詞，時常引起一種異樣的心情。好像自己的祕密，被人家發覺了似的；是羞慚，是喜悅，是悲哀，於是造成一種不可言說的悵惘。

「你現在給她找一家人家來哪！我帶她不大，我欲把她給人家帶去做小媳婦。」

「你會捨得了，拋棄她啓清嫂！」

「我自己的錢竈也築我的腳肚上的。我的命運還是半天裏的斷線紙鶴，不知倒東倒西呢！」

她本來想向妙香姊說幾句半諷半刺的說話，所以很引用了許多成語；却不料自己心中的渣滓太多了，感情那麼脆薄，在不知不覺中帶出許多悲哀的分子，使自己也覺得
茫然！

「真的，我們母女，終須要分散的，你把我好一點的，只要能夠愛小孩子的，能夠當自己親生一樣看待的人家找一家來，便好了。」

「你倘使說老實話，我自然給你留心。」她把一根米麵盤在箸頭上面，送到小奶的嘴邊。「你的娘說要把你嫁人了呢？——噢這口麵罷！」

啓清嫂的父親已經喫完了點心。他把嘴吧一摸，立了起來，抽出烟酒筒打開了烟酒

盒，——在盒內撮出一球的烟絲，押在烟絲筒的銅斗上，便往竈下去點火。

「啓清嫂！他們都沒有在這裏，我對你說。」妙香姊做出一種貼心的情形，輕輕的說：「你自己的大把要把定呢！——女兒不帶，自己身輕些，帶住，總覺得放心，眼看得自己的塊肉，讓她狼戾，總不忍相。關於金錢衣物等重要東西，也該自己檢點檢點。」

啓清嫂雖則到處裝強，但是，若有人用柔和而切貼的言辭，去打動她心坎中蘊藏着的哀感，她立刻便會軟化了的。

「我還有什麼大把，『死鬼』去了以後，我的魂，我的福，一半也被他帶到閻羅王那邊去了。」

往竈下點烟火的老人，已經口裏噴着青烟，走了出來。看來，好像他在竈下又說了什麼秘密話。雖然從他口中吐出來的乳白的烟，迷茫的把他的面色籠住，但總掩不了這種情色。

婆婆也在後面跟出來了，一聲不響的看着她的親家，向他遞眼色，而他呢，也似乎在

推讓，要她先提議。

婆婆似乎想說了，看看她媳婦，又停了下去。啓清嫂是會意了一大半了，她想，索性裝做不曉得一樣，看他們怎樣；便把頭低下去。

「我有一句對你說呢！大嫂！」婆婆終於開口了。「你的父親，老親家，也在這裏；我想，在我家裏總不能久長，想要叫妙香姊給你找一家相當的人家。前幾日我已經對你說起過了。這是你終身大事，下半生世的幸福攸關，你應該自己出個主意。」

「你母親也這樣說，她說你的年紀又不老，不用像有錢人家的『書務』」（書迷之意）說三年靈守滿，或是終身守着——你自己心意如何？」她父親插說。

「你倘使有什麼意見，可以對我們說。現在妙香姊也在此地。她說她能盡心的給你擇一家好人家。我們橫直瞞不了的，妙香姊！剛才你說的南鄉那家人家，重新說說看。」

「我想有前頭的兒女，是不大好的；雖然他家裏有家私。」她父親的說話。他的語意中，是含有從他老人的經歷中所得來的教訓，說做後母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勸她們不要

看重他有錢，要他女兒去受罪。

「還有一層，我沒有問你們。」妙香姊說：「小奶要不要給她娘帶着走的——」

他們還沒有回答，啓清嫂便插着說：「我不要帶，她是姓張的人生的，交還張姓人。」實在，啓清嫂是沒有多大本領（智能）的，她的對話也不十分有來路，時常要跳去行港之外。她說這句話的意思，是不出於本心的；她因為他們要把她嫁了，所以發這一種議論。「不然就是娘也做新婦，女兒也做媳婦。」一種打趣的言辭，本來是想硬着心腸取樂，但終於禁不住覺到一種悵惘，覺得泫然。

她們見她這種情形，反是不敢多話。

她想想覺得自己格外悲哀起來，連知心都沒有了，相知的話也無從說；並且以後不知怎樣結局，未來的新丈夫不知如何人；自己的不好的命運——荷花塘的王表姑，崔家橋的小川乃娘的命運，又浮現上心頭。她「啞」然的哭了出來：「啊！~~~~~啊！~~~~~我，我死也要死在張家。啊！~~~~~啊！小奶乃爸！~~~~~」

她懷中的女兒見母親哭了，也呱地哭起來，好像恐怕她的母親太孤單，太寂寞所以她來陪伴她似的。

她抱着女兒，走到她丈夫的靈座前面，隻手抓住「木王」，砰砰的只是在臺上猛敲。

「死鬼啓清吓！你害了我——涎人笑！」

紀念碑的奠禮

那天是東方大帝國的鎮亞城中的慶祝節。

鎮亞城中的大街上，滿堆着行人。大家都在人縫裏擠着。他們用力的把腳跟豎起來，但他們在四週所能看見的只是一片的蠢動的人頭。從這一個人頭到另一個人頭的中間，再不夠放進一個任何東西，除非是一隻手，或是一件比人頭更小的物件。牠們平鋪着，擁擠着，正如平疇上成熟了的麥穗；牠們這樣東西洶湧着，又好像海岸上的潮頭。

一個青年，在憔悴的面容中，還不減他勇敢的氣概，他在這如潮如水的人海，彷彿立着泗水一般的，把平頭的水面撥開，走上路旁的一家茶樓。那茶樓是叫「飛花樓」。

二樓三樓的樓沿，憑着大街的欄杆，也如構板壁一般的站滿了人。樓裏的茶座上都沒有入，光線覺得異樣的陰暗，情調也有些淒涼。

青年是和緩而匆促的坐下天字茶座的桌旁，態度非常大方。

那裏的侍女平子姑娘跑來仔細端詳以後，始在他的異樣的不合身的服裝中，辨別出他是她久別的相知，便說：

「你，近幾天到那裏去呢？——穿這一套衣服，我幾乎認不出你。」

「沒有到那裏去。」青年淡然的，「這一套衣服難道穿不得嗎？」

「沒有人說你穿不得，——面容這樣憔悴，沒有生病罷，那天飲醉以後。」言下就非常擔心，「以後不要飲啤酒了，飲醉了，傷身體。」

青年才憶起前一次失敗的起事，也是在這裏飲醉的；後來便沒有到這裏來過了。

「那天我沒有飲醉呢！」他用親露的眼瞷她，聲音非常動人，似乎要故和她說笑的樣子。

「沒有醉！」她也笑起來取笑他，「我扶你上車的時候，你還人事不知的，同小孩子睡醒一樣，叫『媽』呢！」

他只是笑笑，說「而且我今天還想喝一點啤酒。」

「喝啤酒？你還要喝啤酒嗎？我請求你，新生爲了我，請你不要喝啤酒。」她的聲音有些悽然。

他們沉默了片刻，她又和氣的說：「我想你今天無論如何也不要再喝啤酒，最好只許喝一杯中國的綠茶，龍井，要不然也只好喝一杯可可，或咖啡。」

「但是我今天須得喝啤酒，而且是只有這一次。」
和緩可親的青年，語聲也好像嚴厲起來。

平子姑娘終於強不過新生君的主意，只得把一瓶啤酒拿來了。

外面的人聲非常嘈雜，遠遠的似乎聽見放礮的聲音，與軍樂的聲音。

新生君一面在飲着啤酒，一面在想着眼前將要發生的事。外面的呼聲，隱約中彷彿是在唱頌揚帝德的國歌，是歡迎萬威將軍的吶喊。新生君喝了一瓶啤酒，取出身邊的錢來看看，已是十點半鐘了。他預計同預約的時期還足足相差一個半鐘頭，所以便暫時把

餘下的酒量空虛起來，等過些時候再飲。

新生君走近臨街的欄杆，憑欄下望，滿眼的在下面蠢動着的全是些烏黑的人頭。大街的對面的商店中，除了樓下盡是人頭外，二樓三樓的樓沿上，也有許多男女老少憑欄點綴着。

立在飛花樓的三樓樓沿上往右望去，是滿街滿巷的人，街漸漸的往兩邊狹攏來，而街上的人影也漸漸的稀少去。往左望去，是一座巍峨的新建築的紀念碑。這一座紀念碑建築得非常雄偉，而裝飾也很華麗。原來鎮亞城中今天這樣的熱鬧，居民這樣的興奮，一半也是爲參預這座紀念碑的落成典禮的。

這紀念碑因爲是萬威將軍所督造，又因爲是紀念萬威將軍的功威的，所以就題名做「萬威門」。

萬威門恰巧建築在飛花樓的左側，牠那底下一層和古式的城門一樣的圓洞，立在飛花樓的三樓望去，已經相差無幾。那圓洞是完全用各種不同顏色的太湖石或是大理

石砌成的；聽說立在下面仰頭望去，有紅霞掩映五彩斑斕的現象。這圓洞的題字就叫萬威門。圓洞的上面是平的，那裏很廣闊，就叫做萬威臺，臺的中間豎着一塊四五丈見方，十幾丈高的方塔，塔的四週，都刻有紀功的碑文，紀念萬威將軍一生的盛德。塔的上方，巍然立着的，是萬威將軍的銅像。他穿着全身的軍裝，胸前掛滿各種的嘉禾章和紀念品，頭上的翎毛高聳，腰間的指揮刀下垂，神色逼真的，略俯着頭，注視他下面洶湧着如糞蛆一般的人頭。

紀念碑的四週，那時又搭滿了彩棚，各種的花朵，經過了聰明的匠人的編綴，排成各種圖案，如各種花鳥之類。五色的綢緞，把萬威門下一層綴成國旗一樣。銅像的下面，更堆滿各種美麗的花籃，與各種珍奇的東方的寶物。

「萬威門」的落成還是昨日的事，萬威將軍因為要趕到在今天的慶祝節舉行落成典禮，所以便加工督造；一面更是裝飾得華麗。

鎮亞城的慶祝節本來是很熱鬧的，今年又加上「萬威門」的落成典禮，所以便格

外人山人海一般的擁擠。他們這樣潮湧一般的擁擠着，原來便是想瞻仰瞻仰這新建築的偉大壯嚴的萬威門和萬威將軍的銅像的。

新生君在欄杆前憑立了一回之後，心裏覺得暗暗的好笑。他想，這樣煞費苦心，耗甚人民的生命與財產的建築，轉眼間便要如一現的曇花似的，破壞在我們的手裏。哈哈！什麼萬威將軍，萬威門……

他退回了天字茶座，仍舊叫平子姑娘拿啤酒。平子姑娘很依戀的走近了他。

「新生先生！我很不放心呢，我看你今天的神色總是異樣。」她很擔心很親切的說：「你不要喝這個了罷！喝一杯可，或是一杯綠茶……」

「沒有異樣，你疑心什麼呢？——你依了我吧！這恐怕是末後——」他神氣很雄壯的說。

「什麼，末後一次？」

「不，我請求你允許我這一次最後的請求……」

「……………」她默然地多時。

「你去把啤酒拿來，我請求你，姑娘，切不要耽誤我的時間，像前一次一樣。」

「我還沒有問你呢，」她輕輕的靠近他的耳邊問：「前一次你不是也說不要耽誤你的時間嗎？告訴我，你究竟喝醉了酒到那裏去？」

他用手輕輕點着她的鼻尖，淡笑的，故意想把話頭避開，說：「呆人！喝醉了酒當然去睡，還要到那裏去幹麼？」

「那麼，你怎麼說誤了時間呢？」

「那是說你誤了我喝酒的時間！」

她又默然了多時，輕輕的牽住他的手，很親暱而且很撒嬌似的說：「你還騙我來，你酒醉了的當夜，萬威將軍的部下，便說破獲了一個機關。那時我還不曉得你同他們有關係的。第二天早晨，你的朋友愛和先生說便跑到這裏來探聽你的下落。他雖則沒有對我說明，但我已暗暗地給你捏了一把冷汗。——你還瞞我呢！請你不要把我當做別人，我已

經陶融在你的偉大的人格裏了。」

真的，前一次的事，的確是酒誤了的；但他自己的自由與生命，却也因爲酒而暫時保全到現在。那天晚上，他們本來預備在十一點鐘，到新起工的萬威門下去散傳單的，暗中心想運動工人們全體罷工。一面還想用炸彈把這罪惡的結晶萬威門炸崩。

他們約好是十一點鐘的，但是在十一點鐘，新生君却還沒有到。那時已是十一時另五分，他們決定便是新生君不來，也須得動身出發。忽然外面聽見打門的聲音，他們以爲是新生君回來了；誰知一開了門，原來門外已包圍着五六十個的巡捕。這風聲不知是誰，也不知是什麼時候洩漏的，但到現在還有什麼法子呢？於是二十七個同志都一齊被捉了。在那裏，在各人的身邊，又搜出許多手鎗炸彈和各種的宣傳品。正在人聲嘈雜的時候，新生君的車已到了，他見勢頭不對，便命車夫往別一個方向拖去，那時還只有十一時八分鐘。

新生君想起那次的情形，心中十分難過，好像這被捕的二十七個同志，都在指着他們

大罵，罵他無恥，罵他偷生，罵他欺騙他們，特意失了時刻。他想到這裏又把身邊的錢掏出來一看。時間還只有十點四十分，距他今天的預定時間還有一點多鐘。

「你快去拿啤酒來吧，」他看着手中的錶，說，「真的不要再耽誤了我的時刻。」

「你今天一定要做什麼事去，我心裏總覺得有什麼事要發生的，放心不下。」她戚然的說，「請你相信我，啊！我可以把我的生命做保證。」

「沒有什麼事，你放心罷！」新生君不是疑心她是假裝的，便是恐怕大事同茶樓下女說明，容易洩漏，所以用話支吾開。

「但你今天何以穿上這一套異樣的衣服呢，今天的神色又何以這樣張皇呢……我是陶融在你的人格裏，我是一個孤苦的女子……」

外面一陣噦響，人聲如怒濤一般的闐然，歡呼之聲，贊美之聲，直可以震得山嶽崩頽，天地傾折。

聽！聽！外面的聲音，你快點去拿酒去吧！沒有酒，我是鼓不起勇氣的。——

「你鼓勇氣幹什麼呢！呵！新生！你我的感情，你還瞞我嗎？」她緊着他的手，眼淚含在眼裏，「你以為我是那種女子嗎？你藐視我了！」

「你以為我是那一種人呢？」他鎮靜的問：

「我相信，我曉得……你所做的事是光明的，是正大的……你是人類的光明，人類的救星——」她氣急的回答。

「……………」他靜默着，沒有話說。

「你還不了解我嗎？」她幾乎哭了出來，「請你相信我！呵！請你信託我，我不是那種的女子。」

外面的軍樂聲，放礮聲，歡呼聲，鬧做一團。

「現在不是你哭泣的時候呢！」他還是淡然的安慰她。

「我雖則是一個下賤的侍女，但是我身體與靈魂，却還是沒有墮落——我是一個孤苦無告的女子，我在風塵中混了多年，我才結識了你，私心認你是我的知己，理想的英

雄。只有你，才可以代我的父兄們報仇。」她想到她的父親與兄弟，已往的身世與現在的處境，不由得一陣心酸，眼淚便不住的如潮湧一般淌下。

「啊！新生！我的身世……」

壁上的時鐘鏗鏘的敲了十一下；接着，外面便是一排轟天的礮聲。人聲愈加嘈雜了，在人聲中，很清楚的可以聽到萬威將軍、萬歲、萬威……萬歲的呼聲。

平子姑娘在淚眼模糊中，隱約地看見她父親被暴兵迫脅至於被殺的情形，她看見她哥哥爲了參加某大工廠的罷工，終於被捉，終於被人實行鎗決的情形，她又看見她年老的母親傷夫哭子以至於死的情形……平子姑娘因爲她的父兄的慘死，與她的血液中有革命的遺傳的傾向，所以非常愛慕新生，願以真心相見，性命與共。但新生君終於沒有了解平子姑娘心中的悲哀與愛意，只是如對平常的侍女一樣的對待，所以乘着平子姑娘昏迷的時候，又走近沿街的欄杆。

萬威門下舉頭瞻仰着這新落成的偉大的紀念碑的人，還是同從前一樣的擁擠着，

萬威門下的直街上，也是一樣的堆滿了蠢動的人頭。在右方的遠處的路上，似乎飄着各種慶祝的旗彩。遠處又是一陣轟天的鞭毆，烟火瀾天呼聲震耳。

現在還不到十一點半鐘呢，怎麼他們就出來了。——他心裏懷疑着，走回天字茶座。他剛才坐下，接着，外面又是一陣一樣響的礮聲。

平子姑娘已經被礮聲從悲哀的幻覺中喚回來了，她嗚咽地牽住新生君的手。

「你還不能收留我，你不能把我當你的一個知心嗎？」她仍舊悲戚似的請求，「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可敬的行爲。革命。」

「我還要喝一點酒呢，請你不要阻止我。」

平子姑娘沒有法子又開了一瓶啤酒，看着新生君喝；他差不多一口便要把牠喝盡了，她的心裏只是震蕩。

外面的人聲又湧起來了，新生君掏出錢來看看，還只有十一點鐘過一些，樓下街上的人最初是喊聲震天的，等一些，便只聽見馬蹄的聲音，步履整齊的大隊人馬的聲音，於

是洋洋的軍樂聲也在飛花樓下起來了，這時人聲反是十分靜寂。

新生看到這種情形，心裏非常急遽。他們，他和他的同志們，本來是預算着遊行的軍隊在十一時半以後到萬威門下的，怎麼現在提早半點鐘呢？他懷疑的把手裏的錶送到耳朵邊聽聽，但是的確沒有停，他又問平子姑娘現在是什麼時候，而她也說剛敲了十一點鐘。

新生君對於平子姑娘的感情，本來已不是尋常的。一向是新生君可憐她是一個身世飄零的女子，又有學問，性情又不差，所以很同情她，很愛惜她——或者可以說是很愛她，但是因為前一次失事以後，他一方面因為良心的自責，說不應該幸災樂禍，趨吉避凶；一方面呢，他也懷疑到女子的誤事。所以這一次雖然被同志們派到這重要的地方來，他仍舊很想事前守着極端的祕密的——尤其是對於平素有了情感的，恐怕容易誤事的平子姑娘。

但是平子姑娘呢，却與他大不相同。她自從他那一晚喝醉了酒以後，第二天便了解

他的人格。她想，她也不枉在這樣下流的社會中混了多時，總算結識了這樣一位英雄的朋友。她的心坎，雖然稟有她父親遺傳的革命的種子，但她也的確有些被他的人格所感化的呀！

她看他今天的來早，就看出他是有什麼心事的。她盡力的探索他，但他盡力的祕住。她明知他是在懷疑到她自己，但她却更加相信他辦事的歷練，手段的精密來。

大軍在飛花樓下面行過；走過萬威門；再從門旁繞上臺上，立定在大紀念碑的四週。新生憑欄下望，雖然在鎮靜的不露神色的態度中，但心中却感着慌張的壓迫。

樓下街上的大隊的軍威是莊嚴極了！最先一隊是五色的彩旗，與各種頌揚功德的幡旛。第二隊使五六十人合奏的洋洋的軍樂。接着便是背上背有輜重的步兵；他們在大街上排成六行，刺刀雪亮的在日光中成排的搖晃；這一隊兵，大概有六七百。裝束得非常特別而且威武。

許多剛才如潮如水擠得滿街滿巷的民衆，此時更擁擠得不堪。他們立在兩邊，懸起

腳踵注視着，而兵士們走過的地方，却距離得平均適度，很有條理。

接着這一大隊的步兵以後的，便是騎兵。騎兵大概也有一千上下。騎士的先後，是以馬的顏色分的。最前的一隊是棕色馬隊，中間是白馬隊，最後才是一切各種雜色的馬隊。這些騎士都裝束得非常之勇武，頭上戴着高偉的盔帽，身上用很闊的彩帶紮得腰肢筆挺。腰刀的旁邊，一律飄着純軟的大紅紡綢。腿部束節節斑的虎腿，——坐在馬上，覺得非常奪目。一切的馬背上也披上各種馬披，顏色因了馬的顏色而各異。總之這一隊馬隊，是萬威將軍最得力的軍隊，最出風頭，最耀武揚威的軍隊。

在馬隊的末後一段上，插着一批囚犯。那批都是勇敢有爲的青年，都是血氣與靈魂一樣的在肢體上洋溢，在歌頌着真理，在反抗着強權的青年。實在，他們都是英雄，都是人類的光明，人類的救星；——只有他們，才是偉大的犧牲者，才是不朽的英雄。

他們有二十七個，一共有二十七個。他們便是前一次新生酒醉了時失事了的同志，他們便是把全人類的幸福頂在自己的頭上而自己却心願腳踏在罪惡的濁水裏的英

雄，偉大的犧牲者，人類的福星的革命家。他們的每一個人的手都向後縛着，他們的背後，都跟任了兩個扶刀的步兵。但他們是神色不變的，一步一步的踏上去，口裏喊着「真理不滅！」「打倒強權！」等口號。

啊！啊！滿街的觀衆，竟然有許多被他們不屈的精神攝住了！他們黯然的沉默着，但不敢叫喊。啊！偉大的革命的精神呵！

這二十七個以後，又是一大隊的馬隊。馬隊以後，便有一羣特別的騎士，簇擁一輛紅色汽車。汽車高而且大，四邊結滿了花彩，車頂裝着許多花圈。那便是萬威將軍所乘坐的汽車。萬威將軍坐在車中；車過處，也有許多人唱「萬威萬歲，」「萬威萬歲！」

最後是三四百人的礮隊與鐵甲車了。鐵甲車之後，又是一批看熱鬧的市民。
啊！鎮亞城中這一次的慶祝節真算熱鬧極了！

新生君看着大隊從他的面前走過，心裏起了一種厭惡與疾恨的情感。及至看到他的二十七個同志，偉大的犧牲的情形，他心裏使如刀割。他想，他寧可自己讓他們這批野

獸，牽着去就死；但不情願看自己的同志慷慨赴死的情形。最後，他看見萬威的耀武揚威的汽車，恨不得立刻便把炸彈擲下，去使他即時粉身碎骨！

但是那時還只有十一時二十五分，距他們同志所預約着的時刻，還差半點多鐘。

原來新生的同志們，是約好了的。他們擬定今天正午十二點鐘時，各人從四處隱伏着的屋頂上，同時把傳單散下。啊！傳單漫天的紛飛着時，便如從天上散下自由之花，啊！——次之便四處同時的齊聲叫喊。那時，萬威的軍隊，正遊行到萬威門前，飛花樓下；於是隱在飛花樓上的新生，就可以對準萬威的耀人的紅汽車擲下炸彈去。

但是，現在的時候是同預計不相同了，而紅汽車正停在樓下時的機會，又不可以輕易錯過。這真使新生君爲難了。

前面的步兵與軍隊，已經登上萬威門的臺上了；許多的騎兵，却團團的圍繞在萬威門的四週。

臺上大紀念碑的前面，陳列着一長排的禮桌；他們的慶祝紀念碑的落成禮，是預算

用這二十七個英雄的血做奠基的。

啊！殘忍，殘忍！

事情不知怎樣弄洩漏了的，聽說在昨天晚上，政府方面，還是決定在今天正午十二時舉行鎗決的；但到了今天，却改變預定計畫，提早了半點鐘。

大概是洩漏祕事的人的造謠罷，他們聽到的謠言，比新生君同志們所要實行的還要厲害。他們說亂黨要乘機炸毀紀念碑，要暗殺萬威將軍，要搶劫這二十七個亂黨的囚犯。但是時機已迫，一面只有提早時間，使這方面來不及措施，一面也只好嚴爲防範而已！
新生君看見時機將要過去，心上急得沒有話說。他這一下在心中充滿着的，只有一腔的英雄肝膽，與愛人類的熱血！他差不多把他身邊依隨着的平子姑娘所給與他的愛情完全忘記了！

二十七個偉大的犧牲者已經陸續的登上臺上；萬威將軍的汽車，恰巧停在臺前，正當飛花樓的斜左方的街上。

新生君又看見萬威將軍從汽車中走出，在四面簇擁着的人羣中，他頭上的翎毛一步一搖的登上萬威臺。

「失了這機會便怎樣呢？二十七個同志的生命便這樣犧牲了。」他心裏這樣計算着，於是情急智生，便情願不等到預定的時間與各處理伏的同志一同起事。他悄悄的從樓沿的人叢中退出，一溜烟跑到四層樓的頂上，

在那裏，他還看見萬威的翎毛在石級上的人叢中搖動。他在破舊的外套的裏面的袋裏，摸出一枚炸彈。他猛力的把炸彈向左斜方擲出時，平子姑娘已經追蹤而至了。平子姑娘見他實行英雄的行爲，心裏非常快樂，但也非常地爲他擔心。

炸彈打中在軟橡皮的汽車篷上，車篷只是上下的搖了一搖，却沒有炸裂。許多的衛兵的口中，立時「刺客！刺客！」的喊起來，四處立刻靜肅，如同殺機來臨。

他見第一個炸彈不能命中，於是再擲第二個；但是第二個擲去，又恰恰打在一個衛兵身上，也沒有炸裂。

啊！危險極了！

當第二個炸彈擲出時，許多的偵探已經追蹤而至了！

那時平子姑娘還站在新生君的旁邊，她說：

「新生君，請你保重有用的身體，快點逃罷！我已經澆汰在你的精神與人格當中了；我不願你受害，勝於我自己。」

但新生君沒有當她的話是可以相信的。他並沒有逃，終於被四五個偵探圍住。

一時人聲大亂，喊聲震天。啊！這是狂風暴雨的時期！

在新生君被捉的時候，平子姑娘在旁邊極端爭奪着；但這有什麼用呢！平子姑娘終於被暴力的衛士們推倒在地下，終於看着新生君被他們擒了下去。

平子姑娘起來時便聽見一排的鎗聲。那鎗聲不知一連有幾響，但平子姑娘的直覺，知道新生君一定也在這一陣鎗聲中倒斃了。鎗聲過後，接着全城的空氣，就非常的沉寂；頓時，天光也好像黯澹起來，隱隱空中充滿了一種礮烟與血腥氣。啊！平子姑娘的心，被

人血淋漓的彈穿了！

她趕快跑下樓下，赤手空拳的，爲了熱血所驅使，一直跑上了萬威臺。一切的兵士們見她這樣雄壯的氣概與舉動，都不敢攔阻她。

在臺上，她看二十八個已死未死的躺在自己潰出來的血泊上的英雄。在他們中間，她發現着新生君也躺在那裏。他還沒有死，全身還在血泊中掙扎；熱血從他的耳際流滾。他是躺在那裏，睜大了兩眼，在疲乏的聲音中，還極力的喊：

「真理不滅！」

「打倒強權！」

衛兵的刺刀森森的圍住了他們，好像全沒有心肝沒有靈魂似的看着壯士們在血泊中轉側，掙扎，呼喊！

啊啊！偉大的犧牲者啊！

平子姑娘要搶上前去，但四週的衛士都用輕屑與譏刺的態度對她。她恨極了，走到

一個衛士的身旁，她奮起全力，乘他不備時，把他的刺刀奪來；她順手便刺死那個衛士。

她大聲呼喊，那聲音是這樣的悲哀而且雄壯，她說，「誰個敢來近她，她便爲了自由，爲了真理，用這刺刀與他拚命。」

她在血泊中把新生君抱起，新生君很驚異的睜眼看她，悔悟與悲哀梗住在他的心頭，他默然不能說話，不由得一陣心酸，從心坎中湧起，落了幾顆英雄之淚。

「新生！新生！」她左手抱住他，右手的刺刀便從他的喉間刺入。「我們的精神永存了！我們的精神永存了！」

她忍心的將刺刀從他的喉間插入，又忍心的拔出。拔出以後，她又很快的刺入自己胸膛……

我們精神永存了，我們的精神……」

當她的刺刀插入自己的胸膛時，她的腦壳上也同時着了一顆子彈。那是衛士們爲報復射來的。但是她已經勝利了！」

衛士們見她自殺之後，便從四面麤集攏來，幾十把的尖刀，都同時白閃閃的貫在她的身上。但是她已經一時血肉橫飛，血痕狼藉，慘不忍言，不能感覺到苦痛了！

她已經勝利了！

這真是出於萬威將軍意料之外的，萬威門的落成典禮的奠基，本來只預計二十七個人的血，但現在却增至二十九個。嚇！嚇！

慶祝節以後萬威將軍的銅像，便高高的，永遠建築在這二十九個暴徒的血肉上。他全武裝的頭上豎着翎毛，腰間佩着指揮刀，微微地俯着頭，在藐視人類，譏笑那些送死的暴徒。

他是永久的立着了！

但是……

此
页
空
白

出嫁的前夜

室內充滿着新的油漆的氣味，與新的箱櫥等器皿的閃光。

燈光是黯然的，空氣非常之靜默。是深秋的二更時分，秋意蕭然的如一潭冷水般浸潤着人們的靈魂。窗外時有落葉的聲音，着地重又飄起，索索的，如怪物的指爪在那裏搔爬。

這室中的女主人還沒有睡，她有滿腔心事，無處訴說，在背着燈光默想。

她明天要出閣了。

她的腦筋似乎昏迷了的，坐着只是發呆。在她的腦中閃過的都是一團團的黑影，輪廓與形狀全是不分明的。

她本來是富於理智的，但情感亦非常熱烈。她的坐着發呆，不能有分明的悲喜的輪

廓與色彩，正是因爲她具有冷淡的客觀的理智性，而又富有火熱的主觀的情感之故。她不曉得對於眼前就要發生的不良的運命將如何處置，她實在已墮入理智與情感激戰的深溝中了。她覺得人生都是奇怪的把戲，而她所玩的把戲，尤其奇怪。她實在不曉得將如何對付她的運命。她只有聽天，聽着未來的新發生的事情來支配她的全心身；她只能讓黑團團的陰影在她的腦中翻騰。

在靜寂中，她似乎聽得她的情人呼喚她的怪熟的聲音，她的精神便振了一振；但同時她又十二分的害怕，正如一個亡命者恐怕在狹路中遇見他的兇狠的仇人。她對於她的情人，有兩種矛盾的心理交戰着：一面想他來援她，但一面又想避免他的侵害，一面想盡情的向他訴說自己無可訴說的隱衷，但一面又想努力把自已的瘡疤隱住，恐怕引起他的討厭。

她的情人有許多時候沒有到她家裏來夜會了；她也並沒有想到事情會轉變得這樣快。他這一次的來，在她當然十分心願的。但她明天就要出嫁了，她將對他怎麼說呢！想

到這上邊，她又躊躇了。

房門呀然的推進來，她擡起頭來看，那立在門前的却是她的母親。

母親爲了她的事情，運思，忙碌，奔跑，憔悴得不堪言狀了。慈母畢竟具有普天下最仁慈的心腸，對於她女兒的出閣的事情，她是這樣的擔心呵！

「你在發呆，有什麼相干呢？不要這樣半癡不瘋了。這許多箱櫥中的東西也要你親自過目一番，新的鎖與鎖匙，你也須試一試，而且也應該自己整理整理。」

她還是背着燈光坐着沒有響，只是發呆。

跟着後面走進來兩個人。一個是前年出嫁的她的表姊，還有一個是時常在她家裏幫忙的中年婦人。那中年婦人一手拿着一盞「手照臺」，燭火燃燒得很起勁，室中頓時添上有生意的春的氣象。在她的另外一隻手裏，挾了許多新的嫁衣。那些嫁衣是剛才做好的，裁縫們現在還在下面喫點心呢。她的出閣時期的臨時決定以及這樣的匆促，便在這地方可以想像得到八九分了。

原來她早已許給她的名義上的未婚夫陳老六的了，但出閣的時期還沒有定。命運要這樣惡作劇，聞說她的未婚夫的年紀是這麼幼稚而身材又這麼渺小；而她雖則說比他大僅兩歲，但她的身體與靈魂却這樣的發達得長大與靈通。

有人說她這樣聰明俊俏的女人，那裏肯把美妙的青春坐等她的不成器的未婚夫而虛度了呢？這話或許是真的。倘使在春夜，她一個人陶醉於春氣中不能入睡，前後左右連肚倒底的心事都翻騰起來在腦中迴思，這那裏能按捺得住呢？倘使在第二天，正是神志不甚清明的，一雙媚眼眯昵着，表明她因春色惱人而睡眠不充足與對於異性的渴求的時候，她獨倚樓頭，忽然看見樓下窗外有一個青年男子在稜眉飛眼對她調情，她那裏能不心動呢？

事情便這樣的發生了。

她的家在楓溪村的西邊角上。她的住宅外面，是個楓林。楓林中有一座古廟，廟前有一座高聳入雲的寶塔，寶塔下面，又有一座四角高翹的戲臺。這古廟的牆垣，寶塔與戲臺

的飛角等，都在那裏幻成美的幽會的境界而呈現在她的前面，而頻頻向倚在正對着這幽會的境界的樓窗上的她相引誘。

這是偶然的偶然，在一個深秋的傍晚，一切的景色都轉成衰老的情調，她正倚在樓頭，對着這夕陽紅葉，廟額垣，以及如沉默的頭陀的高塔，嘆息青春已過，美人遲暮時，她便發現了她的生命，幾年來發掘不到的靈魂——她的情人。他是粗勇的男子，他所表現的除了結實的筋肉以外，便是爽直而強毅的靈魂。他是毫無虛飾的，他沒有彎曲的與柔軟的心腸。他的思想，他的決定是非，便是不可更改分毫的鐵律。他有這樣的英雄氣概，粗野無文的行爲，照例就不應該懂得柔和的女人的愛的生活了；但他却又十二分的了解。在那天的晚上，他耕作歸來，全心身露着工作後的弛緩，舒適與成功的自得，以及肌肉的光潤等各種特徵，從她窗下走過。偶然間，她咳嗽了一聲，他擡頭把她看了一眼。他們便鍾了情。

鍾情以後，他們便在這聖潔的楓林裏的古廟中幽會，而高聳的寶塔，便是永久沉默

着撫摩這一對愛人的心的老牧師。

他倆是這樣的相愛呵：在秋月如鏡，樹影疏疏的塔下，在繁星滿天。鐘聲悠然的林中，在凍雲密合，北風搖撼的階前，在雨雪紛飛，四境蕭然的臺上，他們倆是每夜每夜都密接的擁抱着，度過了深秋，度過了殘冬，轉到風和日麗，花香鳥語，大自然都在含笑的春天的，又從春天轉入最適合於夜的幽會的初夏的。在最初的時候，他倆的幽會地點總在這林中，但以後，却大膽的改在她的樓上。

愛神是頂會惡作劇的東西，牠一面教人類愛得祕密，但一面又在告發人類。在去年殘冬的時候，隱隱中已經有關於他倆的暗語了，及到了今年的暮春，便什麼人都曉得了他倆的祕密，除非是陳家的陳老六那乳臭未乾的小孩子。但是事情變化得還要快呢，愛神的告發，豈只在他人的口頭上宣佈就算完事，牠還要在她自己的身上給她指出真憑實據來。在今年的仲秋節，她每日只是昏昏迷迷，心裏要發嘔，實在不要喫什麼東西，但又是想東想西的要喫。於是被她母親發覺，她已經有了身孕。呵！這一個大大的打擊，教母親，

爲舊禮教所籠罩，以名譽爲生命的母親，將如何處置呢！

這一個發現，距現在還不上半月。事有湊巧，忽然陳老六的母親，她的阿姑，病得十分厲害。這樣，事情就可依着風俗的先例轉圓了。

議定之後，她須即日過門，這叫做「衝喜」。「衝喜」的意思，便是說叫新人去衝一衝，使病人能轉兇爲喜。但其實呢，是做父母的人心事重，眼不見自己的兒子娶媳，便爾死去，未免遺憾，所以想在未死之前看兒子完婚。至於有的說女子有了身孕叫有「喜」，那對於衝喜的話，說來更滑稽了；衝了一衝，這個「喜」就衝出來。於是「命來運來，討個媳婦帶胎來」的歌語真詠得着了。

總之，她因爲有了喜，須得借衝喜爲名，即日送到陳家去，無論那汗毛阿六能不能夠對她肚裏的胎兒負責任，而她的母親總算把這個責任推到阿六肩上了。

那時跟着她母親走進房間的她的表姊與幫忙的中年婦人也都勸她不要發呆，要她快點檢點東西。

表姊把新做好的衣裳一件一件的點給她，她也只是看看。

「心懷放開一點，我們女子，總有離開『娘門』的一天的，何必難過。」表姊本來是知道她的事情的，但她的說話只能說到這裏爲止。

她們把沒有鎖的一隻隻箱子開了，常着她的面，把一切衣服都裝進去，并告訴她夏衣放在那箱，是那一個鑰匙，冬衣放在那箱，是那一個鑰匙。她們又開了櫥子，櫥子裏放了各種瓶子，糖食盒，磁器罍等。因爲櫥子是新的，開關起門來十分的生硬，發出討厭的噪音。櫥子的油漆還不十分乾燥，銅鉸鈕是纔釘上去的，油漆的氣味一陣陣的噴湧。

「心志須得提一提，神氣也該清醒點，到了他人的家裏的確不如娘家的隨便——而且事已至此，你有什麼心事，總可不用瞞娘，娘跟前，你有什麼心事都可說得——你說出來，或者可以由娘給你補救，事情已經至此，日脚又這麼逼近，你須得自己知曉。」

她還是默然，室內一時沒有聲音。

「你還忘不了那人嗎？那人是一個賊，他現在倘使來，我恨不得要咬他一口。他害你

到這步田地……」

她嘿然到要哭出來。表姊似乎因為比較年青，更能貼近青春的女子的心，便勸阻了她的母親。

「姨母，現在不要再說到這些罷！我想我們須得叫表妹到下面去看各種嫁奩，使她親自過過目，可以放心，免得摸頭不着。」表姊說了之後，又和她說，要她下樓去檢點檢點。但她也沒有回答。表姊又催她說，「下去看看罷！」

「我不曉得！」她勉強的回答。

「不曉得？你又不是三歲小孩子。」

她又默然了，大家也只得暫時靜默。

「你有什麼意思，你總得表白表白。去還是不去？一個女子會癡到這步田地。」她的母親發怒似的說：

「我又沒有說不去。」她似乎有滿腔難言之隱，幾乎要哽咽出來。

她們對於她的事情，萬事都沒有頭緒。她本來是不愛說話的，而這一天的事情發生，更不能使她自己說話。她實在不曉得如何是可，實在不曉得應該怎麼說。對於社會上的一切，道德與風俗，她是不能反抗的，即是對於關於她的言論，她也不能不表示服從。她雖然曉得人們已經窺破她的破綻，但她自己總不得不希求萬一的隱瞞。對於那人，在理智上，換句話說，合於道德與風俗上，她以為應該即日拋開他，但她的感情又似乎不答應。而且她自己想，這還不僅是感情，而且含有正常的理智成分的；她想，要有勇氣毀棄了這虛偽的婚姻，才是真正的理智。但是，這點又怎麼出口呢！沉默罷！沉默罷！命運的力量，強於一切的力量，聽牠罷，到了臨時，牠總給我一條出路。

「時候已經不早了，你們先去睡吧，明日還要絕早起來，一天的忙碌呢！我在此陪表妹，你們可以下去了。」表姊把下樓的提議取消了，重作這樣提議。

她的母親答應了，她們領會表姊話中的意思，知道她想留在這裏同睡，總有許多話來勸她的。

她的母親動身走了。但是她說，「不勞表姊陪我。」

「爲什麼呢？」

「我想獨自一人清靜一點。」她答。

「明晚就要兩個人睡了！表姊想說這一句趣語，但因為想到她已經有了那人的關係，恐怕她疑是諷刺，便縮住了，改口說：

「我恐怕你一人太靜，太寂寞了，所以想陪伴你。」

「不，我懇求你，我並不寂寞，我正要細細的嘗這一夜的寂寞呢。」

她的母親立着默然。

「我懇求，我懇求，讓我一個睡在這裏。」

她們沒精打采的下樓去了。

她默默的坐着，疑心在做夢。她反悔而且咒咀，咒咀社會，咒咀他，甚至咒咀自己，以及那初會時偶然的好像被神所驅使的一幕。

室內的光線與氣氛，仍舊沉入陰慘與靜默中。

往事一重重的兜上心頭，卽又模模糊糊的過去，終於轉成一團團在眼前蠢動的黑影，她想起她與她情人初會的情景。她是怎樣的若有意若無意，半迎就半推拒，心頭又驚跳又好奇的在自己決斷不定如何的時候，他却何等勇毅與爽直呵！這是男性獨有的美德罷。從此以後一直到現在，他倆也不知起了幾次的衝突。在美的一方面說，他是爽直勇毅，但在另一方面說，他却是蠻橫粗野。他如果有什麼些微的間隙的時候，他是老實不客氣的，只有惡狠狠的動打。但是這於她算不得什麼粗野蠻橫，因為她除了柔順之外，似乎另外還有一種說不出原因的心情，對於這種舉動，非但無礙，而且有點近於歡迎。因為她知道，他的恨她，他的打她，都是他的真情，都是他愛她過於她愛他的一種報復；這是每次都可以證明的，便是他發了一次脾氣之後，及到恢復感情時，他是更其纏綿，更其柔膩，更其黏貼了。倘使是另外一個人，真不會想到，剛才發脾氣時魯莽固執的他，便是這時柔情宛轉的他。但她很了解這些。因此，她對於他的發脾氣，甚至於是無理的，也沒有不樂得依

從而細膩的體貼他的。

在他倆的已往的經歷中，這樣的留下了不少的痕跡。

她忽然想起他兇狠的情形，忽然又想起他的體貼……這一切的心象，在這一生一世，她如何能把牠消滅得乾淨呢！「如今是事已至此了，時間是這樣急迫，我知道他是一定不了解我的苦衷的，我有什麼方法呢？要我反抗嗎？肚裏的這一點東西該由誰來負責任……一切都是命運……唉！」

「唉！」她想着想着，不禁嘆了一口氣。

「呵咳！」窗外一聲乾咳，似乎與她的嘆聲相應和。那聲音是怪熟的，那便是她的情人，粗勇的情人。他在窗外等了許多時候了。

這聲音是怪熟的，她惘然的做那習慣了的反應動作。

她輕輕的開了窗門，只見窗外有點月影，楓林經了秋風，已經是疏疏的，塔影沉靜的高聳着，四圍是一片靜寂。她無心看這片秋夜的景致，又輕輕的把窗門關上。她只要表示

她在樓上，表示她還沒有睡，他是勇敢而走熟了路道的，他當即會意，自會跳過矮牆，依着菜園，走進那豬圈旁邊的小門，再從那裏，蹙着上樓；於是她便走到樓梯頭去接他了。幽會的第一個禮節是握手，第二個是擁抱，第三個親嘴，香面孔。以下是相將走入房中，自然有許多錯綜變化與奇幻的情景了。

進來之後，本來是雄糾糾的他，如今更罩上一層氣恨。他這一次似乎來復仇的。他身上穿的是短夾衫，脚下縛起虎腿，腰間直挺挺的圍着闊帶。衣袖高高的捲起，臂上的筋肉十二分的緊張。他眉眼稜稜的，面上流走着憤怒的氣概；——那氣概是不能隨便觸牠的鋒芒的。這一切便是他蠻野的表徵，而今夜尤其來得過火。

照例，他的發怒，她只有默坐不響的；何況是今夜呢？她除了飲泣之外還有什麼？

「你明天出嫁了嗎？我已經曉得了。我呢，丟着我不要吧！」他雄糾糾的自己坐下，兩手插在腰際，用審判般的口氣問。

「我呢，你把丟開了吧，好！」

她只是發抖。

「你說，我有什麼對你不起，你要這樣的負心！我告訴你，我是很乾脆的，說一句做一句，彎彎曲曲的心腸也沒有，說到那裏做到那裏，我是不能放鬆你的……你聽好了。」怒氣充滿了樓頭。

這於她將怎麼辦呢，她實在是太難了。在這茫茫世界中，只有向自己訴苦了，哭罷，哭罷，用眼淚來安慰自己罷。

「流眼淚有什麼相干呢，女人的眼淚是不值錢的，這是下賤，我不歡喜看這個。——而且哭也是無用的，你總該給我句話，你是怎樣的主張，說啲，忸忸怩怩，怪討厭的，啲！」

「我的心碎了，請你不要說，你讓我去吧！」

「讓你去？你這無良的東西！」

「我終久還是你的，我不能丟開你！」

「你如今要去了呢！」

「那還是你的。」

「你騙什麼人啲！我又不是三歲小孩！」

「我並不騙你。」

「不騙我，騙誰？你明天不是要去同那毛頭小鬼同羅帳了嗎？」

「……………」

「告訴你，當心你的一切！」

「請你原諒我，請你寬宥我！」

「你要我怎樣呢？」

「放我去了，去去再轉來，…………我不能抵當一切，我不能離開你，…………我到那裏不久必常回家，你我還是一樣…………」

「你再要說這些騙神騙鬼的話，誰聽你呢？你到了那邊還會歸來，還會想着我！」

「我怎能不想着你，…………除非要我死！」

「賭什麼誓呢，我現在要你死便怎樣呢！」他說了，掣出腰間插着的一把皮亮花柄的小尖刀。

這一把小尖刀的閃光真討厭，一時間竟有酸酸的意味鑽到她的鼻子裏去。同時，他也在这閃光裏看見四週新的嫁奩的閃光，他的鼻子裏蠢動着一種油漆的氣味。

他把小尖刀在新漆的廚子上一頓，便插定在上邊。

她不敢擡頭再看了。舞臺上殺人的幻影轟上心頭。

「我現在要你死便怎樣呢！」

「你能夠說出……這句話……我也聽憑你……但是，我總請求你……呵，掩飾一點……我們的爛脚疤一定要把臭氣揚遍嗎！」

「什麼爛脚疤不爛脚疤，你是我的人！我不能爲了你戴綠帽子受辱……總之，你明天不許去。」

「爲什麼呢！」她婉言問：

「不許去，我說不許去！」

「去去就來不好嗎，我始終忘不了你的！」

「不好，不好，你不要騙我！」

「我求你原諒我！」

「什麼原諒？」

「我們須得卸一卸我肚裏的責任。」

「我忍不住你這些話了呢，你這忘恩負義的賤婦！」

「我可以起一個誓，我可以用生命起誓。」她含淚走去，在箱子中取出一枚戒指，再
在頭上拔下一枝銀簪。「你收藏着，你可以知道我的心。」她又說，「你讓我去一去，其餘
什麼都依你。」

他把金戒指與簪子接了，撒在地上，「我要這些作什麼用，活着的，立在眼前的人，也
要去了，何況這些！」

她投入他的懷中，荷荷地哭起來，她的大聲，幾乎忘了一切，但他還是屏住氣，把她推開。她柔情的說：

「心肝，你試探我肚裏的東西，我倘使這次不去，我將怎麼處置呢？」

「那自然是我的！」

「你又不來娶我，你有什麼辦法？」

「我管得這麼許多！」

他把她推開，在廚上拔起那柄小刀，又死命的在廚上斫了兩下，便好像殺死了仇人，雪了讎恨的樣子，丟下小刀，回頭往樓窗門跳了下去。

許久許久之後，她如死屍一般的走到窗口。明月已經隱入團團的黑雲中，秋風淒厲得可怕，塔影搖晃震蕩，似乎在向她嬉笑。大概是半夜以後了罷，再不要多少時候，事情便要發生了。這將如何呢！

她回頭看那櫥上的新的刀痕，便好比她心上的刀痕一樣的難過。

便是對於這新的刀痕，她將怎樣的處置呢？呵，困難的問題接二連三的飛來，她心痛欲裂了！

她從前相信的命運，現在似乎連命運都靠不住了。因為命運如靠得住，便應該只有唯一的路可走；而現在，而現在她的前面竟有這樣多的路途排列着，有許多的難題阻礙着，她將怎麼採擇呢！

小刀的閃光，忽然在她眼裏一閃；死的念頭在隱隱約約中湧上心頭。

她拿起那把小刀，左右看了一週，又輕輕的放下。心頭在隱隱作痛。

她頹然的坐下，眼前火花四濺，黑團團的陰影到處飛舞；她一時墮入昏迷狀態中了。她醒來的時候，窗外已經有些白光了。小刀還在她的手中，她毫沒有決斷的能力。此時既無所謂感情，更無所謂理智。她好像覺得理智與感情是混合成一個，分不開來了；她只覺無處訴說的悲哀與苦痛，只覺模糊與昏迷。

她拿起刀來看看，又把牠放下去。說自殺，似乎是有理，但又似乎說可以不必。說讓家

人們排佈，今日也去應應景，但又似乎不可能，於心不安。

感情於她是極冷淡的了，毫不能有一種興奮的表情，但亦不能說她沒有感情。

看看天就要亮了，她若心願有什麼作爲，不趁此時做了，還待何時呢？

「出走罷，我至少可以脫離了這一次的罪孽。」

她興奮的立到窗上。她想往下跳時，心頭顫抖了，一切心中的苦痛又旋回着，她昏迷的跌了下去。

她跌傷了一隻腿，許久許久時候，還不覺得什麼。她在牆下漸漸的醒轉來，覺悟自己還是存在，纔漸漸的發現各部受傷的疼痛。

那時天已經大亮，她已經被她們扶上床調養了。她是受傷了，但她腹中的嬰兒偏會惡作劇，並沒有受害，仍是安然的伏着。

喫過早飯以後，各種幫忙的人都來了。他們帶着繩索與槓子，來擡她的妝奩。再等一歇，她的花轎也來了，樂聲是這樣的悠揚。

傷了腿的她，終於在無可如何中，聽着灰色的定命的指使，帶着肚裏的胎兒扶藉病，被她們扶入花轎中了。

「命運仍舊是只有一條路的，這便是不得不上道的那條灰色的路。」
在路上轎中，她瞻前顧後，陳家的與剛才分別的……對於以後的命運，終免不了還是有些懷疑。

「這叫做什麼生活呢！」

子卿先生

新出茅廬，一直駛了順風船，便覺得世間無往而不是他的勢力範圍的少年訟師子卿，醉醺醺的踏出了得月樓酒館，興致淋漓，感情興奮，在心中蕩漾而蠢動着的，是一種奇怪的思想。

雖然早到了初秋時分，但除了夜半稍有一二絲秋涼之外，日中與傍晚，還是炎熱得悶人。

受了外面氣候的薰炙與腹內酒精的燃燒而感到熱悶的子卿，很軒昂的把草帽戴到頭頂，讓前額與前半個頭顱好承受他用大紙扇搖出來的涼風。他的翠藍色的羅紡長衫飄飄然掛在臂彎上，像女人的裙裾。

他步履匆匆的像是去赴幽會，像是恐怕去得遲了，致使伊人惱恨的細心的情人。他

的興奮的神氣，又好像着了魔致使兩腳不停的向前的男巫。

在他心中蠢動着的，雖然說是一種奇怪的思想，但這思想畢竟還是平常而且單純的。

一向曉得自己的威風所向無敵，鋒鏑永未挫折過的子卿，他心中想到的事情沒有一件做不到的；何況現在要做的，早就在他的勢力範圍裏了呢。

這一種奇怪的思想，是久已在他心中存在着的，而且也不能說是奇怪。在他，一直駛順風船永未有挫折過鋒鏑的少年訟師，想要實行這種思想，也不只這一次了；而且這種思想，就是今日不遲，早總是要實行的。

譬如花園中開着的一朵美麗的玫瑰花，遲早總得讓牠的主人去欣賞或是去採摘的；譬如黃狗口邊的一根火腿骨頭，終究是黃狗肚裏的東西；譬如雞窠前面泥洞裏的蚯蚓，誰能禁止母雞們去搜尋爬剔呢？

這一朵玫瑰花，這一根火腿骨頭，或者是這一條肥壯的老蚯蚓，子卿先生早把牠看

在眼裏，存在心裏，只等個適當的時日到來罷了！

子卿飄着裙裾般的羅紡長衫，搖着由一個縣知事書畫的大紙扇，額角油光光的映着夕陽發亮；一切都很容易鬆的從大街折入財神巷，再在財神巷的中段，土地橋的旁邊，轉入了合興小饅飽店。

合興店的店主是一個四十多歲的肥胖的男子，他是新喪了偶的，僅依着他的女兒度過那慘淡的生活，並支持那慘淡的生意。他原還有一個兒子，但這個兒子出外當兵五六年了，國內這樣頻年的砲火連天，而他杳無信息，誰能斷定他不已化了砲火下的灰塵了呢？

他因近年來的磨折與教訓，愈懂得命運的冷酷與世情的嚴峻。同時，他的應付環境的手段也更圓滑，宛轉，遷就而且高明。

他的肥胖的身體，雖因年來的窮愁消蝕得清瘦一些，但週身還只是一些沒有筋骨，沒有稜角的肥膩的肉塊；——這便是他整個的靈魂的表徵，雖然他靈魂深處還存着一

兩根剛強的骨頭在裏邊。

「子卿先生，呵，子卿先生！」他見子卿踏入他的小饅頭店中，他便停止了洗碗的工作，順手揭起胸前的圍裙揩手，殷勤而敏捷的出來招呼。

合興饅頭店是一間狹長的小屋，門口向着財神巷一邊的是一座油煙薰人，塵灰四布的竈頭，竈頭的前面是一座做饅頭的作臺。竈頭的右方留着僅容一個人可以出入的要道，從要道進來，迎面便豎着一座峻險如峭壁的樓梯。樓梯的後面與左兩放着三四張方桌子，以及幾條歪斜的板凳。

子卿揭起羅紡長衫的下襟，裝出有清潔癖的樣子，好像在戒備着油膩與污垢的進攻，而努力潔身自守似的。他走到樓梯下的一張桌子旁邊，一手把草帽摘下，一面回頭向那給他獻殷勤的店主人點頭。

店中已經籠罩上一層傍晚的陰影了，油膩的氣息在這陰影中蠢動着。

子卿把草帽丟在桌上，又在陰影中低下頭去斜瞧桌面，觀察是否清爽後，再把手裏

的那件羅紡大衫放上，擡起頭來，覺得有一陣熱氣噴上頭皮，一絲絲的熱汗便一齊從心底奔向外表。他在大衫的底下抽出大紙扇用力的搖動，便想在那桌旁的凳上坐下。

店主人用圍裙揩乾了油膩的兩手後，又殷勤的用圍裙擦凳。

子卿的高傲之氣在額上閃耀，自滿的心情幾乎湧到喉頭；他神氣十足的張目在屋中打掠了一圈，知道他的女王沒有在屋內。

「是隱在她的宮闈中納晚涼呢，還是被那些黨部裏的無賴青年騙出去野合了呢？」他心裏想着。他想問一句「你的女兒呢？」但礙於自己的大衫與大紙扇，似乎一時不便出口。

「子卿先生是難得到小店來的，今天炒一盤餛飩下酒好嗎？」店主人的奉承搗亂了子卿的思想，於是他含糊地說：

「炒餛飩好，炒一盤餛飩。」

慣於體味人的酒意與酒味的店主人的鼻子，早已知道子卿的醉已不在七八分以

下了。而且這一種傲然的既醉且飽的神氣，也早已提醒了善於待人接物的店主人，他覺得子卿之來，總有些奇怪。

「今晚的事倒有些尷尬呢！」店主人想到這位盛氣的少年訟師的往事，以及他平常在店門口向自己的女兒丟眼色等情形，心裏便知道了一半。「在無可如何當中，我只有盡量的殷勤敷衍了。」他決定之後，便裝着假笑，來窺探他的心意。

「子卿先生，今天有什麼得意罷，——是縣知事請酒嗎？——先生已經有了酒意呢。」

「唔！」子卿不住搖着紙扇，不經意的回答，「你去炒餛飩去，——餛飩要新鮮。」

「酒要喫什麼呢？玫瑰還是紹興？」

「玫瑰，你到同昌酒行去揭一瓶白玫瑰來，記我的帳。」

「呵！」店主人答應了出來，預先走到向着財神巷的竈口前，燒紅了竈肚裏的火，又一個人回到竈頭上清理鍋鏟。

一會兒，他又興忽忽的跑到店外，向着土地橋那邊跑去。

在平時，他出門的時候，一定重重的叫一聲：「梅英，你下來看一看店，我出去就來。」今天却沒有喊，就出去了。這原因不難推測，倘不是太信託子卿，便是太不信託子卿了。

暫時間，店中只有靜寂陪伴着子卿的孤坐，傍晚的暗紗雖然漸漸的籠罩下來，但環境對於孤坐的子卿却比他剛進來時明皙得多。在靜寂中，他隱隱的聽見一絲絲少女的氣息。他聽得這樣清楚，正如他漸漸的把四週的景物在暮色的小屋中看得清楚一樣。

「這便是她呀！」雖然是已經有了幾次偷香的經驗的子卿，但心頭的跳躍還是不能按住。「在樓上罷！在樓上罷！」他猜測着，心頭搖曳的便想提起脚步上去。他輕輕的繞過樓梯前面，正想回轉身來，踏上樓梯的第一級時，店主人已經氣噓噓的，手裏拿着一瓶未啓封的玫瑰酒跑回來了。

子卿看見店主人這樣忽忽的跑回來，好像有意提防他的出軌行爲似的，那隻已經提到樓梯第一級邊的脚步，不禁動彈得連兩頰都起了其鳴，囁嚅的說不出話。

「阿興，你跑得這樣急；後面有什麼人趕來嗎？」

「唔唔！」店主人見子卿立在樓梯腳邊，露出這樣驚慌的情形，便含糊着回答：「唔，我怕竈肚裏的火燒得太紅了呢。」

子卿跟着阿興，重又走入店堂中。

阿興從外面進來，覺得店中太黑暗，而且黑暗中滿儲着熱悶，便走到房子的後面，開了一扇小門。那扇門是向東的，當阿興把牠呀然開開之後，一陣的涼風便與一道光亮一齊進來。

「子卿先生，」阿興在擦那門邊的桌與凳，一面向子卿招呼，「請到這裏來——這裏有些風，又明亮些。」

子卿移了坐位之後，阿興仍舊走到竈頭邊來做工作。

「今天的天氣還是執得很呢，子卿先生。」阿興爲要敷衍子卿，雖然遠遠的在竈邊做工作，也要大着喉嚨和他說話：「是早已交了秋了啲，還像六月裏一樣，一些涼意也沒

有。」

子卿搖着大紙扇，沒有回答。他的一雙耳朵彷彿在一點一點的伸長，直接到樓上；他在靜靜的探聽樓上的女王舉止。他的心已經在上下的打算盤，盤算着怎樣可以用美妙的言詞與和善的手腕進攻。他聽見阿興用氣候來和他敷衍，忽然也悟到一種可以敷衍的題目。

「阿興哥，你的老婆是沒有了罷，這樣一個人，老境是很淒涼的。」

「淒涼，哈，淒涼倒沒有什麼淒涼，橫豎我的年紀也到了門了。」

「應該找一個女人來溫溫腳才是囉！」

「子卿先生同我說起笑話來了，——保得定還有幾年的壽命，這樣的亂世，我的年壯的兒子還不知是死是活呢！——我是在棺材岸翻筋斗的人了，還說到這些嗎？」

「你還壯健得很呢，看你這樣滿身肥胖……」

「……而且我眼前還有一個女兒暫時可以慰慰寂寞。」

文章已入到題目了，子卿的精神更振作了許多。他一想到「餛飩小妹」，心房便跳動得非常厲害，此行的目的，全在她的身上。

「阿興哥，子卿的酒意有些撥動了。是餛飩小妹嗎？」

餛飩小妹是梅英的似譽似諷的綽號。梅英也曾入過兩年半新不舊的女學校，態度與裝束也與她所入的學校相稱；這在小城鎮中已經是很出類拔萃的新人物了。人們因為她是餛飩店的女兒就給她起了這個雅號。這餛飩兩個字，雖然是無關輕重的說笑，但在阿興的耳中聽來，却是生刺的，有辣味的。

「子卿先生，不要說笑呢。」

「這有什麼笑，話聽諛她的餛飩做得特別的好，而且有名，我所以來的。」

「他們有一批無賴要這樣在外面造謠，我也沒有法子——子卿先生，你也同他們一樣的作弄我嗎？」

「真的，我要喫她親手做成的餛飩；不然，我便不希罕。」

那時阿興正用一隻木盤盛着餛飩，要放到錢裏去。子卿一直趕到竈邊，一面是帶笑，一面半真半假的酒興十足的威嚇，阻止他把餛飩放入錢裏。

「這個我不要，你陳了多日的東西要賣給我，當我是土老嗎？告訴你，阿興，要認得我子卿！」

這是所謂「差人面，時時變」的當紳士兼訟師的子卿的慣技，也是開了幾十年的小餛飩店經歷的世事。正如他肥胖的肚皮一樣飽滿的阿興看多了的歪坯伎倆。阿興因為在社會經歷了幾十年的艱辛，他的少年的時的英鋒，已經如溪澗裏的岩石一樣，磨成滾圓，——正如他的滿身脂肪的軀體。他領教了多少酒醉了的英雄的英鋒，他知道有了酒意的朋友是不可造次的；他更閱歷了許多紳士訟棍的事業。他知道他們是茅草山上的王。而且阿興覺得子卿的要求也不大，自然起不出什麼大花頭。就是叫女兒下來給他做了餛飩喫了，看他還有什麼話呢。何況梅英當店中生意喫緊時一向是幫忙的，何況碰到這樣的主顧，也應該給他一個光亮的體面出去。於是阿興就決定遷就了。阿興僅有的

細微的精神的稜角，是深深的藏在他肥胖的肉體當中，永沒有露過鋒銛的。

「這有什麼呢？」阿興露着詭笑的面孔，改變了神氣說：「子卿先生，你要新鮮的，我就給你重新做幾隻就是。只要你吩咐出來，我阿興又不是木頭的人。」

「我吩咐出來嗎？……」

「梅英，梅英，下來做餛飩！」子卿還沒有說出來，他吩咐的是什麼，阿興早已猜透了他的心，擡起頭來，向樓上叫他的女兒了。

阿興手中的一木盤餛飩就即放下，又舀了一杓水倒在鏊裏。那竈邊的峻坡一樣的樓梯，已經各當各當的從上邊姍姍然降下來一個神女了。

在充滿了色情狂，對於她的肉體的追慕已經沸騰到極點了的子卿的眼中看來，那下降的神女的確不是一切人世間的人所能比擬得上的。他用腦筋中藏着的幾個同他有過肉的關係的女人和她比較，覺得她們都不及她。……寶德嫂太胖了，但金老頭的女兒又太瘦些，——幾乎瘦得如同竹桿；英生家的燒火娘姨皮膚太黑，——雖然她有風騷

的眼色與手段以及豐滿的肌肉，而他的嬌親姑母的表妹又太白些，——白得沒有精神……只有她，只有梅英，只有餛飩小妹，——眼前從天半姍姍下降的神女，才是他如今眼中的西施，完美無缺的唯一的情人。

子卿的心活活的在肉的陶醉中跳躍了，他想趕過去，跪在樓梯下，先向她的腳邊舐了幾舐，然後立起來抱住她的身體親吻。

梅英穿着一套稱身的花麻紗的小衫褲，袖口與褲管都是很大方的。她走下樓梯，一直便走到做餛飩的作臺旁坐下，開始做起餛飩來。

梅英走下樓梯來的時候，一看見在搖晃的大紙扇側邊忽隱忽現的輕薄的面相，已經猜到是子卿了。子卿對於她的調情，豈只是今天呢？在只知顧着店中生意的肥胖的阿興，或者不能完全注意到店外過往人對於他女兒所施的眼色；但在她自己的心目中，是一絲不漏的瞭解過往人對於她所施的眼色的意義的，——尤其是對於這半個月以來無日不在店外踏着大步，搖着紙扇，飄着羅紡大衫，一聲乾咳之後，便是許多輕薄的手勢

與僧皮的眼色的子卿。

關於子卿的放浪的行爲，在梅英的耳中也曾有一些微微的風聲聽到了的。那是在三四個月以前的關於英生家裏燒火娘姨的糾葛。

英生是子卿的先輩紳士，但他又很看得起子卿。這是因爲子卿能夠做他的手脚，使他在鄉村貧民的背上多刮一些血汗的緣故。英生和子卿很能夠投合；因此子卿也時常躺在英生的煙榻上過日子，談論敲竹槓以及一切的猥褻瑣事。

英生家有一個二十七八歲的燒火娘姨，聽說是新喪了丈夫的寡婦，因爲爭分遺產的關係，她自己一個人冒着險到城裏來找訟師，去打官司。她到城裏來便投奔了英生。英生是四十開外的年紀了，但當烏煙抽飽了的時候，對於異性的獵求，自身的肉慾的衝動，也還不減一般的壯年男子。他因爲那鄉村寡婦的俊俏的眼睛帶有引誘性的乳峯，小腹與臀部，以及好像終日在表示性的渴求的兩頰奇特的笑渦，便起了心意，要在他家裏執役，他可以給她努力爭遺產，打一場包贏的官司。那女子本來也不是什麼不怕火的真

金（正經）何況又被這樣一位閩人看中了，她就是要反抗，她的在陰間護佑她爭遺產的丈夫也要不答應呢！——她在進他家執役的第一夜，就被他收用了。

但是年紀比英生還要輕一半，而性慾却比他增幾倍的子卿，他能夠看在眼裏，捺在手裏，而讓她從手指縫中漏出去的嗎？而且正因為子卿年紀輕，調情的手段也就比他的先輩新式而且進化，也正因為他年紀輕，引起對方的傾心也就來得容易。

子卿終於從英生的手中把燒火娘姨奪過來了。

那日，燒火娘姨託言回到鄉下去了，子卿就設法把她藏在他乾兒子的母親的房間裏。他乾兒子的母親就是三十多歲了的寶德嫂，是子卿過時的情人。那天早晨，子卿送給寶德嫂幾隻老羊，她就眉花眼笑起來，答應他保守秘密，代他保存那燒火娘姨——到了晚上，又情願將自己的寢床讓出，玉成了他們倆。

那日晚上，子卿在寶德嫂家裏置辦了許多酒肉，從他的目的，人燒火娘姨起，一直到寶德嫂一家的大小兒女止，都喫得一個既醉且飽。當夜，子卿與燒火娘姨就乘着酒興濃

厚時，游泳入合歡的被窩中，一直抱着頭沉醉到第二日的半晝前，還不肯分飛。

可憐寶德嫂一家的大小兒女，昨晚因為蒙了義父的恩賜，醉飽了一頓酒肉，今晨却也因爲這位放浪不羈的義父的恩賜而餓了一個朝晨。原來寶德嫂家的米糧是藏在子卿所隱居的房間裏的，而子卿到了太陽已經從窗上退到地下的時候，還是不肯起來開門。不知寶德嫂因爲今昔的醋酸呢，還是忘了昨夜的醉飽而感到空虛，她跑去請了一向要睡到太陽六丈高方肯起來的煙鬼英生來，請求開門。

這樣一來，寶德嫂幾乎在無意中挑撥起了英生的酸焰，他與子卿幾乎鬧成一齣悲慘的喜劇。

於是這一段關於這位風流放浪，少年英俊的紳士訟師的浪漫史就傳遍了這小城鎮，同時也傳到了梅英的耳中。

雖然讀了一些書，進過二三年學堂的梅英的知識，在實質上還是幼稚得非凡的。但社會上幾千年傳下來的傳統思想與貞操觀念，以及從戲臺上得來的一些崇拜小生的

概念，却在心中佔據得很牢固的。

她近來也會迎合着社會的新潮流，時常在外而來往；但她還沒有理想上的固定目標的良人。她因為生理的關係，似乎漸漸的知道有異性的存在與需要，但對於近半月來日日向她丟眼色的子卿，有了風流才子的故事，子卿却不感到興趣。

那時子卿睜着得意的癡笑的眼立在梅英的前面癡看。梅英是坐在她父親的旁邊。她父親搓着餛飩皮，她便一隻一隻的給牠包裹起來。

一時空氣非常沉悶，室內幾乎黑暗得沒有人影。梅英就起來點起了油燈。

在各人的心中，迴繞着各種不同的心情。子卿是想着想着，想着他如何可以下手；他推想阿興的思想，又推想梅英的思想；他希望他們是明白人，明白了他的來意，成全了他的欲求。他更神經過敏的預測到反面，他想他們如拒絕了他，他們將逃不了他的辣手。

在肥胖到沒有稜角，只知營利的阿興的心中，他自然是不敢想到這些事的；他雖然知道子卿之來，目的完全在他女兒身上，但總好像想起這種事是不應該的。他的沒有鮮

明的稜角的思想，正如他的肥胖而多脂肪的肉體一樣；他是含混的，幾乎平板到沒有的隨便的思想着。

至於有了舊的遺傳，而又染上一些皮毛的新的洗禮的梅英呢，她却在推想小丑演的鼻梁抹着白粉的公子大爺與小生演的落難書生的區別，以及他們對於小姐們調情的措施；她又推想眼前的子卿的屬於那一類。她也贊成現代文化的「自由」，但她覺得子卿不是她的自由的對象。她在初次的一個男子對她有野心的時候，是有幾種不定的心神在或左或右的。她對於向她用情的男子似乎只有傾慕，但對於這一位有了風流史的子卿却又是厭惡。

各人的心中似乎都說不出什麼話。時間在他們各各不同的心情中過去，像是悠久，又像迅速。

「前日黨部的幾個人捉去了，如今怎麼樣呢？子卿先生。」阿興在沉默中想出一件轟動全城鎮的新聞來問。

黨部二字刺激着子卿的腦所引起的反應，是一種仇恨的厭惡與勝利後的自得。黨部裏人們所做的事情與所喊的口號，在子卿的心中總覺得是辣辣的，怪討人厭。而且在以前幾時，黨部裏的人還沒有失勢的時候，也曾有幾次被子卿看見，梅英的確在黨部裏出入。如今黨部裏這一批搗亂的小孩子已經被他們勾結了清正的縣官逮捕了，這小鎮中的天下，又是英生與子卿等一批紳士訟師的了。在這個時候，子卿對於黨部的議論自然要大發而特發：這一面可以自己吹牛，另一面便可以在阿興與梅英的耳中引起題外的作用。

「那批人嗎，只有送命。他們年紀這樣輕，口口聲聲喊打倒這個，打倒那個……官也可以打倒，紳士也可以打倒，父母可以不認，妻也可以拿出來「共」……這真是無法無天的，連王法國法統都沒有了……」

「是的，他們喊得實在刺耳，也難怪英生先生們要恨，」阿興回答，便立了起來。他的說話，完全是敷衍。他把新做好的餛飩拿到竈上，又吩咐梅英到竈口去看看火勢。

「真是胡鬧，這一批小孩子乳頭還剛纔放下，真是乳臭未乾，却敢來觸犯我們！」子卿也隨便的說着。

「玫瑰酒的瓶塞，把牠開掉罷。」阿興喊。

「唔，」子卿曼聲的回答，他想起黨部裏青年們所喊的劣紳的劣字來，心裏覺得又恨又慚。一聽到玫瑰酒，他便要先嘗爲快了。「你先把玫瑰斟一杯給我。」

玫瑰是梅英給他捧過來的，他差不多第一口便喝了半杯；接着，炒餛飩也送過來了。夜已經臨到大地，店外的路上完全黑暗，店內點上了三盞油燈。阿興與梅英便料理他們自己的夜飯。

子卿一面喝酒，一面用媚眼在向梅英睨。

「你們的夜飯喫什麼呢？」子卿問他們問。「梅英妹，你來喫一點餛飩罷，想來肚皮餓了。」他夾起一隻餛飩在指點。

梅英沒有回答，她聽子卿在叫她怪刺耳的妹妹，心頭突突跳動。子卿把梅英妹三字

大呼得顫抖而低微了。

「來喝一點酒，不要客氣，我們和自家人一樣。」子卿又催促她。「阿興哥也來，來喝一點酒，酒有得多呢。」子卿放下了箸，改用側面進攻，法先跑去拖阿興。

雖然是心靈還有些機警的阿興，對於子卿降格的招呼與芬芳的玫瑰的香味，也覺得子卿的盛情是不可拒絕了的；於是他首先被子卿拖去入席了。

在子卿，拖阿興不過是一種手段，而叫梅英來侑酒以及任他調戲，纔是真正的目的。阿興既入了席，還能放過梅英嗎？終於梅英也被子卿與她父親的催促，把自己家裏的飯菜，一同搬到子卿的桌子上共同就食起來了。

子卿一見梅英入席之後，第一便給她斟滿了一杯酒，恭恭敬敬的送到她的唇邊，她惶悚的把牠接了，却仍舊放在桌上。

「我們如一家人一樣，頂好我們聯一點親眷。」子卿說。

「那是不敢當的，天上的龍那能同黃鱔做親戚……」阿興答。

「你是幾歲了？阿興哥。」

「五十四。」

「我爸爸倘使還在是六十歲了，你差不多是父輩。」

「不要取笑呢，我們是賤人。」

「梅英妹是十九罷？」子卿回頭問梅英。她沒有回答，阿興却代她點頭。

「我是猜得到的，她比我小六歲，正是『六合』呢。」

阿興覺得回答不來。他們又沉默了多時。

子卿於是盡量的把酒來灌，面孔已經灌得緋紅了。但他還吩咐阿興到同昌酒行去再拿一瓶酒。

「我想不要再拿了罷，子卿先生，明天還可以喫的。」阿興說。

「明天的酒且到明天喫……你不替我去拿嗎？我喫我自己的酒……」子卿完全是醉了。他放出一向慣用的壞紳士的眼色與聲勢把剛纔的柔和的情感丟掉。肥胖而無

稜角的阿興便機警的帖伏下去，立起身來答應他到同昌酒行去拿玫瑰酒。

梅英心中所感到她父親走去後的情景，完全與剛纔的情調不同了。子卿格外乘着酒意嘻皮笑臉起來。他預先用醉眼斜睨梅英，他在桌下用腳踢她的腳。他在桌面上伸手過來把她的手抓住，她觸了電般一震動，連忙縮了回來。她此時起了一種完全的仇恨與厭惡的心情，她認他是猛獸般兇惡的暴徒。

「梅英妹，你讓我親一個嘴好嗎？」他踉蹌的立起，幾乎把凳子拖倒，如大鷹一般，張開兩手，骨碌着眼睛撲了過來。在沒奈何中，梅英只好後退。

「心肝，我愛你呢。你怕羞什麼呢？」他又兩腳輕浮的，好像已經立在水中，那水是漲到他胸口了，把他的身體擡了起來一樣的輕浮，神遊一般追過她的身邊。

「你的父親是答應了，而且現在又是『自由』……」他忽然想到另一件事情，急遽的在小衫袋內摸皮夾。他把皮夾中的三元大洋取出，轟然的在桌上一拍，「啊！這個我先送給你。」

梅英是無地可以容身了，她在忽遽中從他的手下滑過，一直逃上了樓。在這個時候，子卿自然不肯放鬆的了，他豈願讓一塊又香又美的臘肉骨頭從口邊滑過嗎？他也奮勇的趕上了樓。

他是這樣的沉醉，他的舉止已經不聽腦筋的指揮，他在樓梯上走，自己覺得身體如同騰雲。

樓上完全黑暗，他不能辨認靈敏的梅英究竟隱匿在黑暗中的何處；但他的興奮了的腦筋已不讓他立定腳跟，暫時先思索與觀察，他只是向前亂衝直撞；他在黑暗中，不知撞着了什麼，忽然頭皮受了一個重大的打擊，眼前飛出許多星火；他終於砰然的倒在樓板上了。

阿興手裏拿着一瓶玫瑰酒，在土地橋旁邊的轉角處，便聽見家裏的一聲崩山倒海似的聲音，他心裏一跳，滿身一陣熱汗，不曉得出了什麼亂子。急忙加緊脚步，跑到門口：店中只有幾盞煤油燈吐着紅焰，在靜寂中搖擺，連一個鬼都沒有，子卿與梅英不知隱到什

麼地方去了。在躊躇籌思中，剛纔開着讓子卿納涼的後門那邊忽然吹來一陣陰風，頓時室內的燈火變了光彩，火焰如豆，呈暗綠色。阿興剛纔跑得發熱的身體，觸着這陣陰風，立時周身豎起汗毛。

不祥的陰慘而怕人的環境，自然會引起相當的反應；阿興在這一情形之下，幾乎手足無措了，疑心店內出了鬼。

等了許久之後，好像覺得樓上有一些響，他的過敏的神經，好像告訴了他，眼前發生的事實，一定是子卿乘着酒興，與梅英隱在樓上幹那猥褻的行爲。這真使他老人家爲難了，他將如何處置這件事情呢？點着明亮的油燈上去成全他們的事嗎，於良心上似乎交代不過，到街上去喊了人來，破壞了他們嗎，却又怕着子卿的威勢……這真教他左右做人難呢！

他一時思想昏亂，忽然恨起子卿的大膽與魯莽來，竟敢仗着威勢來破壞他女兒寶貴的處女的童貞；忽然又埋怨起梅英的無恥來，她染上自由的惡習，見到什麼人就可以

委身。他想起他已死的女人，倘使她還在，總不至於讓女兒這樣輕薄。他想起他的兒子，倘使他在家，總不肯讓子卿這樣目中無人。他又想起自己的灰色的生活，在這樣的時勢，一切惡的勢刀，不良的現象，壞極的人物當權的時勢中，決不能有什麼好的滋味的。他咒咀自身何以不早些死去。

在這一剎那間，他把埋葬在肥胖的肉體中的幾乎生了鏽失了鋒鏘的靈魂，重新透露出來。

但這只是一時的，他立刻又被肥胖的肉體把那稍露稜角的靈魂包住了。他據以往的經驗爲準繩，他抱着「家醜不可外揚」的主旨；「開一隻眼閉一隻眼」的遺訓，與「生米已經煮成熟飯，無可如何」的格言，終於含糊着，假裝不知不覺，聽事情自生自滅就是。

他籌想了多時，自己以爲只有如此，纔可以應付如此的局面；却不料樓板上躺着的子卿，已經漸漸的清醒轉來，在沉醉的叫喊。

「你要打死我嗎？好，你不要看錯了人……親一個嘴都不肯嗎？怪賤的賤貨，擡舉你都不曉得……要打死我，我是不肯放鬆的……」

阿興聽見子卿在樓上無秩序的喊，只得跑上樓去。在樓梯中，他忽然想到自己沒有拿燈，又轉下來拿上一盞手照燈。

在燈光之下，樓上現着一種奇怪的雜亂的景象，一個盛布屑的竹箕與幾隻小箱子都已倒翻在樓板上；子卿便錯雜在這些東西中間。他還不能自己爬起來，於是阿興上前去扶他。

變了味的酒味又攪和着各種酸臭的氣味，從子卿的鼻孔與口中噴出來，深深的使阿興難受。

子卿在醉眼模糊中，老羞成怒的無條理的狂罵：

「你不要看錯了人，做了老烏龜還要學蟹走，明天且給你見個分明……狗生的，不識擡舉的婊子，你這種狗拖了的賤貨我也不歡喜……」

稱起重量來雖有一百幾十斤天枰的阿興，力氣却是很單薄的。他用盡了所有的力氣在搖石柱一般的拖不起子卿。

後來，子卿覺得身體搖得奇怪，張開眯朦的醉眼看看，纔瞥見阿興。他掙着坐了起來，怒目舞爪的對阿興宣言：

「阿興，當心些；我是一定要得到梅英的！」阿興到此時還是莫明其妙。他注意到梅英了，但他不知梅英在那裏。

子卿忽然把喉際所有的酒菜都送了出來，連肚到底的嘔。一時臭味充滿樓面，刺激得子卿的腦筋清醒不少。

子卿忽然把阿興的肩膀抓住，說他調擺他，圈套做得好，明日要請他喫官司。肥胖而機警的阿興，好像有什麼人傳授與他的，一時計上心頭，知道他酒醉得沒有力氣了，忽然用柔和的語調去與他斟酌，謂情頗叫梅英伴他一夜，先請他睡在她的床上。

那時阿興已經看見躲在門後的梅英了，他向梅英示意，吩咐她暫時避到樓下去。

「子卿先生，這一定是我的女兒的不是，她得罪你……」

「連親一個嘴都要逃……」

「那賤貨真不識擡舉，有眼不識泰山……」

「哈，哈，我子卿看中你，就是你的福分呢！」他的心已經有些轉變了。

「不過，子卿先生，請你先睡在她的床上等一等，我就去吩咐來侍候你。」

於是子卿睡上她的床。床上的被褥，雖然不十分珍貴，但一種柔和的情調與處女的香味，却使他綿貼的伏着。

阿興出來了，他把樓門向外關上；於是戰戰兢兢的偷下樓梯，隱在樓下靜聽。等了一歇，纔走了出去。

子卿在樓上的床上輾轉反側着，柔聲的頻呼「梅英，」「梅英。」他在床上期待着，期待着，期待到用脚跟擊着床板呼梅英，期待到憤怒起來用拳頭猛擊板壁呼梅英。一直期待到他的夫人來了，他才被他夫人帶來的幾個人七手八脚的扶了去。

原來阿興與梅英等已經跑去告訴了子卿的夫人，說他在他們的店中喫醉了玫瑰了。於是這一晚的風波，各人感受到的奇怪的印像，都在驚悸之後平靜的過去了。

到 家

到家的第二天早晨，旭東很早的在牀上醒轉來，迷迷糊糊地覺到他身邊睡着的女人，沒有愛情只配可憐與同情的女人，還沈沈的酣睡着，心裏便覺得異樣。一股無名的哀火，便如黑煙一般的在胸頭騰沸。

他從他的女人想起，便一直發現了一大批的討厭印象。這正是使他絕望的地方，他覺得這個社會，除了根本推翻，沒有別的辦法。

「這是封建社會結下的毒瘤，這便是整個怪現象的開始……唉！無用的我的父親，戴着半文人的面具，實際上却一日一日的被中小資產階級與豪紳們壓榨成無產階級，他在表面上還裝出樂天安命的樣子，表示他有高蹈哲學，能夠彌補他的苦痛！這便是封建制度最後一期的特徵；我對他只有可憐……還有，唉！滿坑滿谷的那批無知無識，只知

崇拜富豪，崇拜威權的愚民。那些吮吸平民，壓榨平民的豪紳……頂討厭，頂可惡，頂該死的還是那恃着自己有五六個如虎一般蠻強的子姪，橫行村上的塾師北窗先生。

「實在，這一批人，從我的女人，我的父親起，到那批愚民，那些豪紳，與北窗先生止，應該一個都不要；那末，這個社會或者會有一點希望。」

旭東是一個半新不舊的青年，他的腦筋中有的是封建思想，但這一年來，因為受了革命潮流的衝洗，又懂得一兩句似通非通的革命理論。他因為家境一日一日的貧困下去，所以當他母親死後的第二年，就在中學的二年級輟了學。他這二三年來，都是在外面飄零，但這一次却不知爲了什麼，便想起了故鄉。到了故鄉之後，這位僅僅有了一點新的思想，張開了新的眼睛的青年，却到處都失望，不安，感覺有全盤改造之必要。他現在是什麼東西都可以引起他的對於舊社會的不滿和反抗呵！

他正在胡亂的想着，他的女人在睡夢中抽動了一下身體，微微的張開眼睛來，含糊的問他：「你醒了好久了嗎？」

「唔！」他非常自大的神氣，好像不屑回答的樣子，唔了一聲，把頭伸出被外來。

他隱隱聽見牆外菜園裏有人說話的聲音。

他的臥室在屋舍的靠東的一間，那些牆壁都是山澗中的石塊和着泥土不規律的堆砌而成的。隔着這牆壁，就是半畝地大小的一座菜園。因為靠近溪邊，每年有幾次山蛟泛濫，這菜園四週的籬笆，時常被大水沖壞了，弄成另另落落，七穿八洞的，正可以讓母雞們自由出入往裏面去掠食菜芽，搜爬蚯蚓。因此，這一季的蔬菜，就只好作了母雞們的糧食。

新秋以後，山蛟的泛濫，大概可以暫告一段落。他的可憐的父親，便蹲在菜園邊慢慢的編籬笆，打牆腳。

他的父親，是這樣的耐心，這樣的勤勞，在每天太陽還沒有出山的時候，便起來在菜園中摸索，如深得遊戲三昧的兒童一樣，一天到晚，低着頭，佝着身，蹲在那邊。

那時旭東在牀上隱隱聽得菜園中有人聲，自然是他的父親。

來。
「父親已經起來在菜園裏做生活了呢！」他在他女人的身上一推，催促她快點起

「你若是多嘴多話，我便不許你種！」牆外另一個的聲音又傳了進來，似乎在爭辯什麼。但偶然聽到，究竟辨不出是誰。他想忠厚無用的父親，大清早起來，不知爲了什麼，要和他人爭論了。

旭東豎起兩隻耳朵，輕輕的推他的女人說：「聽！父親和誰拌嘴呢！」

「萬事總要講理的！」這是弱者的聲口，他們聽得清楚是父親的聲音。

「你倘使再多嘴，我連下坵都不許你種！」這聲音帶點沙，但聽得出這個人自視非常尊嚴，竟是用威嚇的口吻在那裏訓斥。

他辨出這是他的塾師，也是他父親的塾師，這村中的會長，仗着他五六個如虎如狼的子姪橫行村上，目空一切的北窗先生的聲音。

他的心頭一時湧上兩種心思；一是英雄的義憤與父子的私仇，而另一呢，却是弱者

的悲哀與被壓迫者毫無掙扎能力的怕懼。

他忽然想到自己還是兒童的時代，父親爲了後門口一塊小小的菜園地，受了村上的無賴與強有力者欺凌的情形，心中不禁微微的冒火。

旭東家後門口是一片草地，草地外面，便是一片沙灘與一些粗細不勻的石子灘，石子灘靠着一泓流水。草地上錯落的長了幾株長松，風過時，松樹低低的垂下臂膀，輕輕的摩撫在牠們下面立着的旭東家的幾間小屋，其聲謾謾然，便在這樣幽閒的後門口，長松脚下的草壩上，旭東的父親要在那裏開闢一塊小小的菜園地。不料這樣一來，却引起了北窗先生與其子姪輩的大怒，說事前沒有通知他們，事後又不請他們酒食，那有這樣自作主張就闢起園地來的；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會了許多人，趕到他的家裏，乒乒乓乓的用力大石塊打他矮屋的屋背，乒乒丁丁的用幾十隻獸蹄一般粗魯的腳蹂躪他新用自己勞力開闢起來的園地。他們還齊聲的震天動地的謾罵，真罵得祖宗的牌位幾乎不寧起來。那時，旭東的父親只是躲着不敢出來，不敢響，假作同他沒有關係似的。等到這一批人猛

獸一般咆哮過了以後，旭東的母親暗暗的哭了五六天。弱者的悲哀，便是無處伸訴的悲哀呵！

旭東想到這裏，心想現在的事情，又是這一幕故事的重演罷！於是匆匆的起牀，穿上一件帖身的短襖，走到門邊，在門邊，他一眼看見一枝多年不用了的，僅僅放在門後，當作礙門用的舊鎗。他開了門，眼睛對女人一瞥，便毫不關心的走出門外，到他父親還在蹲着工作的菜園。這時，北窗先生已經不在了。

深秋的早晨，空氣和暖得很有春の意味；露水洗過了的青草的香氣，不燥不黏，被他父親的鋤頭翻起來的，正如疏疏的糕粉一般的泥土的氣息，幾乎使他一時陶醉在這家鄉的田園生活裏。但他究竟抱着滿腔義憤來的，便去探問他父親與北窗先生爭辯的原因。

「便是那橋邊路岸的兩塊長方小地，從前是我們種菜的，如今他無道理的強佔去了，我說一說，他還說連烏柏樹腳這一塊地都不許我們種呢。」他父親向他說述了後，停

了一歇，又深深的嘆一口長氣。

青年的熱血，被壓迫者反抗的情緒，一時如巨濤一般衝激上他的胸口。

他彷彿看見眼前是彌天的黑暗，強權與欺詐，便是黑暗中喫人的兩條蟒蛇。惡勢力的噬人的毒牙，舊社會的陷人的網羅，都一一在這黑暗中蠢動。

「啊！非與這種東西決鬥不可。」他似乎聽見這樣一個命令。他一時沈思起新式的革命理論來。

「唉！」他父親又嘆了一口長氣，似乎自悲自悼的樣子。旭東被他父親的嘆氣喚醒轉來，便好像父親的嘆氣是爲了他。但他還是沈默着。迷糊的想起改造社會的一大串問題。

北窗先生從原路走回來了，還沒有走到菜園旁邊，口裏早就威武的咕嚕起來。父親聽見他又來了，便擡起頭來說：

「萬事總要講道理，我一直從老太公種下來的田地，你要強佔去說是你的！」

「你上代種下來的！哼！你有什麼根據？」

「你有什麼根據呢？我是從老太公一直種到現在的。」

「我有什麼根據？我的根據自然是有的。——你倘使還要強嘴，我就連下面的都不許你種。」

「下面的是我爺爺從水漲轉來之後開墾起來的，那時我們有一處很大的蒿筍塘。同你又有什麼相干？」

「同我不相干！——不相干，我也要管呢！」

旭東聽到這裏，覺得忍不住了。兩眼睜大了，身上的毛細管，都充滿了熱血，兩手的筋肉不自然的顫抖着；他把整大串的革命理論忘記了。

「哈！我問你哪！世間難道可以用強權奪人家的土地的嗎？」旭東神氣威武的提出質問。

北窗先生很帶些輕視的神采；對於旭東的質問，本來是無理回答，但他故意裝做不

層回答。

「萬事總要講理的可——你是教書先生。——我上代一直種下來的地……」

旭東看見北窗先生沒有回答，便又英勇的轉過來對他父親說：

「好了！爸爸！不要同這種東西多辯！」

北窗先生見旭東這樣打地應璧的罵他「這種東西」，便凶狠的點着指頭，指到他的眼前，滔滔然有動打之勢，問他說：

「那種東西？那種東西，你指出來！那種東西？」

旭東的父親見情勢不對，便把旭東拖進屋裏。

北窗先生於是放着大聲，走到村鎮的街上，用力的咆哮着說：

「我問他一個什麼『東西』，我問他一個什麼『東西』！哼！老實說，這種人我纔看不起他呢，真是什麼東西。」說了，便走入家中。

等了一忽，北窗先生的夫人又出來放着大聲，在街上咆哮了。她的咆哮，是攻擊旭東

的女人的。

那時旭東的女人早就起來在廚下燒飯了，對於旭東這一次的義憤，便不敢多說一句話。及聽到街上北窗夫人咆哮的聲音，她也有些慌張了。

「那些人丈夫賢慧，從小時他給教養長大，如今一到上海去，回來就罵先生了！先生也不認得了，也可以罵了，——讀書是讀進屁股裏的。——這種不識道理的生牛，連先生都不認識了，我倒要去教他兩個耳光。」

倘使沒有人把她勸住，她真的想追到旭東的家裏來打他的耳光了。

「我打他兩個耳光還是教他。我還要問問他的父親。那姆弄死啲養兒子可以不教的。你們不要勸住我，這種無家教的人家，你看我把他的水缸鑊竈都耙了，不要勸住我：……」

北窗夫人因為有人勸，便竭力的無賴起來，無止境的在街上狂吼。

旭東實在忍受不住這無理的壓迫，他想跑出去索性和她拚一場，但是終於被他的

含淚的女人顫慄的拖住，壓下了怒火。

旭東這時始覺得被壓迫的悲哀，以及同情於被壓迫者的可貴。他這時覺得他的女人完全是他同地位同命運的人，除了彼此聯合之外，別的就沒有法子。於是他與他女人的情感，在無形中增進了一層。

這一場風波，早已引起全個村上的震恐。旭東的父親是隱着不敢響了。旭東也被他的女人拖住躲在房裏了。

他的全家一時都驚惶失色，好像覺得大禍將臨了。

忽陰忽晴的秋日天氣，剛才似乎有春的情調；但因為太暖了，忽然有一陣慘淡的黑雲，徐徐的把秋陽遮住；同時，一陣砭人肌骨寒人靈魂的陰風，也從地面盤旋起來，沙沙然掃着落葉。

這一種景象，在僅恃血氣之勇而永未經歷過世事的青年旭東看來，簡直暗示將要有滔天的大禍。

在街上，也有許多「打圓場」（週旋勸解）的人。但他們說的都是半帶奉承半帶吹噓的言辭；他們都是順水推船，都是「順毛拉」。一唱一和的，批評着旭東的不是。實在這個時候，誰人肯爲了他人的事體，出來抱不平，把別人的死屍擡到自己家裏來哭，討一陣罪孽擔當呢？他們能夠出來勸解，已經是上上了。

「呵喏！」另是一種聲色的壯年男子的口聲，極力做出驚奇的神氣說：「旭東現在有這樣好的本事了，先生都可以罵了。那還了得，這樣的不認得人。」

不知是從田野回來呢，還是從城中回來的，北窗先生恃爲爪牙的他的大姪兒英勇，大概受了北窗的指使，又出來這樣英勇的說着了。

那時北窗夫人被人勸住，坐在一家人家靠街的門旁咒罵。她咒罵得連頭上的頭髮都要散下來了。樣子怪醜惡的。

蓋勇走到他伯母面前，很英勇的說：

「同這種小鬼，要這樣的起勁幹什麼？等一歇讓我去捫他兩個耳光就是了。進去進

去。」

便在這個時候，英勇的兩個弟弟，英虎，英銳，從前同旭東也講得來的，如今不知聽了誰的吩咐或挑撥，也如虎一般的趕了來，汹汹然走入旭東的家裏。

旭東的女人已經把早飯燒好了，含着驚恐的眼淚等待着。小菜已經排在食檯上，碗筷亦已放好。旭東隱在裏面雜物間裏，他的父親只是坐着發呆。他們一時氣昏了，尤其是旭東，他自出世以來，永沒有受到這種無理的挫折過。他心裏盤旋着憤恨，報復，革命，封建社會，暗殺等不連貫的思想；但終於想不出有系統有條理的對付方策來。

正在這個時候，英虎，英銳闖進來了；英勇也鎮靜而持重的跟在後面。北窗夫人又潑辣，又裝腔的也進來了，接着，後面是一大批分不清的看熱鬧的，射暗箭的，旁觀的男女老少的一羣。

他們嘴裏嚷着：

「旭東在那裏哪！我去教訓他一頓！我去教訓他一頓！」

進了旭東家裏之後，第一個動手的便是北窗夫人。旭東的女人，因為看見這許多人趕進來，心裏便慌張得沒有法子，也不曉得逃避，也不曉得隱匿，便呆呆的立在那處門角上。

英虎英銳們的成績，是搗毀了水缸鑊碗等。一時旭東家裏便如雷打了一般，砰砰然只是一些磁器或椅桌檯具等破碎的聲音。

北窗夫人看見旭東的女人呆立在門角上，她便伸手過去，在她的面頰上重重的批了一個耳光。旭東的女人，突如其來的左頰上受着打擊，自己無主的向右面斜過去；但不提防的，右頰又重重的向壁上一碰。她受了這兩面打擊，眼前便覺星火爆射。她伸手想還打北窗夫人，但是兩手被他人掣住，無論如何，也掙扎不得，只是又喫了人家許多老拳和耳光。

沒有多少時候，人家便給她勸住了，她總算脫了險。

那時旭東的父親見他們這樣人馬洶湧的進來了，一溜便避出後門去。所以他是避

免了這次天外飛來的橫禍。

早就隱在後面雜物間裏的旭東，他聽見衆人雜沓的聲音，聽見砰然碗鏟打破的聲音，聽見自己的女人哀號的聲音；他忍不住了，便提起一根短棒，挺身出來，想同他們拚一個死活。

旭東的短棒第一下打在英虎的頭上，但第二下却被英銳掣住了。英勇順着手在後面把旭東的腰身抱住，英虎就趕過來用拳打他的心坎。可憐一個文弱的旭東，雖然有滿腔的義憤與熱血，終於抵不過他們的拳腳交下。

不多一刻，又有一批人圍過來，給他解勸開了，一時間旭東真如一隻無力的山羊，給一羣野狗團團圍住。現在經衆人在英虎等的手中勸了出來，正如人們在一羣野狗的爪牙下面救出一隻可憐的山羊一樣。

旭東的鼻管出血了，鮮血塗滿了整個的面孔。雖然還想掙扎，但已經是聲嘶力竭了。他被他們拉了出去。

英勇等在室內咆哮了一頓之後，氣也洩盡了，打也打得滿意了，再沒有什麼了，便也退了去。不過在出外時還在搜尋屋內有什麼沒有被他們搗毀的東西。

一時街上的人，都議論着這件事情。但在許多人的嘴裏，都把今晨口角的起因丟掉了；一直從旭東罵北窗先生「這種東西」說起。北窗先生是何等有勢力有名望的人呢？如今去干犯他，這自然是罪有應得的。

過了多時，旭東躺在自己的牀上，他的女人受了傷坐在牀邊垂淚。他擡起眼來，把他女人看了一陣，便用力掙扎起來，將她摟入懷中親吻。好像在這個時候，與他表同情，同命運的，便只有她了。

一陣彌天的風潮，無踪的來，又無踪的去了。但窗外的秋風却愈加淒厲起來，好像在增加他們的悲哀似的。

這一天，他們一家人都沒有喫飯。到了晚上，才像這一陣頓時起來的風浪漸漸平息了。各人把一顆驚怕的心放了下去。

那一晚上，旭東輾轉反側的無論如何也睡不着。他忽而哭泣起來，但過了一刻又鎮定了，四肢與面部的肌肉都緊張起來，好像有一個期待，有一處集中點。他的女人見他這種情形，覺得很可憐；問他要什麼，勸他不要把身體氣壞了；但他也沒有答應，只用力把她摟住。

他面上的血跡早已洗去了；但背部臂部胸部臀部却因為受了許多拳脚，都微微的作痛。

他覺得每一根骨頭都在向外伸展。似乎要把他的全副骨架拆開的樣子。彌天的無由分說的悲哀瀰漫在他的心頭，沒有系統的復仇觀念不住的蠢動。許久許久之後，過分的悲哀與疲勞，以及肢體的麻痺，漸漸的攪成一團，使他的神思一點一點模糊起來，只見眼前晃着淡墨水的大圈。那大圈慢慢的旋轉，越來越快。要想盡力睜開眼睛把他看得清楚點，但終於無論如何也睜不開。那圓圈旋轉得更快了，他覺得眼前是一片灰色。

是一個陰雲蓋日的下午，他一個人在那村盡頭的大石橋邊徘徊。忽覺後面有一羣

如狼似虎的人趕來，他便如驚弓之鳥一般想往橋下跳。橋下是深不見底的澄清的溪水，他隱隱中看見自己的影子在那裏招手。他正想蹲身下去，把全身的力量運注到腳尖，預備往橋下跳時，後面的一大羣人已經趕上來，把他抱住了。

他在萬急中，回過頭來一看，却不是英虎英勇，而是他的許多朋友。他見到這許多朋友，便如見了他自己的母親，幾乎把眼淚都淌了出來。他把自己無端被辱的事，告訴了朋友們；只見朋友中間最小的一個安安兢兢的從身邊拿出一枝手鎗。

那枝手鎗只有一托多長，短小輕便；旭東好像很認識牠的。

旭東把那枝手鎗接了過來，在手中摩撫。

沉默了一回，他大喊起來：

「我要復仇，我要復仇！」

睡在他身邊的他的女人，見他兩隻手把棉被舞了起來，口裏又這樣清清楚楚的叫喊，便知他是在發覺。

她把他身體推了一推，再把他正在舞動的手臂扳住；他在模糊中，不知道自己手中的手鎗放出去了沒有，却張眼醒了。

房中的燈火還是點着，但陰慘得有點鬼氣。外面的秋風，已經蕭蕭然夾着一陣秋雨在滴瀝着。

「你睡魘了呢！」他女人見他醒來，只告訴他這一句話；一面又深深的嘆一聲氣，轉一個身，足見她也是睡了許久，還是睡不去呢。

旭東想起夢中的情景，覺得這是他唯一的出路。他想起俄國小說中許多革命的行爲與暗殺的故事，心便突突的跳躍了。

——我不應該爲我自己，我應該爲着大家，這是封建社會的代表者，這是真正壓迫人們的土豪劣紳。這是自動手的時候了，我應該應着大勢的要求，起來自動手。

——呵！我今天怎麼一天都沒有想起呢？這正是好法子……

他想到這裏，好像已經手刃了仇人似的，不禁眉飛色舞起來。

但是他一轉念到時間，地點，器械等問題，事情便覺得有些難辦了。時間與地點，現在且不去管他，但是器械呢，器械呢？

他忽然想起今晨在門後看見的那枝幾年不用了的，鏽得一塌糊塗，只能嚇鬼嚇賊的前膛鎗，真比在荒山中獲得至寶還要歡欣。他立刻從被窩裏出來，連衣裳都沒有披上，四肢的痛楚也忘記了，走到門後，把那枝舊鎗輕輕的拿了起來。

槍管外面鏽得很厚了，內面也不知填實了半截什麼東西。他抽出那根鐵條，往管裏探試，覺得足足填滿有五六寸高的東西。他又把龍頭扳起用力的把嘴吧貼在槍口猛吹，但是就是吹斷了肚腸，也不會把牠吹得通氣。他又用鼻孔往鎗口上嗅，覺得裏面還充滿了火藥氣息。

在弄得很沒有頭緒的時候，他的女人又在催他就睡了。

他於是把自己心中一切的怒火，被壓迫的悲哀，復仇的滿腔熱血，都寄托在這枝舊鎗身上；鄭重的把這枝鎗放在自己的床頭，應了他女人的催促，重又睡上床。

這一夜，他睡得很安靜。

第二日早晨，他的女人起來了，他還躺在床上不肯起來。他父親一下就來安慰他了。到半晝前的時候，也有鄰里的人們來探問他。他們都爲他抱不平，暗暗的咒咀北窗先生與其子姪等。但旭東却很自然，以爲這沒有什麼要緊；談話間，時常帶着不經意的淡笑，反而弄得他們摸不着頭腦。

鄰人及親屬等去後，他睡在床上，腦筋整日的如野馬般馳騁着。

他的父親有時踱到他的房中，只是搖頭嘆氣；反而他放出精神安慰他說：

「只要你老人家沒有受辱就好了。我是不要緊的。」

「不講道理的人，總有天報的；」他的父親又講起迂闊的報應來了。「我們總可以看得到的，這樣橫行的人，總有一天，天把他誅戮了的。」

「那塊小土地，就算是送他停停棺材罷，真正是塊棺材基呢！」他的女人也接着說。但是，旭東却只是默然，他告訴他們不要說這些厭人的話。

那一日，旭東是在想着如何去幹，及幹了後如何處置等情形。他想到家庭，想到現代執政權的，想到社會的民衆。

第一個打擊他的難題，是幹了以後，必定要引起法律上的問題；既如此，第二個便是年老的父親與柔弱的妻子的受累的問題。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出好的解決，他覺得法律是沒有用的。

——要什麼法律，——實在這不但是法律的問題，而是整個封建社會，一切的惡勢力，舊勢力的問題，必須要有大多數人的幫助；——那便是說，大家都這麼想。

但是這那裏能夠呢！於是他又灰心下來。悲哀與失望迷住了他的心，正如剛才見着太陽而一時却被瀰天大霧迷住了去路的失路的小孩。

他退了回來，想去依着法律起訴。但是，第一須得金錢的助力；第二要在有勢的人門下忍辱；第三，就是在官場方面能夠贏了，而回到村上還是交涉不過他們。所以歸結起來，還是第二次的自己碰釘子，自討苦喫。

那一夜，更深入靜之後，他又拿出床頭的那枝舊鎗摩撫。

他用填塞火藥的那根鐵條往鎗裏搗弄，終於在那裏弄出幾顆細細的藥粒。這火藥在什麼時候裝上的，他也不知道。

他於是有心尋找，似乎記得他那房中的破舊桌子裏還有幾顆裝有引火藥的銅帽。找了許久，畢竟找到三顆舊銅帽；而且還找到一包潮溼了的火藥。

他輕輕的把龍頭扳起，將銅帽復在那機關口所謂「老鼠奶」的上面，那按在下面的食指，已經輕輕的扳住那放鎗的機關，預備放射。在一剎那間，因為那靈敏的手指好像無關緊要的，在鎗機上一扳，一聲震地動天的怪響，幾乎震得他自己都要昏倒。

幸虧鎗口是朝着地下的，在那靠着菜園一邊的牆角地上，泥土噴成一個四五寸口徑，兩三寸深淺的地洞。

當時，他的女人就被他震醒了，在迷糊中，驚惶失措的呼喊。他如着了魔似的，瘋狂一般去接住了他女人的驚恐，屏息忍氣的靜聽左右的動靜。

大概因爲夜深了罷，否則便因這一邊的牆壁靠着菜園，菜園外面就是溪濱荒野，所以沒有被人聽見。隔了許久許久之後，四週還是毫無動靜，他於是放了心。

這可使他歡喜，又使他驚奇；他雖然是曾在外面飄泊過幾個碼頭的二十二歲的青年，但除了正月裏放過幾次小爆仗之外的確還沒有親近過這樣危險的東西。他永沒料到放鎗是這麼容易的事情。他幻想着，倘使這時北窗先生正站在他的面前，這時他不是已經躺在他眼前的地上流血了麼？那牆角泥地上噴起的那個洞口，不就是他的流血的創口了嗎？

他欣喜得心花怒放，眼前見到從床上驚醒的他的女人，美麗得如同神女，便如瘋狂一般的摟住她親嘴。

這一夜他做了許多快樂的夢。

第三日，他同平常一樣的外面來往了，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似的。一切都安然自若。

再過了三四日，在一個陰雨的晚上，村鎮盡處的那座大石橋旁邊，那株蔭覆幾畝的老樟樹下面，似乎隱着一個黑色的人影，這就是旭東斜風夾着細雨，打動四週的蘆草，颯颯然使人疑心到鬼神出沒，毛骨悚然。

橋上早無行人，村鎮中的燈火只有微微的幾線從門縫中射出，遠處時有狗吠的聲音，——回音遠播，愈顯得秋夜的淒絕。

在前村的一陣犬吠聲之後，橋那邊的樹林中，便忽隱忽現的移動出一盞燈火。那時，旭東的心只是震跳不已，他幾乎要把手中的舊鎗丟了，回頭疾走。但他還用力鎮壓住。

那燈火漸漸近攏來了，漸漸上橋了。

來的似乎有兩個人，而且可以聽出他們談話的聲音。他們漸走漸近，那燈籠上的大字，也隱約能看出。

在橋上走過來的兩人中，果然有旭東所期待的北窗先生。北窗先生是這樣的闊氣，時常有人請他喫酒，酒醉之後，總是醉醺醺獨自一人深夜回家的。但今夜不知爲了什麼，

忽然有了一個同伴。

旭東在蔭影中看見北窗，一步一步走近來，心裏愈加跳得利害。他努力想鎮定精神，把這事情結束一下，告一個段落。但他的心與手只是不聽他的吩咐。

北窗先生與他的同伴的影子在他身邊掠過了，他還是發抖。他老早存心想着一看這同伴是誰。終於因眼睛恍惚，看不清楚。

等到北窗先生等走過他面前已經一丈多路了，他忽然奮勇起來，着了魔似的趕了上去。用顫抖的手，聽着顫抖的心的支配，瞄準了又瞄準，瞄準了又瞄準，對着前面那個較老的人影。

他瞄準了鎗口，扳起了龍頭，又用食指去扳那個機關。龍頭倒下時，鎗口的火花沒有四射，四射的火花却在龍頭旁邊。

旭東一時覺得面孔頭部都在發燒，正如天上忽然打下一個驚人的霹靂。他自己受了傷昏在地上了。

一九二八年九月初版

實價大洋五角

子卿先生

著者 許傑

發行者 開明書店

印刷者 大華印刷局

發行所 開明書店

上海
望平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2705B

420 移交

本店接得此表隨時有新出版消息報
告如閱過本店書目請在欄內填注書
目期數以免報告重複或脫漏之弊

閱明書店讀者調查表

此填曾 表過否	書本閱曾		狀況	購得 店名	通是 郵否	址住久永	址住在現	字別	名姓
	小冊	單張							
								別性	業職

訂裝	面封	刷印	張紙	容	內

批評者

年 月 日

對於

之批評

030445

